年

第 1 卷

第 1 期

文学月報

R
810.5
677.770=2

文學月報

創刊號（一九三二，六，十。）

★
★　★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A959430

文學月報創刊號目錄

封面……錢君匋

論文

大衆文藝的問題……宋陽（一）
論翻譯……魯迅（九）

詩四首……被蹂躪的大衆……頌歌……血債……決心……蓬子（一五）

創作和翻譯的小說

火山上……茅盾（一九）
某夜……丁玲（九三）
孩子們……金丁（七九）
拋棄……冰瑩（一一九）
馬賽的夜……巴金（一三三）
請願外篇……蘆焚（一四五）
雨後……蓬子（一五三）
聖尼古拉的聖像……琉平作　蕭聰譯（九一）

論文

■弗洛伊特主義與藝術……弗理契著　周起應譯（一〇一）

戲劇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田漢（四三）

書評

雷馬克的退路……Biha著　華琪譯（一六三）
「蘇聯聞見錄」序……魯迅（一六九）

現代中國作家自傳

我的小傳……茅盾（一七三）
我的生長和沒落……白薇（一七五）
印象的自傳……洪深（一七九）

編後記……蓬子（一八一）

大衆文藝的問題

宋陽

一　問題在那裏？

中國的勞動民衆還過着中世紀式的文化生活。說書，演義，小唱，西洋鏡，連環圖畫，草台班的『野蠻戲』和『文明戲』……到處都是；中國的紳商階級用這些大衆文藝做工具，來對於勞動民衆，實行他們的奴隸教育。這些惡劣的大衆文藝，不論是書面的，口頭的，都有幾百年的根底，不知不覺的深入到羣衆裏去，和羣衆的日常生活聯系着。勞動民衆對於生活的認識，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總之，他們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差不多極大部分是從這種反動的大衆文藝裏得來的。這些惡劣的大衆文藝，自然充分的表演着封建意識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的影響。這裏，吃人的禮教還在張牙舞爪，閻王地獄的恐嚇，青天大老爺的崇拜，武俠和劍仙的夢想，通俗化了的所謂東方文化主義的宣傳，惡劣的淫濫的殘忍的對於婦女的態度，以及混雜在這些封建思想之中的買辦和資產階級的意識，還在籠罩着一切，——所有這些東西無形之中對於革命意識的生長，發生極頑固的抵抗力。最近滿洲事變和上海事變之中，紳商怎樣利用這些工具來阻止民衆的革命化，更表現得十分明白。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對於民衆彷彿是白費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謂白話）的文學，只是替歐化的紳商換換胃口的魚翅酒席，勞動民衆是沒有福氣吃的。為什麼？因為中國的封建殘餘——等級制度殘餘的統治，特別在文化生活上表現得格外明顯。舉一個例來說：以前紳士用文言，紳士有書面的文字；平民用白話，平民簡直沒有文字，只能夠用紳

士文字的渣滓。現在，紳士之中有一部分歐化了，他們創造了一種歐化的新文言；而平民，仍舊只能夠用紳士文字的渣滓。平民羣衆不能夠了解所謂新文藝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了解詩，古文，詞一樣。新式的紳士和和平民之間，還是沒有「共同的言語」。既然這樣，那麼，無論革命文學的內容是多麼好，只要這種作品是用紳士的言語寫的，那就和平民羣衆沒有關係。五四的新文學運動，因此差不多對於勞動羣衆沒有影響——反對孔教等等……。在民衆之中只是實際生活的轉變和革命鬥爭的教訓，還並沒有文藝斗爭裏的輔助的力量。

因此，現在決不是簡單的籠統的文藝大衆化的問題，而是要創造革命的大衆文藝的問題。這是要來一個新的，新興階級領導之下的文藝復興運動，新興階級領導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這是要新興階級來領導肅清封建意識的文化鬥爭，澈底執行這個民權主義的任務；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對這種文化革命的力量，他們反而在竭力維持封建意識，維持中世紀式的文化生活，借此更加加重他們的剝削，散布資產階級的意識；因此，這個文化革命的鬥爭——同時要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而且準備着革命轉變之中的偉大的文化改革——向着社會主義的前途而進行。問題是在這裏。

文藝戰線上的革命鬥爭，直到現在，還只限於反對歐化的智識青年之中的種種反動派的影響；而勞動羣衆之中去反對一切地主資產階級文藝的鬥爭，差不多還沒有開始。新興階級的意識，要去爭取勞動羣衆，要去打出和肅清地主資產階級的影響，這在文藝上就必須開展一個新的文化革命的劇烈鬥爭。這就必須去研究大衆現在讀着的是些什麼，大衆現在對於生活和社會的認識是什麼樣的，大衆現在讀得懂的並且讀慣的是些什麼東西，大衆在社會鬥爭之中需要什麼樣的文藝作品。總之，是要用勞動羣衆自己的言語，針對着勞動羣衆實際生活裏所需要答復的一切問題，去創造革命的大衆文藝，在這個過程之中，去完成勞動民衆的文學革命，造成勞動民衆文學的言語，而領導起勞動民衆自己的文化鬥爭。這是真正的中國新興文學的基礎。

總之，革命的大衆文藝問題，是在於發動新興階級領導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忽視這種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任務，——」正是以前革命的文學界空談大衆文藝和文藝大衆化，而沒有切實鬥爭的最大原因。

二　用什麼話寫？

五四之後，從「文學革命」發展到「革命文學」這是前進的鬥爭。但是，幾幾乎正是在革命文學的營壘裏面，特別的忽視文學革命的繼續和完成。於是乎造成一種風氣：完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言語的習慣，而採用許多古文文法，歐洲的文法，日本的文法，常常亂七八糟的夾雜着許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即使讀得出來，也是聽不懂的所謂白話。固然，有些著名的文學家，他們自己寫的作品，寬泛些講起來，是能夠寫出眞正的白話的。但是自從一九二四五年之後，誰也沒有再特別注意的提出文學革命的問題。一切「新文藝」方面的作品和論文，尤其是翻譯，都在隨便的寫着那種新式的文言（所謂白話），一點兒也沒有受着什麼懲罰。革命文學方面是這樣，地主資產階級方面當然更不必說了。反動派只會利用這種革命隊伍之中的弱點，來打擊革命文學的發展。「幸災樂禍的」表示他們的文章寫得童話一樣的「順」，而革命文學寫得「天書一樣的難懂」。其實，這些「通順的」文學家正是現在的第一號的「林琴南」。

因此，大衆文藝的問題，首先要從繼續完成文學革命這一方面去開始。大衆文藝應當用什麼話來寫，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却是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

現在中國文字的情形是：同時存在着許多種不同的文字：（一）是古文的文言（四六電報等等）；（二）是梁啟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三）是五四式的所謂白話；（四）是舊小說式的白話。中國的漢字已經是十惡不赦的混蛋而野蠻的文字了，再加上這樣複雜的，互相之間顯然有分別的許多種文法，這叫三萬萬幾千萬的漢族民衆怎麼能夠眞正識字讀書？這差不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要懂得一張申報，起碼要讀五年書！而這種現狀，正是地主資產階級竭力維持着的。言語文字的革命，固然也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任務；然而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夠完成這種任務，而且已經在反對這種徹底的文學革命。他們趁着五四所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也許不是有意的），造成了一種所謂白話的新文言

，他們把這種新文言賞給自己的歐化子弟，給他們玩耍玩耍。至於勞動民衆那就仍舊只能夠應用一下鉀商文字的渣子，——那種測字先生調文的舊小說的白話。

然而舊小說式的白話，和五四式的新文言比較起來，却有許多優點。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國文言文法，歐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現代白話以及古代白話雜湊起來的一種文字，根本是口頭上讀不出來的文字。這如果說是『白話』，那簡直是『不成話的白話』。而舊小說式的白話，却是古代的白話，比較有規律的溶化着一些文言的文法，譬如說罷，這是明朝人說過的話，雖然讀出來也並不是現代中國人口頭上說的話，而只是舊戲裏的說白，然而始終還是讀得出來的，可以懂得的。因爲這個緣故，舊小說的白話比較的接近羣衆，而且是羣衆讀慣的，——這種白話比較起其餘幾種的所謂中國文來，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只有牠是從民衆的口頭文學（宋元平話等等）發展出來的。反動的大衆文學就利用這一點，而更加根深蒂固的盤據在勞動民衆的文藝生活裏面。革命文藝如果沒有戰勝牠這種優點的工具，那就是奉送羣衆給牠。可是，舊小說的白話是『死的言語』。（五四式的所謂白話和文言一樣，根本就沒有活過，所以連『死的言語』的資格也沒有）。現在必須發動一個反對『死的白話』的革命運動。這種舊小說的白話實際上也有所謂『義法』，也有許多束縛言語文字發展的習慣。現在一些上中下三等的禮拜六派的作家，其實是第二號的『林琴南』。

所以新的文學革命不但要繼續肅清文言的餘孽，推翻所謂白話的新文言，而且要嚴重的反對舊小說式的白話，『反對現在的一切種種林琴南』，是我們的新的口號。這就要一切都用現代中國活人的白話來寫，尤其是新興階級的話來寫。新興階級不比一般『鄉下人』的農民。『鄉下人』的言語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新興階級，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面，在現代化的工廠裏面，他們的言語事實上已經在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話（不是官僚的所謂國語），牠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受外國的字眼，創造着現代的政治技術科學藝術等等的新的術語。這種大都市裏，各省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說書的普通話，才是眞正的現代中國話，這和智識份子的新文言不同。新文言的杜撰新的字眼，抄襲歐洲日本的文法，僅僅只根據於書本上的文言的文法習慣，甚至於違反中國文法的一切習慣。而新興階級

普通話的發展，生長，接受外國字眼，以至於外國句法……却是根據於中國人口頭上說話的文法習慣的。總之，一切寫的東西都應當拿『讀出來可以聽得懂』做標準，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話。

至於革命的大衆文藝，尤其應當從運用最淺近的新興階級的普通話開始。這裏，應當預防可能的錯誤——就是盲目的模仿舊小說式的白話，——我們決不應當容許這種投降政策，所謂『最淺近的普通話』是最廣大的民衆有聽得懂的可能的白話，而並不是舊小說式白話。這是要新興階級的先進份子，領導着一般勞動民衆去創造新的豐富的現代中國話。有必要的時候，還應當用某些地方的土話來寫，將來也許需要建立特殊的廣東話，福建話等等。

三　寫什麼東西？

革命的大衆文藝應當寫什麼東西？這問題應當分兩方面來說：

第一是形式方面。首先要說明的是：革命的先鋒隊不應當離開羣衆的隊伍，而自己單獨去成就什麼『英雄的高尚的事業』。籠統的說什麼新的內容必須用新的形式，什麼只應當提高羣衆的程度來鑑賞藝術，而不應當降低藝術的程度去遷就羣衆。——這一類的話是『大文學家』的妄自尊大！革命的大衆文藝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羣衆讀慣的看慣的那種小說詩歌戲劇，——逐漸的加入新的成份養成羣衆的新的習慣，同着羣衆一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舊式的大衆文藝，在形式上有兩個優點：一是牠和口頭文學的聯系，二是牠是用的淺近的敍述方法。這兩點都是革命的大衆文藝應當注意的。說書式的小說可以普及到不識字的羣衆，這對於革命文藝是很重要的。有頭有腦的敍述——不像新文藝那樣的『顛顛倒倒無頭無腦的』寫法，——也是現在的羣衆最容易了解的。

因此，革命的大衆文藝，應當運用說書灘簧小唱，文明戲等類的形式。自然應當隨時創造羣衆所容易接受的新的形式。例如，利用流行的小調，夾雜着說白，編成紀事的小說，甚至於創造新式的歌劇；利用純粹的白話，創造有節奏的大衆朗誦詩；利用演義的體裁創造短篇小說的新形式，大衆化的最通俗的論文等等……至於戲劇，那就新的辦法更多了

。還在實際工作開始之後，經驗還會告訴我們許多新的方法，群衆自己會創造出許多新的形式。完全盲目的模仿舊的形式，那就要走到投降政策的道路上去。

第二是內容方面。革命的大衆文藝和一般的新興文學運動一樣，現在的中心口號，應當是：「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面具，表現革命戰鬥的英雄」。可是特別應當注意的，是要明瞭革命敵人對於廣大群衆的意識上的影響，在什麽地方。這是文藝戰線上革命鬥爭的重要任務。不能夠估什敵人的力量，自然也就不能夠作戰。單純的口號標語文學是不夠的。反對諷刺，反對暴露敵人，反對描寫地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是不對的。現在，必須深刻的了解革命文學的任務，是要看清當前的每一次事變之中敵人用什麽論調來迷惑群衆，看清群衆的日常生活經常的受着什麽樣的反動意識的束縛，而去揭穿這些一切種種的假面具；是要去反映現實的革命鬥爭，要會表現現實的革命的英雄，尤其要會表現「群衆的英雄」，這裏，也要揭穿反動意識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猶豫，揭穿這些意識對於群衆鬥爭的影響，要這樣去贊助革命的階級意識的生長，贊助革命戰鬥的發展。

革命的大衆文藝，因此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題材：一，最迅速的反映當時的革命鬥爭和政治事變，可以是「急就的」「草率的」大衆文藝式的報告文學，這種作品也許沒有藝術價值，也許只是一種新式的大衆化的新聞性質的文章，可是這是在鼓動宣傳的鬥爭之中去創造藝術。二，可以是舊的題材的改作，例如新岳傳，新水滸等等。三，可以是革命鬥爭的「演義」，例如洪楊革命，五卅能工，香港能工……等等。四，可以是國際革命文藝的改譯。五，可以是暴露列強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作品。六，可以是「社會新聞」的改編，譬如惡劣的大衆文藝會利用什麽閻瑞生案，黃陸戀愛，淤涇殺子案等等——革命的大衆文藝也應當去描寫勞動民衆的家庭生活，戀愛問題……，去描寫地主資產階級小商人等等，給大衆看。這最後一點，值得特別提起大家的注意：因為直到如今，革命文藝還是不能夠充分的執行這個文藝鬥爭的特殊任務。

四　前途是什麼？

革命的大衆文藝發展的前途，應當成功惡劣的大衆文藝的鉅大的强有力的敵人，應當成爲「非大衆的革命文藝」的眞正的承繼者。

革命的大衆文藝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艱雜的長期的鬥爭，應當要和極廣泛的勞動民衆聯系着，應當造成勞動者的文藝運動的幹部，這都須要刻苦的切實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工作。

現在事變是：大衆文藝和非大衆文藝（歐化文藝）同時存在着。誰要否認這個事實：他就不能夠有正確的鬥爭路線，結果，不是放棄新的文化革命的任務，就是幻想完全依賴歐化的智識青年去做一種自由主義的「教訓」民衆的文化運動。

現在是要「非大衆的革命文藝」大衆化，——同時繼續在智識青年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之中進行反對一切反動的歐化文藝的鬥爭；並且，尤其重要的是要創造出革命的大衆文藝出來，同着大衆去提高文藝的程度，一直到消滅大衆文藝和非大衆文藝之間的區別，就是消滅那種新文言的非大衆的文藝。

論翻譯

魯迅

——答J.K.論翻譯——

敬愛的J.K.同志：

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汜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歎氣，甚而至於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雖然是勇壯的行爲，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一句古老話。况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熱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衆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衆計劃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着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飢，說得滿紙淒淒慘慘。彷彿惟有他却是極希望一個筋斗，工農就都住王宮，喫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對着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麼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只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並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裏也挨了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爲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

爺老引嚴又陵爲地下如巳，却沒有看這嚴又陵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麼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却從中可以查考。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權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爲『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幌腦的讀起來，眞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綸，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都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爲『翻譯』，而寫作『侯官嚴復達指』；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却發明道：『什麼師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愼勿以是書爲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託知己，早巳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麼，他爲什麼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麼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爲西洋人只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于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眞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爲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彙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是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衆，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啓發他們是圖畫，講演，戲劇，電影的在務，在這里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反必須並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

夠。至于給供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麼，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嚥完，却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里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祕訣，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着糊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裏，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啓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羣衆造出過「能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衆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時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必須這樣，羣衆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麼人全都懂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唵」字，據說是「人人等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裏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並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變成太陽為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裏。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衆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

衆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份，將從『不順』而成爲『順』，有一部份，則因爲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並且更『信』，對于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只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于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爲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麼來。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只能成爲一種特別的白話，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話。後一種，某一方以外的讀者就看懂不了，要他分布較廣，勢必至于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爲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于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只在一處活着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迴避的。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儘是採用，例如『林冲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冲笑着說。』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出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于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沒有法子採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閒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衆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爲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爲有些是從活的民衆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衆裏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我將『……甚至于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這恐怕因爲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于』這樣能夠簡單而確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爲這麼拙笨了。二、將『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物』，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爲目前的戰鬥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

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本譯是「Mensch」，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鬥，是爲了經過階級鬬爭之後的無階級社會，于是就將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將來，並且成爲，人們——人類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爲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于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里的讀者們的面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眞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製，却並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鬬，實在够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所謂「美文」，在這面前淡到毫無蹤影，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爲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于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爲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裏壞在那裏，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麽，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確的師範了。

魯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詩四首

蓬子

被蹂躪的中國的大衆

大衆，被蹂躪的中國的大衆，
被十六省泛濫的洪水
奪去了可憐的糧食，牛馬，廬舍，
被拋到了飢寒的危崖
的窮苦的中國的大衆，
聽，日帝國主義的坦克車，飛機，砲彈，
從吉林，從遼寧，從山海關外，
雷雨般，野火般的捲到了黃浦江畔。
聽，在紫色的烟，紅的火花
瀰罩着的閘北，瀰着的茫茫的夜空下，
被圍困在砲火的毒焰裏的窮苦者底生命，
被踐踏在獸的鐵蹄下的少女底青春，
在死的界線上呻吟！
而那些命令我們不抵抗
命令我們鎮靜的，
此刻却擁抱着嬌娃，低低的喚着「親親」；
在明媚的燈光下顧盼自己的勳章，
得意的微笑飄上了金黃的酒漿。
誰問日帝國主義的獸蹄踏到了江南！
誰管法西斯蒂的旌旗飄揚在吳淞江畔！
還有那翻遊着紅裙的跳舞廳裏
聽，那舞曲的幽惆，美麗，
伴着籠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驚心刺耳的砲聲，
如一唱一和的雙簧戲似的，
正在祝頌這日帝國主義的偉大的勝利！
啊，被蹂躪的中國的大衆，
我們就從此死在絕望的悲哀裏？
在高等人的歡笑裏忍受野獸的鐵蹄？
不，我們決不肯屈辱地死去的，
我們知道最可恥的
是屠刀下的牛羊的呻吟！
起來吧，被蹂躪的中國的大衆，
起來，參加前線士兵們的拚命的鬭爭！
看，在這生和死的時刻，
每一顆石子都在咆哮，
每一朵小花，每一棵草，
都在血的肥料裏生長了。
起來吧，衝向日帝國主義的砲火去吧，
我們知道自己的命運
祇有決死的鬥爭裏才能找到光榮的明天！

頌歌

看，巡捕們的臉色今天多麼慌，
脚步亂了，手中抖着木棍兒亂拚，
從驚慌的眼睛裏可以看出驚慌的心：
「怎麼年年都有這多不完的妖魔，
是撒旦在地獄裏打開了鐵鎖？」
店夥們站在商舖門口看得發呆，
怎麼街上突然堆滿了這許多陌生的臉？
大概又是一個什麼偉大的紀念，
對，記起了，五一勞動節不就是今天？
彷彿被流水推着帆船風捲着雪，
店夥們一個又一個的也溜進了人海。
過路的職員們心頭吐着怨恨的歎息，
但不敢響，深怕鐵拳撲到倒霉的腦袋。
太太們抱怨小姐爲什麼這樣心焦，
逼着自己上午出來剪裁衣料，
好，現在蹦到了這倒霉的風潮！

這風潮，驟雨狂風般的捲到街心：
　成千成萬藍短衫的工人，
成千成萬的女人，孩子和學生，
結成一根鐵的鍊，結成了一架機械，
一齊舉起了拳頭震盪着兇厲的狂叫，
彷彿五層十層的大廈也駭得眼花心跳。
對，今天地獄裏的奴隸闖到了地面，
今天匍匐着的牛馬挺直了脊背；
今天掀翻了身天變了顏色，
這繁華的市塲突然飈起了搏鬥的烽烟。

啊，今天我們忘記了口乾忘記額上的汗，
消失了昨天烙鐵爐畔昏去的疲倦。
我們底手臂憑空添上了大力，
聳得起高山，攪得起大海的風波。
我們底心突然放開了快樂的花：
看，公子哥兒都駭到像灰白的死蛇。
雖然帝國主義的鐵甲車已在街頭逡巡，
這可嚇不退我們沸騰着熱血的心。

我們今天情願死，不願再回到陰暗的地窖，
我們要在血的搏鬥中開始新的生活。
我們聽到頭上的風也在英勇的狂嘶，
太陽也興奮地在天空狂揮戰爭的大旗。
啊，今天我們被壓追者一齊踏上了火線，
別了，舊的時代，我們永遠不再相會！

血唇

在工廠的腸胃裏消磨了整天，
此刻黃昏裏又被傾吐出來；
像菜子榨盡了油只剩一堆殼，
黏着我底骨骼已沒有血和肉。

飢餓和疲倦，兩位殘酷的朋友，
伴着我瘦長的影子緊追着我；
我回頭看看工廠底大門，
還在顫動着貪婪的吸血的嘴唇。

啊，明天我又將被趕入這血唇裏去，

又一度在我枯骨上榨取我底精髓，
直到我腰酸，頭暈，掛下了眼淚，
再吐出我，等休息片刻後再抓去充飢。

這無窮盡的剝削消蝕了我底康健，
看，這萎黃的臉，那像個二十歲的少年？
天，這吃人的工廠什麼時候才能翻身？
唔，我知道，這全仗我們艱苦的鬥爭！

決心

今天我們決心不上工了，
要是手頭有錢，那多好，
啣一根菸捲兒伸一個懶腰，
買三十個銅子白乾樂一個逍遙。

菸草底濃香會爍去我脊髓裏的疲勞，
喝口白乾，鐵青的臉也好紅個驕傲；
對，只要喝一盃，臉就泛起笑，
紅紅的，像顆櫻桃無慮地掛住在樹梢。

可是這夢怎麼做得美？
從春到冬，從昔日到今天，
天天大餅塡不滿半個胃，
只炭氣和煤烟，裝在我肺尖。

這是命中注定了，永遠陪伴着飢寒，
沒有這福氣抽枝菸，喝一口白乾？
不，這是我們的恥，我們的羞辱，
怎麼度着牛馬的生活倒心滿意足？

但今天我們決心不上工了，
熔鐵爐畔插上我們反叛的旗了。
雖然此還找不到白乾喝，
我相信隔幾天就可以醉一個飽。

火山上

茅盾

清晨五時許蕭蕭疏疏地下了幾點雨。有風。比昨晚上是涼快得多了。華氏寒暑表降低差不多十度。但是到了九點以後，太陽光射散了陰霾的雲氣，像一把火傘撑在半天，寒暑表的水銀柱依然升到八十多度。人們便感得更不耐的熱浪的威脅。

拿着「引」字白紙帖的吳府執事人們，身上是黑大布長褂，腰間扣着老大厚重，又長又闊，整段白布做成的一根腰帶，在烈日底下穿梭似的剛從大門口走到作爲靈堂的大客廳前，便又趕回到大門口再「引」進新來的弔客——一個個都累得滿頭大汗。十點半鐘以前，這一班的八個人有時還能在大門口的「鼓樂手」旁邊的木長凳上尖着屁股坐這麼一二分鐘，撩起腰間的白布帶來擦臉上的汗，又用那「引」字的白紙帖代替扇子，透一口氣抱怨吳三老爺不肯多用幾個人；可是一到了毒太陽直射頭頂的時候，弔客像潮水一般湧到，大門口以及靈堂前的兩班鼓樂手不換氣似的吹着吹着，打着打着，這班「引」路的執事人們便簡直成爲來來往往跑着的機器，連抱怨吳三老爺的念頭也沒有工夫去想了，至多是偶然望一望靈堂前伺候的六個執事人，暗暗羨慕他們的差使好。

汽車的喇叭叫；笛子，鎖吶，小班鑼，混合着的「哀樂」；當差們擠來擠去高叫着「某處倒茶，某處開汽水」的呼聲；發車飯錢處的爭嚷；大門口巡捕喝探趕走閒雜人們的吆喝；煙捲的辣味，人身上的汗臭：都結成一片，瀰漫了吳公館的各廳各室，以及那個佔地八九畝的園子。

靈堂右首的大餐室裏，滿滿地擠着一屋子的人。環洞橋似的一架紅木百寶樹，跨立在這又長又闊的大餐室的中

部，把這屋子分隔爲前後兩間。後半間右手一排窗，望出去就是園子，緊靠着窗就有一架高大的木香棚，將綠陰和濃香充滿了這半間屋子；左首便是牆壁了，卻開着一前一後的兩道門，落後的那道門外邊是游廊，此時也擺着許多茶几椅子，也攢集着一羣弔客，在那裏高談闊論。「標金」，「大條銀」，「棉紗」，「幾兩幾錢」的聲浪，震得人耳聾，中間更夾着當差們開汽水瓶的嘭的聲音。但在游廊的最左端，靠近着一道門，卻有一位將近三十歲的男子，一身黃色軍衣，長統馬靴，左胸掛着三四塊景泰藍的證章，獨自坐在一張搖椅裏，慢慢地呷着汽水，時時把眼光射住了身邊的那一道門。這門現在關着，偶或閃開了一條縫，便有醉人的脂粉香和細碎的笑語聲，從縫裏逃出來。

忽然這位軍裝男子放下了汽水杯，站起來，馬靴後跟上的鋼刺碰出叮——的響聲，他作了個立正的姿勢，迎着那道門裏探出來的一個女人的半身，就是一個六十度的鞠躬。

女人是吳少奶奶，冷不防來了這麼一個隆重的敬禮，微微一怔。但當這位軍裝男子再放直了身體的時候，吳少奶奶也已經恢復了常態，微笑點着頭說：

「呀，是雷參謀！幾時來的？多謝，多謝！」

「那裏話，那裏話！本想明天來辭行，如今恰又碰出老太爺的大事，是該當來行禮送殯的了。聽說老太爺是昨晚上去世，那麼，吳夫人，您一定辛苦得很。」

雷參謀謙遜地笑着回答，眼睛卻在打量吳少奶奶的居喪素裝：黑紗旗袍，緊裹在臂上的袖子長過肘，裾長到踝，怪幽靜地襯出頎長窈窕的身材，臉上沒有脂粉，很自然的兩道彎彎的不濃也不淡的眉毛，眼眶邊微微有點紅，眼睛卻依然那樣發光，滴溜溜地時常轉動着——每一轉動，放射出無限的智慧，無限的愛嬌。

雷參謀忍不住心裏一跳。這樣清麗秀媚的「吳少奶奶」在他是第一次看到，然而埋藏在他心深處已有五年之久的另一個清麗秀媚的影子——還不叫做「吳少奶奶」而只是「密司林佩瑤，」猛的浮在他眼前，而且在嚙嚙他的心了。這一「過去」的再現，而且恰在此時，委實太殘酷！於是雷參謀不等候吳少奶奶的回答，咬着嘴唇，又是一個鞠躬，就趕快走開，從那些「標金」「棉紗」的聲浪中穿過，他跑進那大餐室的後半間去了。

剛一進門，就有兩個聲音同時招呼他：

「雷參謀！來得好，請你說罷！」

這一聲不約而同的呼喚，像禁咒似的立刻奏效；正在爭論着什麼的人聲立刻停止了，許多臉都轉了方向，許多眼光射到這站在門邊的雷參謀的身上。尚在雷參謀腦膜上黏着的吳少奶奶淡粧的影子也立刻消失了。他微微笑着，眼光在衆人臉上掃過，很快的舉起右手碰一下他的軍帽沿，又很快的放下，便走到那一堆人跟前，左手拍着一位矮胖子的肩膀，右手抓住了伸出來給他的一隻手，好像鬆出一口氣似的說：

「你們該不是在那裏討論幾兩幾錢的標金和花紗罷？那個，我是全然外行。」

矮胖子不相信似的挺起眉毛大笑，可是他的說話機會，卻被那位伸手給雷參謀的少年搶了去了：

「不是標金，不是花紗，卻也不是你最在行的狐步舞，探戈舞，或是麗娃栗姐歌曲；我們是在這裏談論前方的軍情。先坐了再說罷。」

「哎！黃奮，你嘴裏總沒有好話！」

雷參謀裝出抗議的樣子，一邊說一邊皺一下眉頭，便擠進了那位叫做黃奮的西裝少年所坐的沙發榻。和雷參謀同是黃浦出身，同在戰場上嘆過火藥，而且交情也還不差，但是雷參謀所喜歡的擅長的玩意兒，這黃奮卻是全外行；反之，這黃奮幹的什麼「工作，」雖然雷參謀也能替他守祕密，可是談起來的時候，雷參謀總是搖頭。這兩個人差不多天天見面，然而見面時沒有一次不是吵吵鬧鬧。現在當這許多面熟陌生的人們跟前，黃奮還是那樣老脾氣，雷參謀就覺得怪不自在，很想躲開去，卻又不好意思拔起腿來馬上就跑。

靜默了一刹那。似乎因爲有了新來者，大家都要講究禮讓，都不肯搶先說話。此時麕集在這大餐室前半間的另一羣人卻在嘈雜的談話中爆出了哄笑。「該死！…還不打他？」夾在笑聲中，有人那麼嚷。雷參謀覺得這聲音很熟，轉過頭來看；但是矮胖子和另一個細頭長頸子的紳士遮斷了他的視線。他們是坐在一張方桌子的旁邊，背向着那架環洞橋式的百寶櫥；桌子上擺滿了汽水瓶和水菓碟。矮胖子看見雷參謀的眼光望着細頭長頸的紳士，便以爲雷參謀是要認識他，趕快站起來說：

「我來介紹。雷參謀。這位是孫吉人先生，太平洋輪船公司總經理。」

雷參謀笑了，他對孫吉人點點頭，接過一張明片來，匆匆看了一眼，就隨便應酬着：

「孫先生還辦皖北長途汽車麼？一手兼綰水陸交通，佩服佩服。」

「可不是！孫吉翁辦事有毅力，又有眼光；就可惜這次一開仗，皖北恰在軍事區域，吉翁的事業只得暫時停頓一下。——但是，雷參謀，近來倒底打得怎樣了？」

矮胖子代替了孫吉人回答。他是著名的「喜歡拉攏，」最會替人吹；朋友中間給他起的諢名叫做「紅頭火柴，」——並非因為他是光明火柴廠的老板，卻實在是形容他的到處「一擦就着，」就和紅頭火柴差不多。他的真姓名周仲偉反而因此不彰。

當下周仲偉的話剛剛出口，就有幾個人同聲喊道：

「倒底打得怎樣了？怎樣了？」

雷參謀微微一笑，只給了個含胡的回答：

「大致和報紙上的消息差不多。」

「那是天天說中央軍打勝仗囉。然而市面上的消息都說是這邊不利。報紙上沒有正確的消息，人心就更加恐慌。」

一位四十來歲，長着兩撇鬍子的人說，聲音異常高朗。雷參謀認得是大興煤礦公司的總經理王和甫；兩年前，雷參謀帶一團兵駐紮在河南某縣的時候，曾經見過他。

大家都點頭，對於王和甫的議論表同情。孫吉人這時搖着他的長頸子發言了：

「市面上消息也許過甚其詞。可是這次來的傷兵真不少！敝公司的下水船，前天在浦口臨時被扣，就運走一千多傷兵，到常州，無錫一帶安插。據傷兵說的看來，那簡直是可怕！」

「日本報上還說某人某人已經和北方默契，就要倒戈！」

坐在孫吉人斜對面的一位絲廠老板朱吟秋搶着說，敵意地看了雷參謀一眼，又用肘彎碰碰他旁邊的陳君宜，錦雲綢廠的老板，一位將近四十歲的瘦子。陳君宜卻只是微笑。

雷參謀並沒覺到朱吟秋的眼光有多少不友意，也沒留心到朱吟秋和陳君宜中間祕密的招呼；可是他有幾分窘了。身為現役軍人的他，對於這些詢問當真難以回答。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身邊還有一個黃翁素來慣放「大砲」。沉

吟了一下以後，他就看着孫吉人說：

「是貴公司的船運了一千多傷兵麼？這次傷的人，光景不少。既然是認眞打仗，免不了犧牲；可是津方的犧牲一定更大！黃奮，你記得十六年五月我們在京漢線上作戰的情形麼？那時我們四軍十一軍死傷了兩萬多，漢口和武昌成了傷兵世界，可是我們到底打了勝仗。」

說到這裏，雷參謀的臉上閃出紅光來了；他向四周圍的聽者瞥了一眼，考察他自己的話語起了多少影響，同時便打算轉換談話的方向。卻不料黃奮冷笑着說出這麼幾句尖利的辯駁：

「你說十六年五月京漢線上的戰事麼？那和現在是很不相同的呀！那時的死傷多，因爲是拚命衝鋒！但是現在，大概適得其反罷？」

就好像身邊爆開了一顆炸彈，雷參謀的臉色突然變了。他站了起來。向四周圍看看，驀地又坐了下去，勉強笑着說：

「老黃，你不要隨便說話！」

「隨便便話？我剛纔的話語是不是隨便，你自然明白。不然，爲什麼你到現在還逗遛在後方？」

「後天我就要上前線去了！」

雷參謀大聲回答，臉上逼出一個獰笑。這一聲「宣言」式的叫喊，不但傾動了眼前這一羣人，連那邊——前半間的人們，也都受了刺戟。那邊的談話聲突然停止了，接着就有幾個人跑過來。他們並沒聽淸楚是怎麼一回事，只看見「紅頭火柴」周仲偉堆起滿臉笑容，拉着雷參謀的臂膊，眼看着孫吉人說：

「吉翁，我們明天就給雷參謀餞行。明天晚上？」

孫吉人還沒回答，王和甫搶先表示同情：

「我和雷參謀有舊。算我的東罷！——再不然，就是三個人的公份也行。」

於是這小小的臨時談話會就分成了兩組。周仲偉，孫吉人，王和甫以及其他的三四位，圍坐在那張方桌子旁邊，以雷參謀爲中心，互相交換着普通酬酢的客氣話。另一組，朱吟秋，陳君宜等八九人，則攢集在右首的那排窗子前，大半是站着，以黃奮爲中心，依然在談論着前方的勝敗。從那邊——大餐室前半間跑來的幾位，就加入這一組。黃奮的聲音最響，他叫着新加進來的一位，唐雲山，很露骨地說：

「雲山，你知道麼，雷鳴也要上前線去了。這就證明了前線確是喫緊；不然，就不會調到他。」

「那還用說！前幾天野雞崗一役，最精銳的新編第一師全軍覆沒。德國軍官的教訓，最新式的德國軍械，也抵不住西北軍的不怕死！——可是雷鳴去幹什麼？仍舊當參謀罷？」

「大概是要做旅長了。這次陣亡的旅團長，少說也有半打！」

「聽說某要人受了傷，某軍長戰死，——是假呢，是眞？」

朱吟秋突然插進來問。

唐雲山大笑，眼光在黃奮臉上一掠，似乎說：「你看！消息傳得廣而且快；」可是他的笑聲還沒完，就有一位補充了朱吟秋的報告：

「現在還沒死。光景是重傷。確有人看見他住在金神父路的法國醫院裏。」

說這話的是陳君宜。他似乎深恐別人不相信他這確實的消息，既然用了十分肯定的口吻，又掉轉頭去要求那位又高又大的丁醫生出來作一個旁證：

「丁醫生，你一定能夠證明我這消息不是隨便說說的罷？法國醫院裏的柏醫生好像就是你的同學。你不會不知道。」

大家的眼光都看定了丁醫生。在先，丁醫生似乎摸不着頭腦，不懂得陳君宜爲什麼要拉扯到他，但隨即他了然似的一笑，慢慢地說：

「不錯。受傷的軍官很多。我是醫生，什麼槍彈傷，刺刀傷，砲彈碎片傷，我不會不知道，我都可以分辨得明明白白；但是講到什麼軍長呀，師長呀，旅長團長呀，我可是整個兒攪不淸楚。我的職業是醫生。在我看來，小兵身上的傷和軍長身上的傷，根本就沒有什麼兩樣！所以弄來弄去我還是不知道究竟有沒有軍長，或者誰是軍長！」

嗤！——靜聽着的那班人，都笑出聲來了。笑聲過後，就是不滿意。第一個是陳君宜，老大不高興地搖着頭。七嘴八舌的爭論又起來了。但是忽然從外間跑來了一個人，一身白色的法蘭絨西裝，梳得很光滑的頭髮，匆匆地擠進了丁醫生他們這一堆，就像鳥兒揀食似的揀出了一位身穿淡青色印度綢長衫，嘴唇上一有撮「牙刷鬚」的中年男子，拍着他的肩膀喊道：

「壯飛，公債又跌了！你的十萬裁兵怎樣？謠言太多，市場上人氣看低，估量來還要跌哪！」

這比前線的戰報更能震動人心！嘴唇上一撮「牙刷鬚」的李壯飛固然變了臉色，那邊周仲偉和雷參謀的一羣，也趕快跑過來探詢。這年頭兒，凡是手裏有幾文的，誰不鑽在公債裏翻跟斗？聽說是各項公債庫券一齊猛跌，各人的心事便各人不同：「空頭」們高興到張大嘴巴笑，「多頭」們眼淚往肚子裏吞！

「公債又跌了！停板了！」

有人站在那道通到游廊去的門邊高聲喊叫。立刻就從游廊上湧進來一彪人，就是先前在那裏嚷着「標金，」「花紗，」「幾兩幾錢」的那夥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向這邊探一下，向那邊擠一步，亂烘烘地問：

「是關稅麼？」

「是編遣麼？」

「是裁兵麼？」

「棺材邊！大家做吳老太爺哪！」

這一句卻是生情的俏皮話，引得一些哭喪着臉兒的投機失敗者也破顏笑了。此時尚留在大餐室前半間的五六位，也被這個突然捲起來的公債漩渦所吸引了。可是他們站得略遠些，是旁觀者的態度。這中間就有范博文和蓀甫的遠房族弟吳芝生，一位社會科學系的大學生，范博文閉起一隻眼睛，嘴裏喃喃地說：

「投機的狂熱喲！投機的熱狂喲！你，黃金的洪水，泛濫罷，泛濫罷！沖毀了一切堤防！……」

於是他猛的在吳芝生的肩頭拍一下，大聲問道：

「芝生，剛纔跑進來的那個穿白西裝的漂亮男子，你認識麼？他是一個怪東西呢！韓孟翔是他的名字，他做交易所的經紀人，可是他也會做詩——很好的詩！唉，黃金和詩意，在他身上，就發生了古怪的連絡——算了，我們走罷，找小杜和佩瑶去罷！那邊小客廳裏的空氣大概沒有這裏那麼混濁，沒有那麼銅臭冲天！」

范博文不管吳芝生同意與否，拉住他就走。此時圍集在大餐室的人們，也漸漸走散，只剩下五六位——和公債漲跌沒有多大切身關係的企業家以及雷參謀，黃奮，唐雲山那樣的政治人物，在那裏喝多量的汽水，談許多的話。可是他們的談話題材現在卻從軍事政治移到了娛樂：——輪盤賭，鹹肉莊，跑狗場，必諾浴，舞女，電影明星；現

在雷參謀覺得發言很自由了。

時間也慢慢地移近了正午。弔客漸少，大門口以及靈堂前的兩班「鼓樂手」現在是「換班」似的吹打着。有時兩班都不作聲，人們便感到那忽然從耳朵邊抽去了什麼似的異樣的清寂。那時候，「必諾浴，」「舞女，」「電影明星：」一切這些魅人的名詞，便顯得格外響亮。驀地大家的嘴巴閉住了，似乎這些赤裸裸地肉感的縱談在這猛然「清寂」的場合，有點不好意思。

唐雲山下意識地舉起手來搔他那光禿禿的頭頂，向廳中的人們瞥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於大是家也會意似的一陣轟笑，挽回了那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僵局。

笑聲過後，雷參謀望着周仲偉，很正經的說：

「大家都說金貴銀賤，是中國振興實業推廣國貨的好機會，實際上究竟怎樣？」

周仲偉閉了眼睛搖頭。過一會兒，他這纔睜開眼來，忿忿地回答：

「我是喫盡了金貴銀賤的虧！製火柴的原料——藥品，木梗，盒子殼，全是從外洋來的；金價一漲，這些原料也跟着漲價，我還有好處麼？採購本國原料罷，好，原料稅，子口稅，釐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國原料還要貴了！況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拚命來競爭，中國人又不知道愛國，不肯用國貨……」

但是周仲偉這套提倡國貨的大演說只好半途停止了，因爲他瞥眼看見桌子上賽銀煙灰盤旁邊的火柴卻正是瑞典貨的鳳凰牌。他不自然地「咳」了幾聲，掏出一塊手帕來，揿在他的胖臉上拚命的揩。唐雲山笑了一笑，隨手取過那盒瑞典火柴來，又燃起一根茄立克，噴出一口濃煙，在周仲偉的肩頭拍了一下說：

「對不起！周仲翁。說句老實話，貴廠的出品當真還得改良。安全火柴是不用說了，就是紅頭火柴也不能『到處一擦就着，』和你仲翁的雅號比較起來，差得遠了。」

周仲偉的臉上立刻通紅了，眞像一根「紅頭火柴。」

幸而孫吉人趕快來解圍：

「這也怪不得仲翁。工人太囂張，指揮不動。自從有了工會，各廠的出品，都是又慢又壞。哎，朱吟翁，我這話對麼？」

「就是這麼一回事！然而吉翁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拿我們絲業而論，目今是可憐的很，四面圍攻：工人要加工錢，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本國捐稅太重，金融界對於放欵又不肯通融！你想，成本重，銷路不好，資本短絀，還有什麼希望？我是想起來就灰心！」

朱吟秋也來發牢騷了，在他眼前立刻浮現出他的四大敵人，尤其是金融界，扼住了他的咽喉；舊曆端陽節轉瞬便到，和他有往來的銀行錢莊，早就警告他不能再「通融，」他的押款，一定要到期結清。可是絲價低落，洋莊清淡，他用什麼去結清？他嘆了一聲，憤憤地又說下去：

「從開年以來，上海一埠是現銀過剩。銀根並不緊。然而金融界只曉得做公債，做地皮，一千萬，兩千萬，手面闊得很！碰到我們廠家一時周轉不來，想去做十萬八萬的押款呀，那就簡直像是要了他們的性命；條件的苛刻，眞令人生氣！」

大家一聽這話太露骨，誰也不願意多嘴。黃奮似乎很同情於朱吟秋，卻又忍不住問道：

「我就不明白爲什麼你們的『廠經』專靠外洋的銷路？那麼，中國的綢緞織造廠用的是什麼絲？」

「是呀，我也不明白呢！陳先生，你一定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雷參謀也跟着說，轉臉看看那位錦雲綢廠的老板陳君宜。

可是這位老板不作聲，只在那裏微笑。朱吟秋代他回答：

「他們用我們的次等貨。近來連次等貨也少用。他們用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們的上等貨就專靠法國和美國的銷路，一向如此。這兩年來，日本政府獎勵生絲出口，絲繭兩項，完全免稅，日本絲在里昂和紐約的市場上就壓倒了中國絲。」

雷參謀和黃奮跳起來大叫怪事。他們望着在座衆人的臉孔，一個一個的看過去，希望發見一些「同意。」可是更使他們納罕的，是這班人的臉上一點驚異的表示都沒有。好像中國絲織業不用中國絲，是當然的！此時陳君宜慢吞吞地發言了：

「攙用些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們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翁的廠絲，他們成本重，絲價已經不小，可是到我們手裏，每擔絲還要納稅六十元六角；各省土絲呢，近來也跟着漲價了，而且每擔土絲納稅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

我們負擔的。這還是單就原料而論。製成了綢緞，又有出產稅，銷塲稅，通過稅，重重疊疊的捐稅，幾乎是貨一動，跟着就來了稅。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麼都有買客來負擔去，但是銷路可就減少了。我們廠家要維持銷路，就不得不想法減輕成本，不得不攙用些價格比較便宜的原料品，——噯，大家都說綢緞貴，可是我們廠家還是沒有好處！」

接着是一剎那的沈默。風吹來外面「鼓樂手」的鎖吶和笛子聲音，也顯得異常悲涼，像是替中國的絲織業奏哀樂。

好久沒有說話的王和甫突然站起身來，雙手一拍，開玩笑似的說：

「得了！陳君翁還可以攙用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和孫吉翁呢？這回南北一開火，就只好獃在上海看跑狗，逛堂子！算了罷，他媽的實業！我們還是想點什麼玩意兒來樂一下！」

他這話還沒有說完，猛的一陣香風送進了一位袒肩露臂的青年女子。她的一身玄色輕紗的一九三〇年式巴黎夏季新裝，更顯出她皮膚的瑩白和嘴唇的鮮紅。沒有開口說話，就是滿臉的笑意；她遠遠地站着，只把她那柔媚的眼光瞟着這邊的人堆。

第一個發見她的，是周仲偉。嘴裏「啊」了一聲，這矮胖子就跳起來，舉起一雙臂膊在空中亂舞，嚷開了嘴巴，喊道：

「全體起立！歡迎交際花徐曼麗女士！」

男人都愕然轉過身去，還沒準備好他們歡迎漂亮女子常用的那種笑臉，可是那位徐曼麗女士卻已經扭着腰，用小手帕掩着嘴唇，先在那裏吃吃地笑個不住了。這時雷參謀也站起來了；走前一步，他伸出右手來，微笑着說：

「曼麗，怎麼到此刻纔來？一定要罰你！」

「怎樣罰呢？」

徐曼麗又是一扭腰，側着頭，故意忍住了笑似的說，同時早已走到雷參謀跟前，抓住了他的手，緊捏一下，又輕輕握着幾秒鐘，然後驀地摔開，回頭招呼周仲偉他們。

談話自然又熱鬧起來。剛纔發牢騷的朱吟秋和陳君宜也是滿臉春色。趁着徐曼麗和別人周旋時候，朱吟秋伸過頭去在唐雲山耳邊說了幾句，唐雲山便放聲大笑，不住的拿眼睞着徐曼麗。這裏，朱吟秋故意高聲說：

「君翁，我想起來了！昨天和趙伯韜到華懋飯店開房間的女人是——」

徐曼麗猛的掉轉頭來，很用心地看了朱吟秋一眼，但立刻就又回過臉去，繼續她的圓熟的應酬；同時她尖起了耳朵，打算捉住朱吟秋的每一個字。

不料接着來的卻是陳君宜的聲音：

「趙伯韜？做公債的趙伯韜麼？他是大戶多頭，各項公債他都扒進。」

「然而他也扒進各式各樣的女人。昨天我看見的，好像是某人家的寡婦。」

朱吟秋故意低聲說，可是他準知道徐曼麗一定聽得很清楚。並且他還看見這位交際花似乎全身一震，連笑聲都有點異樣地發抖。

雷參謀此時全神注在徐曼麗身上。漸漸他倆的談話最多，也最親熱，不知他說了一句什麼話，徐曼麗的臉上忽然飛起一片紅暈來了；很嬌媚地把頭一扭，她又吃吃地笑着。王和甫坐在他們對面，看見了這個情形，翹起一個大拇指，正想喝一聲「好呀，」突然唐雲山從旁邊閃過來，一手扳住了雷參謀的肩頭，發了一句古怪的問話：

「老雷，你是在『殺多頭』麼？」

「什麼？我從來不做公債！」

雷參謀愕然回答。

「那麼，人家進擠去的東西，你爲什麼拚命想把她拍出來呢？」

說着，唐雲山自己忍不住笑了。朱吟秋和陳君宜竟拍起掌來，也放大了喉嚨笑。徐曼麗的一張粉臉立刻通紅，假裝作不理會，連聲喚當差們拿汽水。但是大家都猜測到大概是怎樣一回事，一片哄笑聲就充滿了這長而且闊的大餐室。

也許這戲謔還要發展，如果不是杜竹齋匆匆地跑了進來。

彷彿突然意識到大家原是來弔喪的，而且隔壁就是靈堂，而且這位杜竹齋又是吳府有服的親戚，於是這一羣快樂的人們立刻轉爲嚴肅，有幾位連連打呵欠。

杜竹齋是照例的滿臉和氣，一邊招呼，一邊好像在那裏對自己說：

「怎麼？這裏也沒有蓀甫啊！」

「蓀甫沒有來過。」

有人這麼回答。杜竹齋鎖起眉頭，很焦灼地轉了一個身，便在一連串的「少陪．」聲中匆匆地走了。跟着是徐曼麗和雷參謀一前一後的也溜了出去。這時候大家都覺得坐膩了，就有幾位跑到大餐室後面的游廊找熟人，只剩下黃奮，唐雲山和孫吉人三個，仍舊擠在一張沙發榻上密談，現在他們的態度很正經，聲音很低，而且談話的中心也變成「北方擴大會議」以及馮閻軍的戰略了。

杜竹齋既然沒有找得吳蓀甫，就跑到花園裏，抄過一段柏油路，走上最大的一座假山。在山頂的六角亭子裏，有兩位紳士正等得不耐煩。一個是四十多歲，中等身材，一張三角臉，深陷的黑眼睛炯炯有光；他就是剛纔朱吟秋他們說起的趙伯韜，公債市場上的一位魔王。他先看見了杜竹齋氣咻咻地走上假山來，就回頭對他的同伴說：

「仲老，你看，只有竹齋一個，光景蓀甫是不贊成罷？」

所謂「仲老」者，慢慢地撚着他的三寸多長的絡腮鬍子，卻不回答。他總有六十歲了，方面大耳，細眼睛，儀表不俗；當年「洪憲皇帝」若不是那麼匆促地就倒了臺，他——尚仲禮，很有「文學侍從」的資格，現在他「由官入商，」弄一個信託公司的理事長混混，也算是十分委屈的了。

杜竹齋到了亭子裏坐下，拿出手帕來擦乾了臉上的細汗珠，這纔看着尚趙兩位說：

「找不到蓀甫。靈堂前固然沒有，太太們也說不知道。樓上更沒有。我又不便到處亂問。不是你們叮囑過留心引起別人的注意麼？——你們先把事情說清楚了，回頭我再和他商量罷。」

「事情就是組織祕密公司做公債多頭，剛纔已經說過了；兩天之內，起碼得調齊四百萬現款，我和仲老的力量不夠。要是你和蓀甫肯加入，這件事就算定規了，不然，大家拉倒！」

趙伯韜打起他的粵腔普通話，很快地說。他那特有的炯炯的眼光從深陷的眼眶裏射出來，很留心的在那裏觀察杜竹齋的表情。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你還想做多頭。這幾天公債的跌風果然是受了戰事的影響，將來還可以望漲，但戰事未必馬上就可以結束罷？並且隴海，平漢兩路，中央軍非常吃

緊，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了，零星小戶多頭一齊出籠，你就儘量收，也擡不起票價。況且離本月交割期不過十來天，難道到期你想收貨麽？那個，四百萬現款也還不夠！……
……」

「你說的是大家的看法，這中間還有奧妙！——」

趙伯韜截住了杜竹齋的議論，很神祕地微笑着。杜竹齋仰起頭來閉了眼睛，似乎很在那裏用心思。他知道趙伯韜神通廣大，最會放空氣，又和軍政界有連絡，或許他得了什麽祕密的軍事消息罷？然而不像。杜竹齋再開睜眼來，猛的看見趙伯韜的尖利而陰沉的眼光正射在自己臉上，於是突然一個轉念在他腦筋上一跳：老趙本來是多頭大戶，交割期近，又夾着是舊曆端陽節，他一定感到恐慌，因而弄什麽多頭公司，莫非是他的「金蟬脫殼」計罷？——但是尚仲禮爲什麽也跟着老趙跑？老尚可不是多頭呀！這麽自己心裏又一反問，杜竹齋忍不住對尚仲禮瞥了一眼。

可是這位尚仲老神色很安詳，翹起三根指頭，在那裏慢慢地摸鬍子。

「什麽奧妙？」

杜竹齋一面還在心裏盤算，一面隨口問；他差不多已經決定了敷衍幾句就走，決定不加入趙伯韜的「陰謀」中間了，可是趙伯韜的回答卻像一道閃電似的使他一跳：

「仲老担保，西北軍馬上就要退！本月份交割以前，公債一定要回漲！」

雖然趙伯韜說的聲音極低，杜竹齋卻覺得正像晴天一個霹靂，把滿園子的嘈雜聲和兩班鼓樂手的吹打聲都壓下去了。他愕然望着尚仲禮，半信半疑地問道：

「哦——仲老看得那麽準？」

「不是看的準，是『做』的準呀！」

尚仲禮捋着鬍子低聲回答，又笑迷迷地看了趙伯韜一眼。然而杜竹齋還是不明白。尚仲禮說的這「做」字，自然有奧妙，並且竹齋素來也信託尚仲禮的「担保」，但目前這件事進出太大，不能不弄個明白。遲疑不定的神色就很顯然地浮上了杜竹齋的山羊臉了。

趙伯韜拍着腿大笑，湊到杜竹齋的耳朵邊，鄭重地說：

「所以我說其中有奧妙啦！化了錢可以打勝仗，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化了錢也可叫人家打敗仗，那就沒有幾個人想得到了。——人家得了錢，何樂而不敗一仗？」

杜竹齋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了一想，猛然站起來，伸出手來翹起一個大拇指在尚仲禮臉前一晃，嘖嘖地滿口是恭維話：

「仲老眞佩服，滿腹經綸！這果然奥妙！」

「那你是一定加一股了。蓀甫呢，你和他接洽？」

趙伯韜立刻逼緊一步；看他那神氣，似乎要馬上定局。

尚仲禮卻看出杜竹齋還有點猶豫。他知道杜竹齋雖然好利，卻又異常多疑，遠不及吳蓀甫那樣敢作敢爲，富於魄力。於是他就故意放鬆一步，反倒這麼說：

「雖然是有人居間，和那邊接洽過一次，而且條件也議定了，卻是倒底不敢說十拿九穩呀。和兵頭兒打交道，原來就帶三分危險；也許那邊臨時又變卦。所以竹翁還是先去和蓀甫商量一下，回頭我們再談罷。」

「條件也講定了麼？」

「講定了。三十萬！」

趙伯韜搶着回答，似乎有點不耐煩。

杜竹齋把舌頭一伸，嘻嘻地笑了。

「整整三十萬！再多，我們不肯；再少，他們也不幹。實足一萬銀子一里；三十萬，就是三十里！」

尚仲禮慢吞吞地說，他那機靈的細眼睛釘住了杜竹齋的山羊臉。

經過了一個短短的沈默。終於杜竹齋的眼睛裏耀着堅決的亮光，看看尚仲禮，又看看趙伯韜，三個人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接着，三個頭便攢在一處，唧唧噥噥地談得非常有勁兒。

這時候，隔了一個魚池，正對着那個六角亭子的柳樹蔭下草地上，三個青年男子和兩個女郎也正在爲了一些「問題」而爭論。女郎們並沒有多說話，只把她們的笑聲送到魚池邊，驚起了水面上午睡着的白鵝。

「算了，你們停止辯論。我就去找他們來。」

一位精神飽滿的貓臉少年說。他是杜竹齋的幼弟學詩，工程科的大學生。

「林小姐，你贊成麼？」

吳芝生轉過臉去問林佩珊。但是林佩珊裝作不曾聽得，只顧拉着張素素的手，好像打秋千似的蕩着。范博文站在林佩珊的旁邊，不置可否地微笑。

「沒有異議，就算通過！」

杜學詩一邊叫，一邊就飛步跑向「靈堂」那邊去了。這裏，吳芝生垂着頭踱了幾步，忽然走近范博文身邊，很高興的問道：

「還有一個問題，你敢再和我打賭麼？」

「你先說出來，也許不成問題的。」

「就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萱的性格，將來會不會起變化。」

「這個，我就不來和你賭了。」

「我和你賭！芝生，你先發表你的意見：變呢，不變？」

張素素摔開了林佩珊的手，插進來說，就走到吳芝生的跟前。

「賭什麼呢？也是一個kiss罷？」

「如果我贏了呢？我可不願意kiss你那樣的鬼臉！」

范博文他們都笑起來了。張素素卻不笑。翹起一條腿跳着旋一個圈子，她想到吳四小姐那樣的拘束靦覥，叫人看着又生氣又可憐；阿萱呢，相貌真不差，然而神經錯亂，有時聰明，有時就渾得利害。都是吳老太爺的「太上感應篇教育」的成績。這麼想着，張素素覺得心口怪不舒服，她倒忘記了賭賽；恰好那時杜學詩又飛跑着來了，後面兩個人，一位是吳府法律顧問秋準律師，另一位便是李玉亭。

此時從對面假山上的六角亭子裏，送來了趙伯韜他們三個人的笑聲。李玉亭擡頭一看，就推着秋準的臂膊，低聲說：

「金融界三巨頭！你猜他們在那裏幹什麼？」

秋準微笑，正想回答，卻被吳芝生的呼聲打斷：——

「秋律師，李教授，現在要聽你們兩位的意見。——你們不能說假話！我和范博文是打了賭的！問題是：一個人又要顧全民族的利益，又要顧全自己的利益，這中間有沒有衝突？」

「把你們的意見老實說出來！芝生和博文是打了賭的。這中間關係不淺！」

杜學詩也在一旁幫着喊，卻拿眼去看林佩珊，但是林佩珊裝作什麼都不管，蹲在草地上揀起一片一片玫瑰花瓣來擺成了很大的一個「林」字。

因為秋準搖頭，李玉亭就先發言：

「那先要看是怎樣身分的人了。」

「不錯。我們已經舉過例了，譬如說，孫甫廠裏的工人。現在廠絲銷路清淡，孫甫對工人說：『我們的廠絲成本太重，不能和日本絲競爭，我們的絲業就要破產了；要減輕成本，就不得不減低工錢。爲了民族的利益，工人們只好忍痛一時，少拿幾個工錢。』但是工人們回答：『生活程度高了，本來就吃不飽；再減工錢，那是要我們的命了。你們有錢做老板，總不會餓肚子，請你們顧全民族利益，忍痛一時，少賺幾文罷。』——看來兩方面都有理，可是兩方面的民族利益和個人利益就發生了衝突。」

「自然餓肚子也是一件大事——」

李玉亭說了半句，就又縮住，舉起手來搔頭皮。張素素注意地看了他一看，他也不覺得。全體肅靜，等待他說下去。此時魚池對面的六角亭子裏又傳過一陣笑聲來。李玉亭猛一跳，就續完了他的意見：

「但是無論如何，資本家非有利潤不可！不賺錢的生意根本就不能成立！」

吳芝生大笑，回頭對范博文說：

「如何？是我把教授的意見預先猜對了。詩人，你已經輸了一半！第二個問題要請你自己來說明了。——素素留心着佩珊溜走呀！」

范博文冷冷地微笑，總沒出聲；於是杜學詩就搶着來代替他：

「工人要加工錢。老板說，那麼只好請你另就，我要另外招工人。可是工人卻又硬不肯走，還是要加工錢。——這就要請教法律顧問了。」

「勞資雙方是契約關係，誰也不能勉強誰的。」

秋律這話剛剛說完，吳芝生他們又都笑起來了，連范博文自己也在內。蹲在地下似乎並沒在那裏聽的林佩珊就跳起來拔脚想跑。然而已經太遲。吳芝生和張素素攔在林佩珊面前，叫道：

「不要跑！詩人完全輸了，你該替詩人還賬！不然，我們要請秋律律師代表提出訴訟了。小杜，你是保人呢！你這保人不負責麽？」

林佩珊只管笑，並不回答；覷機會就從張素素腋下衝了出去，沿着魚池邊的虎皮紋碎石子路向右首跑。「啊！——」張素素喊一聲，也跟着追去了。范博文卻拉住了吳芝生的肩膀說：

「你不要太高興！保人小杜沒下公斷呢！」

「什麼話！又做保人，又衆公斷！沒有這種辦法。況且沒有預先說明。」

「說明了的：『如果秋律師和李玉亭的話語發生疑議的時候，就由小杜公斷。』現在，我認爲秋律師和李教授的答覆都有疑義，不能硬派我是猜輸了的。」

「都是不負責任的話！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的浮話！」

杜學詩也加進來說，他那貓兒臉突然異常嚴肅。

這不但吳芝生覺得詫異，秋津和李玉亭也莫名其妙，大家圍住了杜學詩，看着他。

「什麼民族，什麼個人，什麼勞資契約，都是廢話！我只知道一個國家。而國家的舵應該放在剛毅的鐵掌裏；重在做，不在說空話！而且任何人不能反對這管理國家的鐵掌。譬如說，中國絲不能和日本絲競爭罷，掌理『國家』的鐵掌，就應該一方面減削工人的工錢，又一方面強制資本家用最低的價格賣出去，務必要在歐美市場上將日本絲打倒！要是資本家不肯虧本拋售，好！『國家』就可以沒收他的工廠！」

杜學詩一口氣說完，瞪出一雙圓眼睛，將身體擺了幾下，似乎他就是那「鐵掌。」

聽着的四位都微笑，可是誰也不發言。張素素和林佩珊的笑聲從池子右首的密樹中傳來，一點一點的近了。范博文向那笑聲處望了一眼，回頭在杜學詩的肩頭重重地拍一下，冷冷地說：

「好！就可惜你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更不是那『鐵掌！』還有一層，你這番演說，也是『沒有說出所以然來的浮話！』請不要忘記、我剛纔和芝生打賭的，不是什麼事情應該怎樣辦而是看誰猜對了秋律師和李教授的意見！——算了，我們這次賭賽，就此不了而了。」

最後的一句還沒說完，范博文就迎着遠遠來的張素素和林佩珊跑了去。

「不行！詩人，你想逃走麼？」吳芝生一面喊着，一面就追。李玉亭和秋律師在後面大笑。

可是正當范，吳兩位將要趕到林佩珊她們跟前的時候，迎面又來了三個人，正是杜竹齋，趙伯韜，尙仲禮，一邊走，一邊還在低聲談話。他們對這四個靑年男女看了一眼，便默默地沿着池子邊的虎皮紋石子路走到那柳蔭左近

，又特地繞一個灣，避過了李玉亭和秋律師的注意，向「靈堂」那方面去了。然而李玉亭眼快，已經看得明明白白；他拉一下秋律師的衣角，輕聲說：

「看見麼？金融界三巨頭—重要的事情擺出在他們臉上。」

「因爲我們這裏剛剛發生了一隻『鐵掌』呀！」秋準回答，又微笑。李玉亭也笑了。沈浸在自己思想中的杜學詩卻是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沒有看見。

在「靈堂」階前，杜竹齋碰到新來的一位弔喪客，—吳府遠親陸匡時，交易所經紀人，又兼大亞證券信託公司的什麼襄理。一眼看見了杜竹齋，這位在公債裏翻跟斗的陸匡時就搶前一步，拉住了杜竹齋的袖口，附耳低聲說：

「我得了個秘密消息，中央軍形勢轉利，公債馬上就要回漲呢。目前還沒有人曉得。人心總是看低。我這裏的散戶多頭，都是急於要脫手。你爲什麼不乘這擋口，扒進幾十萬呢？你向來只做標金，現在乘這機會，我勸你也試試公債，弄幾文香香手，倒也不壞！」

這一番話，在陸匡時也許是好意，但正在參加秘密多頭公司的杜竹齋卻怕得什麼似的，幾乎變了顏色。他一面在聽，一面心裏湊起了無數的疑問：難道是尚仲禮的計畫已經走漏了消息？難道是當眞中央軍已經轉利？還是趙伯韜和尚仲禮串通了在他頭上來幹新式的翻戲？再不然，竟不過是這陸匡時故意造謠言，想弄點好處麼？——杜竹齋幾乎沒了主意，回答不出話來。他偷偷地對旁邊的趙伯韜使了個眼色。不，他是想嚴密地觀察一下老趙的神色，但不知怎地卻變成了打招呼的眼色了，即使老練如他，此時當眞有點亂了章法。

幸而來了個救星。當差高升匆匆地跑到杜竹齋跟前說：

「我們老爺在書房裏，請姑老爺就去！」

杜竹齋覺得心頭一鬆，隨口說一句知道了，便轉臉敷衍着陸匡時道：

「對不起，少陪了；回頭我們再談。請到大餐室去坐坐罷。高升，給陸老爺倒茶！」

這麼把陸匡時支使開了，杜竹齋就帶着趙，尚兩位再到花園裏，找了個僻靜地點，三個頭又攢在一處，漸漸三

張臉上都又泛出喜氣來了。

「那麼，我就去找蓀甫。請伯韜到大餐間對老陸用工夫。仲老回去和那邊切實接洽。」

最後是杜竹齋這麼說，三個人就此分開。

然而杜竹齋眞沒料到吳蓀甫是鎖了眉頭坐在他的書房裏。昨晚上吳老太爺斷氣的時候，蓀甫的臉上也沒有現在那樣憂愁。杜竹齋剛剛坐下，還沒開口，蓀甫就將一張紙擲給他看。

這是一個電報。很簡單的幾個字：「四鄉農民不穩，鎭上兵力單薄，危在旦夕，如何應急之處，乞速電覆。費，銑。」

杜竹齋立刻變了臉色。他雖然不像蓀甫那樣還有許多財產放在家鄉，但是「先人廬墓所在」之地，無論如何，不能不動心的，他放下電報，看着蓀甫的臉，只說了四個字：

「怎麼辦呢？」

「那只好盡人力辦了去再看。幸而老太爺和四妹七弟先出來兩天，不然那就糟透了。目前留在那裏的，不過是當鋪，錢莊，米廠之類，雖然爲數不小，倒底總算是身外之物，——怎麼辦？我已經打電給費小鬍子，叫他趕快先把現款安頓好，其餘各店的貨物，能移則移……或者不過一場虛驚，依然太平過去，也難說。但兵力單薄，倒底不行；我們應該聯名電請省政府火速調保安隊去鎭壓。」

吳蓀甫也好像有點改常，夾七夾八說了一大段，這纔落到主要目的。他把擬好了打給省政府請兵的電稿請竹齋過目，就去按身背後牆上的電鈴。

書房的門輕輕開了。進來的卻是兩個人，當差高升以外，還有廠裏的賬房莫幹丞。

吳蓀甫一眼看見莫幹丞不召自來，眉頭就鎖的更緊些，很嚴厲地喊道：

「幹丞！對你說過，今天不用到這裏來！照顧廠裏要緊！」

這一下叱責，把賬房莫幹丞嚇糊塗了，回答了兩個「是，」直挺挺地僵在那裏。

「廠裏沒有事麼？」

吳蓀甫放平了臉色，隨口問一句，他的心思又轉到家鄉的農民暴動的威脅去了。然而眞不料莫幹丞卻抖抖索索說這麼一句話來：

「就因爲廠裏有些不妙——」

「什麼！趕快說了」

「也許不要緊。可是，可是，風聲不好。我們還沒布告減工錢，可是工人們已經知道了。她們，她們今天從早上起，就有點——有點怠工的樣子。我特來請示——怎麼辦。」

現在吳蓀甫的臉色突然變了，僵在那裏，不動也不說話；他臉上的紫瘢，一個一個都冒出熱氣來。這一陣過後，他猛的跳起來，像發瘋的老虎似的咆哮着；他罵工人，又罵莫幹丞以下的辦事員：

「她們先怠工麼？混賬東西！給她們顏色看！你們管什麼的？直到此刻來請示辦法！哼，你們就會在廠裏胡調；吊膀子，軋姘頭！說不定還是你們自己走漏了減削工錢的消息！」

莫幹丞只是垂頭站在旁邊，似乎連氣都不敢透一下。看着還不中用的樣子，吳蓀甫的怒火更加旺了，他右手叉在腰間，左手握成拳頭，擱在那張純鋼的寫字檯邊緣，眼睛裏全是紅光，閃閃地向四面看，好像想找什麼東西來咬一口似的。忽然他發見了高升直挺挺地站在一邊，他就怒聲斥罵道：

「你站在這裏幹什麼？」

「老爺剛纔按了電鈴，這纔進來的。」

於是蓀甫方纔記起了那電報稿子。並且記起了寫字檯對面的沙發裏還坐着杜竹齋。此時竹齋早已看過電報，嘴裏斜銜着一枝雪茄，閉了眼睛，在那裏想他自己的心事。

蓀甫拿起那張電稿交給高升，一面揮手，一面說：

「馬上去拍出，馬上去！」

說完，吳蓀甫就坐在他的純鋼轉椅裏，拿起筆來，在一張信紙上飛快地寫了一行，卻又隨手團綯，丟字紙簏裏，提着筆沈吟。

杜竹齋睜開眼來了。看見了蓀甫的躊躇態度，竹齋就輕聲說：

「蓀甫，硬做不如軟來。」

「我也是這個意思——」

吳蓀甫回答。現在他已經氣平了，將手裏的筆桿轉了兩下，回頭就對莫幹丞說：

「幹丞，坐下了，你把今天早上起的情形，詳細說出來。」

摸熟了吳蓀甫脾氣的這位賬房先生，知道現在可以放膽說話，不必再裝出那種惶恐可憐的様來了。他坦然坐在寫字檯橫頭的一張彈簧軟椅裏，就慢慢地說：

「是早上九點鐘光景。第二號管車王金貞跑到賬房間來，報告第十二排車的姚金鳳犯了規則，不服管理；當時有九號管車薛寶珠要喊她上賬房間，那裏知道第十二排車的女工就都關了車，帮着姚金鳳鬧起來，——我們聽了王金貞的報告，正想出去彈壓，那裏知道就聽得一片聲叫喊，薛寶珠扭着姚金鳳來了，但是車間裏的女工也已經全都關了車，——」

吳蓀甫縐了眉頭，尖銳地看了莫幹丞一眼，很不耐煩似的打斷了莫幹丞的報告，問道：

「簡簡單單說，現在鬧到怎麼一個地步？」

「現在車間裏五百六十部車只有一小半還在那裏做工，——算是做工，其實是稽踢繭子。」

聽到最後一句，吳蓀甫怒吼一聲，猛的站起來；但倏又坐下，很快地問道：

「怠工的原因是？——」

「要求開除薛寶珠。」

「什麼理由呢？」

「說她打人，還有，她們要求米貼。前次米價漲到二十元一石的時候，曾經要求過。這一次又是。」

吳蓀甫鼻子裏哼了一聲，轉臉對杜竹齋說：

「竹齋——這絲廠老板真難做。米貴了，工人們就來要求米貼，但是絲價錢賤了，要虧本，卻沒有人給我絲貼。好，幹丞，你同去對工人說，她們要米貼，老板情願關廠！」

莫幹丞答應了一聲「是」但他的兩隻老鼠眼睛卻望着吳蓀甫的臉，顯出非常爲難的神氣。

「還有什麼事呢？」

「嗯，嗯，請三先生明鑒。關廠的話……現在說出去，恐怕會鬧亂子。——」

「什麼話？」

「這　同工人很齊心，好像是預先有過商量的。」

「呸！你們這班人都是活死人麼？事前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鬧到出了事，纔來向我討辦法！第二號管車王金貞和稽查李麻子都是領了津貼的，平常日子不留心工人的行動！難道我餵多沒處化，白養這些狗！」

此時莫幹丞忽然膽大起來了，竟敢囘「三老爺」的話：

「他們兩個也還出力，他們時時刻刻在那裏留心工人的舉動；可是，好像他們面孔上刻着「走狗」兩個字，到處碰壁，一點消息也探聽不出來。三先生！工人們就像鬼迷了一般！姚金鳳向來是老實的，她此番傾頭了！現在車間裏一片聲叫嚷：『上次要求米貼，被你們一泡鬼話哄過了，今番定要見個你死我活！你們還想尅減工錢麼？我們要米貼，米貼！』聽說各廠的情形都不穩，工人們都像鬼迷了一般！」

「鬼迷了麼？哈！哈！我知道這個鬼！生活程度高，她們吃不飽！可是我還知道另外一個鬼，比這更大更利害的鬼！世界產業凋弊，廠經跌價……」

吳蓀甫突然冷笑着高聲大喊，一種鐵青色的苦悶和失望在他的紫醬色臉皮上泛出來。然而只一刹那，他又恢復了剛毅堅決的常態。他用力一揮手，繼續說下去，臉上轉爲獰笑：

「好！你這鬼！難道我們就此束手待斃麼？不！我們還要拼一下哪！但是，幹丞，怎麼工人就知道我們打算尅減工錢？一定是賬房間裏什麼人走漏了消息！」

莫幹丞猛一怔，背脊上透出一片冷汗，遲疑了片刻，他忽然心生一計，就鬼鬼祟祟地說：

「我疑心一個人。就是屠維嶽。這個小夥子近來發昏了，整天在廿九排車的女工朱桂英身上轉念頭。有人看見他常常在朱桂英家裏進出——」

此時書房門忽開，二小姐芙芳的聲音打斷了莫幹丞的借刀殺人的讒言：

「三弟！萬國殯儀館的人和東西都來了。可是，那個棺材，我看着不合式！」

二小姐站在門邊，一面說一面用眼看她的丈夫。

「等一會兒，我就來。竹齋，請你先去看看——」

但是杜竹齋連連搖手，從雪茄的濃煙中對二小姐說：

「我們就來，就來，時候還早呢！看了不對再去換，也還來得及。」

「還早麼？十二點一刻了，外邊已經開飯！」

二小姐說着也就走了。這裏吳蓀甫轉臉朝莫幹丞看了一眼，很威嚴地發出這樣的命令來。

「現在你立刻回廠去出布告，因爲老太爺故世了，今

天下午放工半天，工錢照給。先把工人散開，免得聚在廠裏鬧亂子。可是，今天下午，你們卻不能休息。你們要分頭到工人中間去做工夫，分散她們的團結。限今晚上把事情弄好！一面請公安局派警察保護工廠，一面呈報社會局。還有，那個屠維嶽，叫他來見我。叫他今晚上來。都聽明白了麼？去罷！」

打發開了莫幹丞以後，吳蓀甫就站起來，輕聲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

「開什麼廠！眞是淘氣！當初爲什麼不辦銀行？憑我這資本，這精神，辦銀行該不至於落在人家後面罷？現在聲勢浩大的上海銀行，開辦的時候不過十萬塊錢……」

他頓了一頓，用手去摸下巴；但隨即轉成堅決的態度，右手握拳打着左手的掌心：

「不！我還是要幹下去的！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屈指可數的幾項了！絲業關係民族前途尤大！——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有希望的！——竹齋，我有一個大計畫。但是，現在沒有工夫細談了，我們出去看看萬國殯儀館送來棺材罷。」

「不忙。我還有事和你商量。」

杜竹齋把半枝雪茄從嘴唇邊拿開，也站了起來，挨近吳蓀甫身旁，就將趙伯韜他們的「密謀」從頭說了一遍；最後，他這麼問道：

「你看這件事有沒有風險？要是你不願意插一腳，那麼，我也打算不幹。」

「每人一百萬，今天先交五十萬麼？」

吳蓀甫反過來問，並不表示對於這件事的意見，臉色異常沈靜。

「這也是老趙他們的主張。老趙的步驟是：今天下午，就要拋出三百萬，把票價再壓低——」

「那是一定要壓低的。說不定會跌落兩三元。那時我們就補進？」

「不！明天前市第一盤，我們再拋出五百萬，由趙伯韜出面！」

「哦！那就票價還要跌！老趙是有名的多頭大戶，他一出籠，散戶多頭就更加恐慌，拚命要脫手了，而且一定還有許多新空頭會乘勢跳落。」

「是呀！所以要到明天後市我們這纔動手補進來。我們慢慢地零零碎碎地補進，就不至於引起人家的注意，到

本月份交割前四五天，我們至少要收足五千萬——」

「那時候，西北軍退卻的捷報也在各方面轟起來了！」

「不錯！那時候，散戶又要一窩蜂來做多頭，而且交割期近，又碰着舊曆端陽節，空頭也急於要補進，漲風一定很利害！」

「我們的五千萬公債就放出去，做了他們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說到這裏，吳甫蓀和杜竹齋一齊笑起來。兩個人的眼睛都閃着興奮勝利的光芒。

笑過了後，吳蓀然奮然說：

「好！我們決定幹一下罷！可是太便宜了老趙這個多頭大戶了。我們在公賬之外，應得對他提出小小的條件。我們找他去談判！」

於是吳蓀甫和杜竹齋就此離開了那書房。而那個久在吳蓀甫構思中的「大計畫」此時就更加明晰地兜住了吳蓀甫的全意識。他又渾身充滿了大規模地進行企業的野心和活力了！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田漢

——一幕三場——

登場人物：

黃薔
蔣珂
張綠宸
陳湘靈
蘇瑪麗
謝玉波
凌雲

其他：

李心南（熱烈的愛人廿歲）
老媽
警察
新聞記者

第一場「公寓」

女侍，男侍
飲客，青年學生
李心南何家駒，新聞記者
小孩　奶媽
日本浪人　警察　咖啡店主人

第二場「咖啡店」

男女僕人，
男女學生，工人，及革命羣衆（在內）

第三場「客廳」

時代：現代
地點：上海

第一場

公寓內，電燈，書桌，書，相片……榻，椅……另一小桌上食具，汽油爐……兩個小臥榻。

李心南坐在椅上與坐在臥床上之黃薔談話。

李：哈哈，那麼照你現在的意思，戀愛已經不是人生的一切了。

黃：自然，我不但否定了我過去對於戀愛的主張，連我從前寫的那些作品也都否定了。

李：不過讓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你的作品還是從前那些來得夠味，你最近雖然變了，大家都說那些簡直已不像你自己的了。甚至於有人說你的作品變壞了。

黃：不管是好是壞，我應該告訴大家從前寫那些作品的是我自己，現在寫這些作品的也是我自己。

李：不過我覺得人們有保存他最好的自己的義務。

黃：（很婉轉的）小弟弟，你那是幻想，那是不可能的要求，你那等於要求一個女人永遠是少女時代一樣。我在少女時代是那樣觀察過戀愛，而且也熱烈地戀愛過，那是眞的，但是現在我年紀大了一些，人生的經驗也多了一些，我不是那樣觀察戀愛了，也不把我自己整個放到戀愛裏去了，這是眞的，而且是很自然的。

李：（很憤懣地）那麼，你現在的愛我是假的嗎？

黃：（握着他的手）你別惱，小弟弟，我愛你一點也不假，我們女人的生命比你們男人短，我現在眞是旅行到人生的中途了。自從五四運動的影响使我逃出了封建的家庭，獨自跑到社會上來也快要十年了，這十年中我獨自尋找我的生活，尋找我所想要的智識，和表現我自己的工具，靠着這些來追求我所理想的幸福，一個時候我把戀愛當作了我的幸福的全部，但是我得到的是什麼呢？那不是幸福，是煩惱，不能忍的煩惱，我幾乎因這個煩惱而自殺，（停一停帶微妙的笑）哈哈，你剛才又說，你愛我，就好比葉賢林（Esenin）愛鄧肯一樣（Sadova Duncan）。假使我一旦不愛你了，你也許要學葉賢林一樣的自殺嗎？我當時也有過這同一樣的蠢想。……

李：（憤然）什麼？你說這是蠢想？你用譏笑的態度對付我這種神聖的感情嗎？

黃：是的，心南，我當時也當我這一種感情是神聖的，我譏笑那些談社會問題，鬧政治問題的都是淺薄。固然我覺得人生最深遠最永恆的問題就是愛與死——但是，心南，我究竟比你大了幾歲，我和社會鬥爭了許多年，我雖然不曾得到幸福，但是我得到了教訓，我知道我從前所想的是錯了，憑着年青和幻想和個人無原則的奮鬥，是別想得到幸福的。

李：那到底要怎樣方能得到幸福呢？

黃：（微笑）是啊，我祇曉得從前是錯了，可也不曉得究竟該怎麼樣纔對。你不是看過梅特林的翠鳥嗎？幸福就好比那雙「翠鳥」，我們結伴去找罷，戀愛雖不是人生的全部，但在人生的旅途中牠是很有作用的，牠可以添加我們很多的興趣，比方在我的病中，若是沒有你的詩，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要好得慢一些。

李：（現出一些少年情人的羞澀）我若是沒有你也決寫不出這許多詩，（指著頭的詩集）……

黃：（情熱的笑）哈哈哈哈，可不是嗎？戀愛可以使每一個青年變成詩人的（翻閱着詩集）（低吟）——

你說你就像暴風雨中的梨花，
瓣瓣都散在我的面前也甘心，
我便願變成了多情的春泥，
吻住你那繽紛的落英。
你說你若遇着中意的人，
一抱就要將他抱死，
我便把你的胸懷，
當作我涅槃的淨土。

黃：我已經是給自己的情熱燒焦了的，你別再這樣罷，你若是聽我的話，還是少做這樣的詩好。你知道我現在已經不說那樣的話了，而你還是這樣噴火山似的，結果總有一個人要破滅的。現在中國正是須要我們努力的時候，何苦要死在一個女人的懷裏呢？哈哈哈哈！

李：（忽然起來要抱她）你這惡魔！

黃：（拒之）對哪，你當我惡魔罷。呪我罷。打我踢我罷。但是可能的話把我忘了罷。

李：不能！！一百個不能！！

黃：（毅然）不能也得能，你的愛有一點妨害我了，你近來似乎想把我整個的時間，以及整個的生命都給你了。朋友，我不是幾次對你說過嗎？戀愛祇是我的生活的一部，不是全部，而且戀愛這種愛情是隨着生活環境變動的，假使牠妨害我生活的發展，我可以不要這種戀愛的，比方你愛的是五六年前的我，但是我已經不是五六年前的我，甚至於不是一年前的我了。

李：你不說過去和現在都是你自己嗎？

黃：是的，都是我自己，但是我的生命是要發展的，牠不能爲着滿足誰的要求，停滯在那一個階段。

李：…………

黃：（毅然不笑）小弟弟，你懂什麼呢？你比我年輕得多，難道我有發展你就沒有發展嗎？

李：（完全弟弟對姊姊的態度）怎樣才有發展呢？

黃：別把你的眼睛老那麼做夢似的望着空中，你細細地望清你的脚底下和四周圍罷。

娘姨推門進來手裏抱着熱心瓶。

黃：怎麼去了這麼久時候？

娘姨：近邊的老虎灶都關了門了。我跑了好遠纔泡了來的。

李：哦！（看看錶）哦呀！我該回去了。（問娘姨）今晚還戒嚴嗎？

娘姨：怎麼不戒嚴？街上外國巡捕和中國巡捕到處都站滿着哩。

李：眞是討厭，幸虧我不帶什麼東西。好，我該走了。

黃：你回宿舍嗎？

李：宿舍反正是回去不了的。我上近邊一個朋友家裏去住宿。

黃：誰的家裏？

李：振華家裏。

黃：振華不是住校的嗎？

李：因爲聽說日本兵要從吳淞上岸，也搬到租界來了。

黃：他不是反日頂起勁的嗎？

李：那還不是那麼回事。（起身燃桌子上火柴抽口香煙）怎麼密斯蔣還不回？

黃：是啊，恐怕走人家去了罷。

娘姨：（倒好茶送到黃牀邊）不，我剛纔還看見她獨自一個人在公園傍邊的馬路上走着呢。

黃：（着急）你怎麼不勸她回來？

娘姨：我要她回來，她說一會兒就回來的。

黃：咳，眞是怎麼得了，她也是太重感情了。自從之敏遇了害，她就沒有一天伸過眉頭，每晚總是一個人到外邊冷靜的馬路上游魂似的走來走去。起先我還陪她一道走，後來我也病了，不能招扶她了，心南，你趕快去找找她，遇見她就叫她快回來。天氣又冷起來了，外面又戒嚴，太晚了有種種的危險。

李：好，我去。（披起大衣剛要出去）

蔣珂蒼白地從外進來。

李：啊呀！你回來了，我正要來找你。

蔣：（微笑）謝謝。

黃：麗嘉，眞是以後晚上別再出去罷。天氣這麼冷的。

蔣：你睡在被窩裏還冷嗎？我在外面一點也不覺得冷。（脫下外衣）

黃：就是不冷，也怕危險啊，這幾晚

不是戒嚴嗎？

蔣：我怕什麼？反正是一條可以隨時拿去的小命。可是有趣得很，剛纔巡捕盤問我，是不是做生意的。我說「我倒不賣身子，你可眞是出賣着你的靈魂呢」，他說他不懂。

黃：自然哪，他們根本就沒有靈魂，所以我勸你別再到外邊跑了，給人家那樣盤問多麼不值得呢？

蔣：不，値得値得，我們寫小說的人，無論什麼經驗都是有用的。還有妙的事沒有告訴你，那邊寫影戲院的那條橫街，不是有好一些白俄的鴿子嗎？今天晚上也居她有一個白俄的鴇姐兒，當我是他的同行了。她問我每個月能賺多少錢，我老實告訴她，Poor得很，每月裏平均祗能賺四五十塊錢，還得自己燒飯自己洗衣裳。她不知道我是講賣文章，好像安慰我似的，說她們近來也不成，世界經濟恐慌的颶風似乎連她們的香巢裏也吹到了，時常一點也沒有生意，客人們也不像從前那樣肯花錢了，第一是中國人排斥日貨的影響，本埠的日本客人少了，不過水兵可添多了，英國的，美國的，日本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幸虧還樣，他們纔算把生意維持住了。可是她說她們不大歡迎水兵，因爲水兵要比別的客人來得野蠻一些，動輒就要打架，昨天晚上一個美國水兵佷尼娜不該同時接了一個意大利的，今天邀了好一些水兵來，和意大利水兵打了一大架，把屋子裏好東西都打翻了，香檳酒也潑掉了，連尼娜也受傷。

黃：噯呀，吃飯眞是不容易。

蔣：我越聽越有趣味，把外面的冷也忘了，心裏的悲哀也忘了。正要問她許多別的事，但是她已經找着了她的客人，一個很高大的，樣子也蠻漂亮的Sailor，她很得意地挾着他的手進屋子裏去了，我也就祗好回來了。

李：她能夠說英國話嗎？

蔣：說得不壞，她說她初由哈爾濱來的時候，一句也不會說，及到窰子裏和外國人混纔學會的，她甚至於還會說幾句中國話，什麼「親愛的」哪，「要好」哪，「沒有良心」哪，「再會」哪，全都會說，不知道是那一個缺德的還告訴了她許多無聊的話，她當作好話來問我，把我又好笑又好氣。

李：(好奇怪)什麼話？什麼話？

蔣：你問那個幹嗎？你想學嗎？

李：那不和中國人學外國話一樣嗎？我們學外國話，總是先學那無聊的。

蔣：可是她們學外國話，是先學頂和她們的生意有關係的，她們不管那是有聊無聊，祇要是客人們歡喜的話，就拚命的去學。

李：哈哈哈哈，這樣說起來我們在學校裏用的功可都用錯了，我們拚命去學的，都是和我們將來的生活一點也沒有關係的。

黃：(拍掌)對哪，小弟弟，你眞也有了發展了！

李：哈哈，這還得感謝那白俄姑娘。

蔣：唔，我也得感謝她呢。我想把我今晚和她的談話寫一個短篇，明兒投到小說月報去還可以拿幾個錢吃飯。(坐到椅子上去把台燈開亮預備工作的樣子)

黃：好得很，不過明天再寫罷，時候已經很晚了，別累壞了身子，早點睡罷。

李：好，我眞得走了。

蔣：外面戒嚴恐怕你回去不了學校了，我回頭和薔姊睡，你就在這兒住一宿罷。

李：不要緊，我到振華家裏去。

蔣：那麼明天見。

李：明天見。(忽然記起)哦，我忘了告訴你，現在陳湘靈小姐，她們發起了一個中國女作家反日聯盟，邀你們參加，明天在北四川路K‧咖啡店開成立會，要我請你們一定出席，信我已經給薔姐了。

蔣：唔，我已經在報上看見她們的宣言，倘薔姐參加，我是一定到的。

李：好，那我的使命算盡了，明天見。

黃，蔣：明天見。

李出門。

蔣仍坐着，但不落筆而不住的對鏡端詳。

黃：睡啊，怎麼老照着鏡子呢？

蔣：(仍對鏡微笑)

黃：你這孩子這幾天怎麼啦？瞧着鏡子笑什麼呀？

蔣：我倒要瞧我究竟像不像薔姐兒，爲什麼今天晚上這樣倒霉，接連兩個人都疑心我是做生意的呢？

黃：哈哈哈哈，你當做生意的人，眞有什麼特別的記號嗎？一個白白胖胖的姑娘，深更半夜獨自在街上徬徨，誰都要疑心你是做生意的了。

蔣：是嗎？（仍凝視着鏡中的自己）可是誰眞願意在街上跑來跑去？我實在是不能待在家裏，一回家我就想起我和之敏的同居生活。我的心就要痛起來了。（伏案而泣）

黃：那有什麼法子呢？我也沒有話勸你，不過你該做一個革命家，而革命家是能用他的理智去克服他的感情的。

蔣默然有頃，收好紙筆，熄了燈，起身鎖好門，到後房去了一下隨卽脫衣就寢。

黃：（望了望他）你要燈嗎？

蔣：不要，有燈要睡不着。

黃：（熄牀前的燈）

夜已靜，祇聞街上賣餛飩的敲竹梆之聲

蔣：（輾轉不寐）今晚眞是有點冷啊！

黃：（也沒有睡着）可不是嗎？我正想着我的小弟弟呢。

蔣：他還沒有被窩嗎？

黃：做是做好了，可還沒有人送進去。

蔣：之敏的那條氈子後來不知道給誰挪去了……

黃：好了，好好睡，別說這些了，這樣冷的晚上，還有整千整萬的人睡在屋頂上和樹枝子上呢！

蔣：……………

又聞敲竹梆的聲音

蔣：（掀被中起）喬姐，你要不要吃餛飩？

黃：我不要吃。怎麼你餓了嗎？

蔣：我有一點餓不過，（打噤）冷得很，算了罷。

黃：你這幾天胃不好，晚上少吃一點零碎也好。

蔣：……………

梆聲遠遠敲去。

蔣：（仍不能睡）喬姐，明天的會你到不到？

黃：我們應該去看一下。假使有希望的話，我們應該大大地努一下力。

蔣：唔，我也這樣想，不過那些小姐們的事，總是弄不好的。

黃：你不是還說無論什麼經驗反正對於我們總是有益的嗎？

蔣：那也不錯，我們應該告訴大家怎樣團結。

黃：自然，我們對於她們也不可以有太大的幻想。

蔣：唔…………

她們也漸漸朦朧入睡了。

在靜寂之中，忽然汽車煞車聲，皮鞋聲，雜着佩劍聲大起，接着是急促的敲門聲。

黃蔣大驚醒，蔣尤其是驚弓之鳥，急起檢拾桌之稿件。但黃究竟年紀大一些，勉強鎮靜，開燃床燈，披衣起來，隔門詢問。

黃：誰？

內：我。

黃：你是誰？

內：我是捕房來的。

黃：什麼事？這麼晚來？

內：你開門就曉得了。

黃：(突然)好，請進。(開門)

巡捕，警察，新聞記者相連進來，特別使人注目的，是一個衣服潤溼淚痕猶新的女子。她低叫了一聲，「薔姐」。

黃：(細認一下，急上前緊握其手)綠痕！你怎麼了？什麼時候來的？怎麼這個樣子？(對新聞記者)劉先生你怎麼把她帶到這裏來的？

劉：(對中國警察)你先講。

警察：今天晚上七點多鐘的時候，我看見這個女子，獨自一個人很有心事似的在江邊來回地走着。我就有一點疑心，後來她走到××碼頭的角上，把手攀着頭頸，呆了一回，忽然望水裏一跳。我急忙吹哨子喊「救人」。幸虧水淺給一個小火輪上的老大救上來了。帶到我的水巡隊一問，這女子說她是由瀋陽逃回來的，住在××旅館第七號房間，因為身上沒有錢，祇有一點點行李，找親戚朋友又找不着，給旅館的賬房把一點行李都扣去了。所以纔尋這樣的短見。我又把他帶到租界，同租界包探一到××旅館一問；果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問她有什麼親戚朋友，她說她的親戚朋友都不在上海了，祇有一位黃小姐聽說是在上海，可又不曉得住在什麼地方。恰巧，這位報館裏的先生到捕房來調查一件事情，說他曉得黃小姐的地方，就把我們帶到這裏了。

劉：因為這位小姐很着急，我怕她再鬧出什麼差池來，所以我儘晚把她帶來找你。

黃：好了，謝謝你們救了我的朋友。她是我在北平的時候的同學，在瀋陽當教員的，好極了，今晚幸虧遇着了劉先生，要不然她還要着急了。

劉：沒有什麼。不過真是巧得很，我本不記得你的通訊處，恰好你上次寄給我的那個郵片還在我的袋子裏。

黃：討稿費那個明信片嗎？

劉：對啊。

蔣：哈哈！可見我還是要討的好。

劉：哈哈！

黃：哦，明天怎樣到旅館去取她的行李，這手續我一點也不懂得，都拜托劉先生辦好不好？

劉：這容易得很，都包在我身上好哪。（與巡捕說話）

巡捕：你在這張紙上簽一個字。

黃：（照簽）

巡捕：明天你帶好錢同她到捕房來一趟。捕房裏同你們到旅館裏取行李。

黃：。好，好。

劉：那麼打擾你們，我們明天見。

黃：眞是謝謝你們救了我的朋友。

張：謝謝各位先生。

巡捕們：明天見。（徐徐出去）

黃送至門口。聞開汽車聲。

蔣扶張坐。

黃：（鎖門，同身噓了一口氣）這纔放下了心。

蔣：我也嚇了一大跳。我當又是那晚那樣的事。

張：眞是對不起你們。

黃：（急走到牀邊拉她的手）什麼對不起我們，你還不曉得我們後來的事呢？

張：在報上多少看得一點，所以我不知道到那裏來找你們的好，並且也不知道，你們住在一道。

黃：可是你怎麼就會想到要自殺呢？你是一個要強的人，難道眞給那旅館的賬房，逼到那樣沒有辦法嗎？

蔣：你不要問她這些話，你瞧她裏面的衣服全是濕的，趕快換了早些睡罷（拿衣給她換，）。

黃：（笑指她身上的衣）你這是那裏弄來這樣的衣裳呢？

張：水巡局裏一個巡警替我借來的。（她一面換衣）

蔣：（聽出她自己的話）好，你却睡到我的牀上來罷。

張：（知言）……你呢？

蔣：我回頭來同蕎姐睡。

張：擾害你了。

蔣：這個時候還要客氣呢。

黃：（在開汽油爐煮東西）

蔣：煮藕粉嗎？

黃：她不是餓了嗎？

張：不要費事，我剛纔吃了。

黃：在那裏吃的？

張：那位劉先生請我吃的，我祇要喝一點開水就成了。

蔣：（拿個開水給她喝）……

黃：那我就不弄了。（熄火）

張：你們倆也早睡罷。

黃：蔣：就睡。

張：（靜默了一回，沈痛地）我眞沒想到今天晚上還睡在牀上。而且還能和你們見面。我當我早已安眠在河牀上，或是給潮水拾到海裏面去了呢……

黃：（挨近張旁邊坐着）眞是你爲什麽要這樣想呢？在這樣的時候逃得出性命來不就夠幸福了嗎？

張：是的，薔姐姐，我總算逃出性命來了。可是我那些學生，那些和我好得像姊妹似的學生，她們她們……啊我不能想了……

蔣：她們怎樣了？（她也挨近她）綠痕？

張：十八那天晚上我們聽得炮聲響，知道早幾天的謠言是實在了，校長就叫同學暫且回家的好，但是我想政府也早該有些準備的，眞是打起來，我和學生們也有許多可以做的事情……………萬不料我們邊防軍一點準備也沒有，並且命令軍隊不許抵抗，把整個的瀋陽送給日本人，等到第二天我們起來的時候，日本兵已強佔我們的學校了，門口架了兩座機關槍，禁止我們學生出入，啊，那一些野蠻的軍隊，那一些禽獸！牠讓我們選擇死或是侮辱，我頂愛的一個學生，她是很能寫些文章而且也擅長運動的，給一個日本兵拉住了，她順手打了那日本兵一大掌，我親眼看見她給日本兵一刺刀刺倒在地，腸子也流出來了，還流着眼淚，瞅着我叫「先生！」（雙抱着頭哭）我現在好像還聽見她在叫我「先生」呢。啊，我是一個多麽不中用的先生，等到我找到了他們的官長禁止他們，我的學生是差不多一半是死了，一半是被污辱了，薔姐姐，密司脫蔣，這就是我在瀋陽敎了半年書的成績！

黃：……可是這不能怪你啊，這是那些賣國軍閥的責任啊！

張：但是我們沒有責任嗎？我平常祇告訴她們怎樣寫好的文章，從不曾告訴她們到了非常的時候，我們該怎樣的自衛，更不曾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去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這能不算我們的責任嗎？你們都知道我是責任心很重的，我在出事那一天，我就想死在我那些學生面前的，但是仔細一想，我應該替她們報仇，我應該把這些慘痛的事實，告訴我們全中國

人，特別是南方人，因爲我相信中國的一線希望在南方，所以我從飛機炸彈和地雷裏面逃了到南邊來的，船剛一看見黃浦的水，我是多麼的歡喜啊！我想起五卅事件時候的上海，我想現在的上海，應該比五卅事件那時的上海更緊張了，可是我在旅館裏住了幾天，無論看報或是在街頭上走，都不曾看見那時候的氣象，對日本的經濟絕交，是由幾個買辦資產階級在那裏領導，所謂義勇軍也沒有農工的份，我曾寫過幾篇文章投給大報，他們都說那些話大激烈了，一個字也沒發表出來，我想我的那些同學的冤仇這一輩子可不想報了。加上我身上的錢又用完了，眞是舉目無親，所以我纔起了自殺的念頭……我從前常是這樣想，我們在世界上，不過是浮在大空中的行雲，一陣風就把我們吹散了，但是，後來我抓住了戀愛，好像我的生存有了很大的理由了，然而不到三年，戀愛就把我拋在痛苦的深淵裏了。我又勉強相信大家的勸導，抓住教育事業，在這兩年中間，我好像也很安心立命了，我很愛那些同學，那些同學也很愛我。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給我這樣大的打擊，我們政府給我這樣大的失望，我的生存理由又全部推翻了，最後我抓住了羣衆運動，我相信祇有革命的羣衆總能救我們自己，纔能把帝國主義的禽獸般的軍隊趕走，但是現在連羣衆運動也使我這樣失望了，……：這叫我怎樣不斷絕我的生命呢？我一閉上眼睛，就聽見那些同學的哀叫，看見她們拖出來的腸子——啊！我想我還是塟在魚肚子裏什麼也不看見，什麼也不聽見的好……

黃：（撫着她的頭）綠痕，你別太興奮了。

蔣：（握着她的手）張，你不要太失望，不要死，你要始終相信羣衆的力量，你所看見的那些使你失望的，都不是正眞的羣衆運動，眞正的羣衆運動現在還在地底下潛流着，但是你瞧着吧，牠終有一天會爆發出來的。

張：（感於她的勸意，希望復甦）是的嗎？

黃：她的話是對的！我們都是從痛苦裏面煎熬出來的人，不要糟塌我們的經驗罷。

三人緊緊握手。

遠遠又有木梆聲。

黃：明天帶你去參加一個會。你可以把你的經過和主張告訴大家。

張：（點頭）…………

舞臺轉暗

第二場「咖啡店」

壁上滿貼着各種反日標語，長方形的桌子上，雪白的桌布上擺列着各種精美的食具和三四瓶美麗的鮮花。

各位女作家打扮得極樸素的，極華貴的，以及不樸素也不很華麗的都有，此時已經到了不少，大部份巳經就坐了，也有的在告訴老媽子招扶小孩，也有的囑咐聽差到汽車上去拿東西，有的在打電話給她的朋友，有的立着和她的愛人密談，有的正和新聞記者談話，就座的各位也有的互相談着家事，有的互相介紹朋友。薔，珂及綠蘋方與陳小姐談話。

陳：（很精明幹練的事務家的態度）歡迎極了，我今天早晨看見報上的消息，我正要來找密斯張哩。

李：（從後面）到你們那裏該很晚了罷。我今天早晨看見報還不大相信呢。

黃：你走了之後沒有半點鐘他們就帶她來了。敲門敲得很厲害，我起先當了什麼事哩。

陳：真的，密斯張，以後別再那麼悲觀了，這個時代正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正應該拿必死的精神和環境去奮鬥，我曾經在晨報上讀過你許多詩，你寫的小說我也讀過幾篇，很佩服的。不過我覺得你的思想太虛無的了，雖然你境遇不大好，但是越是壞的境遇，纔越能顯出我們的堅強的意志，要這樣，一個人的生活纔算得是Heroique（英雄的）。你知道我是研究史學的，我深刻地承認歷史是英雄的舞臺，比方我們中國現在不正是內憂外患到了絕頂的時候嗎？這可也就是中國要產出英雄的時候，這樣的英雄也並非限於男性的，現在中國受日本的侵略比起當日法國受英國的侵略要厲害得多，也該是中國產生貞德的時候了。

張：（自嘲地）可是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把生命看得那麼貴重的，那麼有力量的。

陳：（雄辯地）是的，我知道你在一首小詩裏面，把生命比成太空的行雲，我以為這是不對的，我曾經把

生命比成兩條河，一條是揚子江，一條是運河，揚子江是一條自己奮鬬出自己的出路的生命之流，運河是人們替牠開拓出來的，現在人們用牠不着了，把出路也給塞掉了，我以爲運河正是舊時代的女性的象徵，我們新時代的女性人人都應該學揚子江。

蔣：（半笑話地）可是現在揚子江的出路不也給人們塞住了嗎？要不然」武漢會漲大水呢？

陳：（也半笑話地）你總愛巧辯。

打電話的女作家凌雲姍姍由電話室來。

凌：密司陳，王太太給家裏小孩子纏住了不能來。

陳：你要她連小孩子一道帶來好哪。

凌：我也那麼說了，她說還有許多家事沒的料理，有什麼決議叫我囘頭告訴她就是。

陳：唔，中國女人總是離不開家庭。

黃：她起先不也是很愛在社會活動的嗎？

陳：可不是，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她簡直是我們的英雄，脫離她父母給訂的婚約到北平去唸書，組織女子工讀互助團，辦新婦女雜誌，後來由勤工儉讀學會留學法國。我們想她的對於婦女運動的貢獻應該更多了，誰知自從和達克透王結了婚，以後就變成了家庭的人，一個字也不寫了，這眞是中國女人的壞脾氣。

黃：不過這也並非中國女人的脾氣壞，實在是告訴我們中國的殘餘封建勢力還很大，女人很容易向牠投降的。

凌：（帶笑）男子不也是一樣嗎？多少洋翰林囘國之後，比老先生還要頑固，拚命地裝出遺少的樣子。

一個在她後面和一個穿得極華貴的女子談話的少年紳士囘頭看了她一眼，他白淨面皮，穿中國團花長袍，戴一頂印度帽。

紳士：雲妹，你這該不是和我過不去罷？

凌：啊呀，你當我說你？那有的話你自然是再 Modern 沒有的男子了。

紳士：是嗎，我當你連我也罵起來了。

凌：不是你當你還不該挨罵？小倩告訴我，你近來可不成得很哩。

紳士：你別信她的話，她好像除了管住我就沒有別的事好做。

凌：你可別冤枉她，她忙着呢，每天得捧捧黠秋還得捧捧乾女兒。

小倩：雲，你再說我，可要生氣了。

凌：（趨跑去）噯呀！對不起，對不起。

張蔣一直在一道低聲談話，似乎在批評他們，至是有些不耐，適遇少年紳士入室，挨次向那些小姐太太們獻名片之後，移到她倆的身邊了。

另一紳士：（獻上了名片之後）我是××雜誌的編輯，兩位女士的大作平常拜讀得很多，非常佩服，現在敝雜誌想出一個「女作家反日專號」希望兩位女士供給幾篇大作

蔣：好得很，祇可惜我們兩個還夠不上什麼作家，也沒有什麼大作。（衆笑）

另一紳士：兩位女士不要客氣，哦！對不起，我還沒有請教兩位女士貴姓？

蔣：（噗嗤一笑）你剛纔可不是說也拜讀她許多作品嗎？

另一紳士：（窘着）是，作品是拜讀過的。

蔣：（接着）可是還沒有請教過姓名……

傍邊聽見了的都哄然大笑。

李心南扯着和另一紳士耳語。

另一紳士：啊！「張小姐」是不是，我說怎麼就一時記不起來，你的那篇寫工人生活的「阿金」我讀過好幾遍。

張：（有些愀色）不敢冒認，那篇小說是她寫的。（指蔣）

另一紳士：啊呀！對不起，我記錯了，我今天的腦筋怎麼了？哦，我記起了，是一篇叫做「歸舟」的小說。

蔣：唔，不錯，她寫過一個詩集叫「歸舟」。

另一紳士：你瞧，對不對，剛纔因爲女士們太多了，把我的頭腦昏了，好了，不管是小說是詩集都歡迎，敝雜誌預備月底齊稿，一定請兩位女士多多的賜稿。

蔣：（調侃地）出多少錢一千字？

另一紳士：別說笑話了，各位小姐，那裏在乎那些。

蔣：不，我們在乎那些的，我們是窮人。

另一紳士：哈哈，那自然是我們辦雜誌的一句老話「酬金從優」哪，頂好各位寄稿子來的時候都送兄弟一張小照。

張：投稿要小照幹嗎？莫非照片好，文章也好了麼？

另一紳士：那無非是讓讀者瞻仰瞻仰的意思，她們好幾位女士都送給我了。

蔣：對不起，我沒有錢去拍照。

另一紳士，客氣，客氣。

正糾纏不清的時候。

陳：（立起來）各位，時間已經是過了一點多鐘了，還有好幾位同志沒有來，我想不等她們了，請大家就座罷。

紳士：我坐在這裏好不好？

陳：（微笑）不，這是我們的會，請你坐在沙發上去傍聽。

紳士：（很服從地）是，是，好大的氣派。

凌：密斯陳，瑪麗剛纔打電話來，說一定可到的，我們再等五分鐘罷。

文藝通訊的記者忽起身。

記者：對哪，請再等五分鐘，讓我完結和謝小姐的談話，因爲我一會兒就要去發稿。

（於是小姐太太們各人做着進行各人的談論）

蔣：（起身）絲痕，我倆到樓上去看一看罷。

張：好，不過樓上客人更多。

蔣：那麼我們坐到這裏來罷。（近謝）

別另一紳士祇好又去糾纏另一些女人們了。同時很清朗地聽得靠近台前的記者與謝玉波的談話。

謝：（很感慨的）自然，身體不好也是我很少寫文字的原因，但是給我的打擊最大的還是我的母親之死。

……密斯特阮，你既然研究過我那些拙作，該知道母親的愛，對於我，對我的作品是有多大的意義，我曾經這樣說過——「太陽是怎樣愛門外的小樹，母親也是怎樣的愛我的。「母親」這兩個字，就好像一團亂絲似的從泰初就糾住了我的心；祇要稍微一牽動的時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是我的靈魂那時候却是甜的——現在呢？母親已經是不在了，她的靈魂也許住在上帝的旁邊罷，但是她却離開了我的旁邊了，她的愛，她的音容，在每一個回憶中間，就變成了針兒刺痛我的心，變成了烟兒催我的眼淚了。這些日子我的身體因着思念我的母親更加弱起來，雖然我想寫一個長篇小說追述我母親的生平。但是在最近我也不忍動筆了……（取巾拭淚）

記者：（陪着很感動似的默然有頃）……悲哀是使一個作家更加深刻的。希

望女士不久有更好的作品貢獻給大衆，大衆還是很期待着女士的。…就是關於這次東三省事件，希望女士竭力在文學作家的立場充分發表作品或是言論，把一些沒有十分覺悟的大衆——特別是女學生羣衆，向正確的路線宣傳組織起來，在目前或者比較專門紀念你的令堂的意義還要廣大。

謝：（遲疑）是的，不過我以爲文學決不是有目的，也不能用牠來做宣傳。……

記者：可是美國的辛克萊不是說「一切文學都是宣傳嗎」？

謝：「辛克萊」是誰？我在美國沒有聽見過他，他是一個作家嗎？

記者：一個普羅作家。

謝：那難怪？我從來沒有留意過他們，因爲我覺得普羅文學實在不能算是文學。

記者：（微笑）那麼，照女士的意思要怎樣才算是文學呢？

謝：我覺得文學雖是受着環境的影响而變遷的，但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是個性的表現，

記者：女士是說普羅文學裏面就沒有個性了嗎？

謝：我，我不大看他們的東西，我不能批評。這時外面汽車停車聲。侍者掀起門帘……走進來一個穿西服的女性，蘇瑪麗，後面跟着奶媽抱着孩子。

凌：好了，好了，我們等你好苦。

蘇：（向大家點頭）對不起，家裏有病人。

侍者來添咖啡。

陳：（起來招扶）好，快到這兒來，這裏有空位子。

蘇很坦然地走去，奶媽手裏的孩子給凌接去，張蔣這時也起身坐近黃。

記者：（致謝）感謝小姐，費了你許多時候（將速記簿收起，起身對大家）陳小姐，各位女士，我少陪。

陳：怎麼不等到完了再去？

記者：我趕着要去發稿了，這個我轉托密司特李替我記錄。（匆匆地出門）

陳：推舉主席。

大家：就是你自己好哪。

——贊成贊成。

陳：我不好做主席，我推舉密司黃。

黃：客氣幹嗎？大家已經贊成，你又來推來推去。

陳：不，還是你好。

黃：會是你發起的，人也是你邀的，我一點不熟習，自然是你好。

凌：澗靈別客氣了罷，這並非要你做國民政府主席。

陳：（笑）好，那麼誰能背總理遺囑的誰替我念一念。

大家……

黃：密司陳，我看那些形式全都免了罷，那些話我們自然誰也背不上來，並且時間已經很長了，我們快些討論重要問題罷。

大家：贊成，贊成。

陳：那麼我來簡單地報告發起這個聯盟的經過。——過去幾千年中國女性在文學上的活動不要去說她了。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我們女子纔漸漸和男子一樣的參加種種社會活動。同時在新文學運動方面，我們的女子也有不少的貢獻，所以十年以來已經有了不少的女性作家，這是值得我們女子引為誇耀的，……

但是我們女性囿於過去幾千年的積習，又受着種種環境的限制，總是家庭的，個人的，所以無論是怎樣的努力，頂多是做倒個人小家庭的成功，不能把力量團結起來，担負一種社會的或是國家的使命。

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內憂外患都逼得很緊的時候，廣大的兵禍，水災，失業，已經便社會陷於非常的不安，又加上這次日本強佔我們的東三省，使我們也快要滅亡了，我以為我們女子不能再守着個人的或是家庭的範圍，應該起來担負更大的責任，那首先便是要結團體，我們都是幹文學的，所以我們首先要結文學團體。

我想到這裏，曾經和幾位朋友商量，她們都贊成，又定名為「中國女作家抗日救國聯盟。」前幾天發了宣言之後，希望大家多多發表關於抗日救國的意見，今天居然有這樣多同志參加，足見大家心裏，都有同樣的要求。古話說得好，「德不孤必有鄰，」我們真是歡喜得很，我們在商量這聯盟的章程之前，希望大家多多發表關於抗日救國的意見。這次東三省事件，使我們幾千萬同胞，已經先我們做了亡國奴，我們的張同志剛從那受禍最烈的瀋陽逃出來的，現在請她報告瀋陽失陷的情形。——

大家拍手…………

張：（起立）各位同志，剛纔我彷彿聽得一位女士說「母親」這兩字，好像纏繞着她的心的亂絲，祇要

稍微一提起，就要使她的心兒發痛，眼兒發熱，我不能不說，「瀋陽」這兩個字對於我有和這同樣的作用，我也是簡直不能提起牠。一提起牠我的眼睛裏就好像看見那一排排倒在敵人的炮彈和機關槍下面的工人，學生，兵士，小市民，特別是我們學校裏那些死在敵人刺刀下面的女學生，同時我的耳朵裏好像聽見她們叫喊的聲音，特別是那些女學生喊：「先生救命」！的聲音……（以手帕掩面）啊，我不能再想了！

關於瀋陽失陷的情形，報紙上已經有很多的記載，我想用不着詳細去說牠了，到過水災區域的人告訴我，沒有到災區的時候以爲報紙上的記載是有些誇張的，及至到了災區接觸了災民生活，才知道那還不夠實在情形萬分之一，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看報紙上記載東三省情形的時候，要知道實在情形比那個要壞得多，嚴重得多，亡國奴的滋味並不是好嘗的。有一個大學教授說：「中國亡了國也不要緊」，還恐怕是還不曾真做過亡國奴的，或是亡了國於他有什麼好處的人說的話……

我在瀋陽看見我那些女學生受了敵人的汚辱和殺戮的時候，就想要和敵人拼命的，但是我知道這種個人的反抗，是沒有什麼益處的，我們必須喚起廣大的羣衆來和敵人反抗，而且我知道南方的民衆是比較更醒覺的，所以我懷了很大的希望到南邊來。我在上海住了兩三天，從各方面看起來，我纔知道南方的真正民衆運動還是在非常嚴重的壓迫之下沒有法子伸張，表現在外面的那些什麼抗日救國運動祇好騙騙自己，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底真的敵手。

我覺得中國前途真是茫茫，我那些學生和許多民衆的寃仇沒有伸雪的日子，我萬分悲觀起來，纔於昨天晚上到黃浦江上自殺，不想被人救上來，今天又能和各位同志見面，我真是又是悲痛又是歡喜，（男女聽衆有人交頭接耳議論此事的，）悲痛的是我不能早死在我那些學生一道，歡喜的是我們女子，特別是平常最難團結的知識階級的女子，也居然團結起來，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就是這種歡喜也夠我流淚了。

我想除了死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以外我是再不去自己尋死的了，

希望各位同志都離開現在幸福的境遇，大家起來領導民衆，我一定拚命來做你們的先鋒的。

大家：（拍手，因爲張的態度太眞摯太激昂了，有的竟激落淚，何况就是沒有眼淚，一般多情的小姐或是太太，在這樣的場面，也總該多少表示同情的。）

黃：（扶着張坐下來）你太興奮了。

陳：（起立）張同志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們必須堅決地團結起來，領導民衆去替我們東三省那些男女同胞復仇雪恥，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爲什麼要侵略我們東三省，和我們應該怎樣去反抗他的方法，我已經拍電給國際聯盟的婦女部了，請她再轉告日本的婦女協會，請求日政府撤兵，希望各位同志再發表意見，玉波，請你說幾句。（坐下）

大家：（拍手）

謝：（徐徐起立）主席命令我說幾句話……

……但是我的心給對於母親之死底哀思佔滿了，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就談一談「母親」罷。

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的東西都有母親，有了母親就到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水愉愉快快地流着，小鳥兒愉愉快快地唱着，雜花愉愉快快地開着，野草愉愉快快地青着，走獸們愉愉快快地奔跳着，人類愉愉快快地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和愛着，萬物的子女也彼此相愛着，在這樣的同情互助之中，這個栽着無窮的生物的地球才不斷地前進發展……但是一方面自私自利的階級制度的確已經在人類中間立下了很牢的根基，許多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的目的上狂奔，日本這一次不顧國際公理，破壞東亞和平，悍然侵略我們的東三省，殺戮汚辱我們男女同胞，就是人類向這毀滅世界的目的上狂奔的一個現象！這個現象起於人類忘了他們共同的母親，因此不能互相親愛，反而互相仇視。

我們怎麼樣對付日本人的仇視呢？剛纔張女士勸我們大家起來去領導民衆去和日本人反抗，這成了用仇眼對付仇眼了。親愛的姊妹們！假使我的話是對的，那麼請我們不是用仇眼對付仇眼，是用愛對付仇視，我們應該喚起年青的有爲的朋友，大家肩起愛的旗幟來傳播愛的福音，祇有愛纔

能抵抗強權，祇有愛才能救中國。（坐下）

大家：（大　份拍手）

張：（憤然）謝小姐叫我們拿愛去抵抗強權，不知道是怎樣的抵抗法子，比方日本兵殺到這裏來了，是不是也對他宣傳愛的福音，讓他們汚辱屠殺一點也不抵抗？

黃：綠良囘頭再說罷。

陳：好了，密司張，等囘兒再討論，現在先請大家發表意見，瑪麗，你呢？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好的意見的。

蘇：（很謙恭溫婉地）主席說我一定有很好的意見，眞是把我慚愧死了，這些日子因爲劍秋有一點小病，我每天得在家裏招扶他，幾乎報紙都沒有大看，所以簡直沒有曉得國事鬧得這個樣子了，不過，我過去視察人生的態度，到現在也沒有十分變的，我很同意謝小姐的意見，我常說我們的性靈之所以沒有隔閡是因爲我們同有一顆「人類的心」，世界之所以成爲世界也全靠這顆「人類偉大的心」，維繫着所謂人類的心，我以爲就是「愛」就是「正義」，一旦「愛」被摧殘了，「正義」淪亡了，人類也就完了，這次日本人之所以侵略我們東三省，說起來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招來的，假使我們國內和平統一，這樣的事是不會有的，但是爲什麼不能夠和平統一呢？就因爲我們中國人有一種傳統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觀，祇顧個人的利益，不顧國家的利益，因此我以爲抵抗日本，先待改造中國，改造中國的法子，除了提倡科學，首先要講究心靈的改造，就要提倡道德生活。

大家：（也是大部份拍手）

但她的小孩子哭起來。

凌：（急拍之）啊啊啊！好孩子，別哭，別哭，聽你的母親講道德啊！

蘇：（停止演說，急走過去抱起來）啊啊啊孩子要吃奶了，奶媽！（孩子仍哭着）

奶媽：（急走來）來了，來了。（急抱去喂奶，孩子就不哭）

凌：（稍安地）好實利主義的孩子，有了奶吃就不哭了。

陳：瑪麗，你的話完了沒有？

蘇：（想了一想，覺得也沒有別的話）就算完了。

陳：那麼請——

蘇：不，我還有幾句話，我雖然同意謝小姐的意見，但是爲着維持人

類的愛和正義，我主張對日本宣戰，因爲戰爭是提倡道德底最有效的東西。

大家：（大部份拍手）

紳士：瑪麗，你了不得。

凌：我也附條件的贊成。

陳：你附什麼條件呢？雲妹，就請你發表意見罷。

凌：（侃爽地）我也贊成對日本宣戰，可不是爲着維持什麼人類的愛和正義，而是維持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很顯然的，這幾年我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東北有很大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者爲着維持他的地位，一定要阻止我們的發展的，何况美國的資本也經過我們的手大批地流到東北，使美國在東北的地位一天天增高，更加使日本帝國主義不高興了，再加上他們本國的經濟危機一天天嚴重，蘇聯的五年經濟計劃一天天成功，我們中國的下層民衆，又一天天叛亂起來，當然逼着他們向我們東北找出路，但東北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出路，所以必須要堅决地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反抗。近來樊仲雲他們等的幾篇論文，我看了非常贊成，我們聯盟應該一方面把我們的主張向民衆宣言，一方面催促我們政府實行對日宣戰。

大家：（大拍手，除一二人外）

紳士：雲妹，你更了不得！

陳：（起立）密司凌的主張眞是非常的鮮明，正合我的意思，並且我還沒有看得這樣清楚。不過昨天報紙上，不是載着一個要人的談話，說憑中國現在的國力和日本宣戰，是一定要敗的，要復仇必須要等到廿年之後嗎？

蘇：照我的主張，明知一定是失敗，但是也得宣戰，我們是爲着維持正義而戰，我們的戰爭就是失敗了，我們的正義是永遠留存在天地之間的。

謝：在這個意義，我也可以贊成和日本宣戰，一九一四年的德國，不就是今天的日本嗎？她破壞了比利時的中心，妄想征服世界，結果是「德謨克拉西」戰勝了「軍國主義」，也就是「愛」戰勝了自私自利，現在日本正在那裏學德國了，我們就是比利時一樣的敗了，我相信愛一定要得最後的勝利的，現在國際聯盟不是已經站在我們這邊，給了日本很大的「道德」上的壓力嗎？我想到這

時候，平常對中國表示好意的美國也定肯拿實力來援助我們的。

陳：雲妹，你的意思呢？

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者中間的矛盾的爆發，換句話就是強盜和強盜打起來，巴黎和平會，就是強盜分贓會，所以事實上不好相信他們的宣傳，什麽「德讃克拉西」戰勝「軍國主義」，更不好說是「愛」戰勝了自私自利，因爲他們誰都是自私自利，我的主張對日本宣戰，不是爲着維持什麽愛哪正義哪，又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併非不曉得中國的國力不夠，但是誰都曉得中國是一個國際關係最複雜的國家，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都有他的勢力範圍，過去我們中國是靠着他們的「均勢」之下過着日子的，現在日本破壞了這個均勢了，假使我們不反抗，各國爲着維持在東方的均勢起見，都要向中國取得和東北相當的利益的，那樣一來，中國就很不費事的被瓜分了，假使我們政府宣戰，日本不見得能把我們中國整個滅亡，他若是那麽做，別的帝國主義爲着維持他們本身的利益起見，一定要起來干涉的，這樣我們反而可以免掉瓜分的命運，並且不必一定要宣戰，祇要政府一旦宣佈和日本絕交，日貨自然就不能進來，不但要給日本經濟界很大的打擊，同時我們民族工業，就可以振興起來了，要不然，再鬧一輩子「排斥日貨，提倡國貨」也是枉然！（坐）

大家：（拍手）

紳士：雲妹，你說得很透徹。

陳：（起立）我也很贊成密司凌的主張，我們就這樣起草我們的宣言，好不好？不過我們就要求政府對日本宣戰，政府他一定不宣戰也不絕交可怎麽辦呢？一個要人昨天發表談話，說他曾要求政府懲辦王正廷，處罰守土的官吏，政府都不肯照辦，我們的話，他又怎肯照辦呢？仲雲昨天來告訴我，他替政府上了許多條陳，到現在日本佔領東北已經快兩個月了，一條也沒有實行，他正煩悶着

謝：我想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血和淚用我們一顆顆的至誠的心去感動政府。

蘇：我也同意謝小姐的話。

陳：好，我們就請雲妹和謝小姐起草

我們聯盟的成立宣言。

黃：（忍不住起立）主席，請許我說幾句話。

陳：哦，對不起，我忘了我們黃小姐了。請黃小姐發表意見。

黃：不要客氣，我叫黃薔，——剛才聽了各位女士的辯論，很使我感到興趣，也使我忍不住要參加一點意見，我所最感興趣的是幾位女士的意見，雖然在對日宣戰一點完全一致，但是顯然地分成了兩個觀點，一個是唯心的像謝女士的「愛的福音」，蘇女士的人類的心，一個是唯物的，像凌小姐和主席陳女士說的那些，特別是凌小姐的意見，使我們佩服得很，我還沒有想到在我們這些小姐們中間有這樣進步的意見，她的意見，眞是代表了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但是不幸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領導經濟界以及政治界的，是買辦資產階級，他們的利害和帝國主義者一致，所以他們決不肯堅決地打到帝國主義，頂多是一個時候疏遠日本帝國主義，去親近英帝國主義，很顯明的例子，這一兩個月來抵制日貨的效果，使英國的曼哲斯特減了兩萬多失業工人，這就是英國在國際聯盟爲什麼替中國說話的緣故。親愛的姊妹們！現在是中英親善了，五卅慘案，萬縣慘案，沙基慘案，那些在英國的槍彈炮彈下面流的我們同胞的血都被他的忘得乾乾淨淨了，他們說現在中英親善了，我們多多地去買英國貨能！

剛才謝女士又提到平時最對我們中國人表示好意的美國，我也是一個中國人，不幸還不曾得過美國洋大人的一點好處，不過假使他眞拿實力來援助中國，那恐怕是像凌小姐說的，不過是爲着維持他自己在中國的利益，何況日本佔領我們兩滿，已經快兩個月了，美國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拿出一點實力來援助我們沒有，毫無疑義地，現在英國保守黨得勢，英美兩帝國主義者的競爭，必然越加激烈，戰爭的可能性，越加多，同時美國眼見日本侵佔南滿，美國在東三省的利益受到打擊，心裏萬分吃醋，所以偶而講幾句似是而非的和平話其原因就在此。

謝女士又告訴我們不要拿仇視來回答日本，就是說不要恨日本帝

國主義者，我想一想也是對的，我們不應該恨他，他告訴了我們的事已經很多，他告訴了我們帝國主義是什麼東西？他告訴了我們中國的軍閥除了殺自己的人以外是怎樣不中用，他告訴了我們中國的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他告訴了我們國際聯盟是什麼人的機關，他告訴了我們那些要人，名流，學者，都在那裏替什麼人說話，他告訴了我們怎樣遷抗日救國也和水災籌賑一樣作成了一些人們發財的機會，最重要的，他告訴了我們，世界第二次大戰，是逼得多麼的近了，帝國主義者最決不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了，我們若不是趕快喚起廣大的羣衆起來自救，就永久做帝國主義者的牛馬，供他們的屠殺和污辱，希望各位記得剛才密司張報告的話！（拍手）

至於說到二十年後纔可以對日本宣戰，那眞是一種亡國 Monner ism （老調子）我們中國一說到治水就是禹疏九河，一說到復仇，就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這一次東三省事件許多人通電，又說我們「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曉得，現在的國際形勢和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大大的不同，資本主義社會的速度又比封建社會不知道快到多少倍，帝國主義者決沒有工夫等待我們生聚好了，教訓好了，再來宰制我們，我們痛苦民衆，也不能再在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剝削底下等待二十年纔來打倒他們的支配，眞是，民衆是不能痛苦的了，目前在樹枝子上，屋頂上，土墩上，長堤上挨凍受餓的同胞們，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直接受着屠殺和羞辱的同胞們也叫他們等到十年，二十年後再來復仇嗎？民衆是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們要起來了，他們要怒吼了，我們的女作家在這樣的時局結合起來，假使有什麼意義，那就是由我們的作品，由我們的行動代表痛苦民衆的吼聲，我們的武器不是和淚的哀求；而是血腥的鬥爭，我們的敵人，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而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

（年輕的聽得比較橫衆的，乃至旁聽者皆大拍手。）

陳：但是，（在黃演說未完時店主人念進來撕去壁上及玻璃窗上之反日標語黃急罵之店主人與之不語）

黃：（[illegible]）我們的目的不是維持愛與正義，也不是維持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而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徹底的解放！

大家：（及鄰座拍手）

謝：主席，許我來答復幾句話，（不管見許）我覺得我們的目的和黃小姐的並不兩樣，我說的「愛」和蘇小姐的「正義」，也就是解放一切民衆的意思。

凌：（也起立）我也要聲明一句，我主張對日宣戰也並非單爲維持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我是認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整個民族唯一的出路。

黃：（正要起來答復）你是，我們——

蔣：（急起應之）讓我來答復，（向陳）主席，我要說幾句話，併且有一個緊急的報告。

陳：好，請蔣小姐發表意見。

蔣：各位，現在討論的時間已經很久了，我對於剛才兩位小姐要說的話，是解放殖民地被壓迫民衆，這一件事，決不是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也不是資產階級可以徹底領導的運動。因爲照人道主義者的辦法，祇有使我們更加幻滅，更加絕望，資產階級雖然可以領導各階級聯合的民族革命運動，但是等到各階級的利益衝突起來的時候，牠自然會和帝國主義妥協壓迫民衆，出賣民族利益的。這樣的教訓我們民衆已經受夠了，——現在各女士不要驚惶，聽我報告一個緊急的消息，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把我們上海當作瀋陽了，在上海的日本人六千多，今天下半天，在日本小學校開會，在資本家的指揮之下，決議請他們政府即時出兵，用武力鎮壓我們同胞，特別是直接滅撲我們上海以及南邊各地方的反日運動。他們現在會已開完，在那裏示威遊行，他們沿途撕毀牆上和商店的玻璃窗上所貼的標語，打壞商店的東西，有的還拿着木棍到處亂打我們民衆，——

（外面已聞奔跑和呼喊聲）

現在，他們快要擁到這裏來了，這裏咖啡店的老板，恐怕他們進來傷人或是打壞東西，已經把外面竪的「女作家抗日救國聯盟」的條子收進來了，並且連裏面的標語也要撕去。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這種行動是用事實來告訴我們，已經不是從容討論什麼的時候了，我們要立刻

去喚起廣大的羣衆起來自衛，用示威來囘答他們的示威！我們要是這樣退讓，自己掩旗息鼓起來，那我們今天不是來開會的，簡直是來丟人的了，我們快到街上去號召衆羣去示威去！

張：（黃及年少氣盛的以及鄰室的羣衆，都齊聲拍手）同意！（但其他小姐太太們都與男子老頭子寧夫都預備逃了）

陳：（起立）這個我反對，我們一點沒有預備，去和那些野蠻的傢伙抵抗是徒然作無謂的犧牲。

蘇：主席，我提議緊急散會。

陳：蘇小姐提議緊急散會大家同意嗎？

大家：（大部份）同意，同意！（事實上她們早已搜衣覓帽紛紛起身要去了。）

陳：（與凌商量三數語）下一次的會改在凌小姐家裏召集。

凌：請各位早到，我可以特別招待。

店主：（急進來）日本人已經快打來了，前面大街上王昇春西裝店的鐵門都給打破了，小老板的小肚子也給踢傷了，街上人雖多，誰也不敢還手，各位小姐快些囘府去罷，我要關店門了（黃蔣張領導着李心南，一部份女士由前門出去，另一部份逃至前門不敢出）

紳士：（顧僕人）你快些叫長生把車子開到這一面來，聽見了沒有？

僕：車子早已開到這一面橫街來了。他們和她相率急出。

小孩啼哭聲，汽車開動聲，與外面跑聲俱起，店夥急着關前門，陳小姐究竟鎮靜的工夫好一點，還在原位上付店主人拿上來的賬單。

陳：（拿一張鈔票）這給他做小賬。

店主：自己人何必客氣（對男侍，謝謝陳小姐）

男侍：謝謝你，陳小姐。

陳：（一面說一面起身，）不算什麼。他的車夫正開門等着。

張，黃，蔣，我們走這邊去！

舞台轉

第三場

凌家很精緻的客廳

播音機正傳達着美麗的音樂，凌獨自一人聽了一會，很焦燥對了一下手錶和壁鐘。

凌：（不滿與坤獨語）中國人對于時間總是這麼不定時間的，約好了午後兩點鐘怎麼還沒有來？

男聽差很恭敬地剛把蔣引進來。

蔣：（活潑地）我不是來了嗎？

凌：（同願見蔣急含笑握其手）唔，歡迎得很，密司蔣。

蔣：（一邊脫大衣，[illegible]）我找了好一回纔找着這個地方。

凌：是的，地方很偏僻不大容易找。

蔣：不過工廠可很多，到處都是烟囪。

凌：這裏接近曹家渡，日本人開的工廠很多，因此地方雖然偏僻，機器的聲音可鬧得很，想要靜靜聽聽音樂都不容易，我很想鬧着叫爹爹搬家呢。

蔣：外面苑子裏那樣好的花不玩賞，要搬家？

凌：是的，我若不是捨不得那些花木老早搬了。特別是那些菊花。

蔣：那些菊花眞是美麗極了，怕培養了不少的時候罷。

凌：媽媽在的時候，頂愛菊花的，家父專雇了一個花兒匠來管這些花，有許多花是由各省各國弄來的種。

蔣：難怪那樣好看了，（四顧）她們呢？

凌：你是第一個客。

蔣：怎麼，我當我來遲了哩。

凌：中國人都這麼不守時間，眞是沒有法子。連陳小姐也說有家事要待一會兒纔能來，她們呢？密司黃，密司張呢？

蔣：她們等一會兒就來了，密司張因行李在旅館裏扣着，要拿錢去取，直到昨天可弄到一點錢所以今天去取去了，一會兒就來。因爲怕你們等，所以要我早些來，不想我不大認得路所以致來遲了。

凌：不，一點也不遲。（時女侍捧過茶點，她親自接了獻給她）請喝茶。

蔣：請別客氣。你知道我是鄉下的女孩子，不大會客氣的。

凌：（含笑）不是客氣，密司蔣，這是很不客氣，因爲我不知道什麼緣故一見了你就愛你。

蔣：（也頓時愉快起來）那麼你嫁給我哪？

凌：（一[illegible]地幻想她）啊，假使你是一個男子。

蔣：你得加幾個字，啊，假使你是一個有錢的男子。

凌：不，這一點也不需要加，資產階級的女孩子找戀愛的對象，不一定要他有錢，也許越是沒有錢，越顯得羅曼諦克，祇要那對象是美的就成了。（注意着蔣）蔣，你的眉毛，你的嘴唇眞美，不，整個的你都使我迷醉，使我崇拜，你是這麼野蠻的，健康的，充滿着彈性的……（忽有發現）啊呀！你臉上這裏怎麼？那天在那裏好像沒

有看見。

蔣：就是那天出去，和那些日本人衝突，給他的木棒打傷的。

凌：（急忙笑向了她一下）可憐，可憐，就祇傷了這裏嗎？

蔣：（捲起袖子）這手臂上也挨了一下。

凌：真是幹嗎呢？我覺得你們太英雄主戰的了。

蔣：英雄主戰的？那天在街上的羣衆，誰不是氣得沒有法子，要和日本人打了，可惡的那些警察巡捕，不去干涉日本人反來禁止中國人不許動。還有些人妄想用好話勸日本人不要行野，無結果反被日本人打的頭破血流，那纔不值得呢！

凌：你值得嗎？

蔣：自然值得，我雖然挨了他們兩下子，他們也給我打了好幾個，這就是我生得野蠻的好處。

凌：可是你要給他們打壞了可怎麼辦，我當時本想用車子送你們回去的，當不住你們一下子就衝出去了。

蔣：坐了汽車逃回家去自然要安全得多，可是誰都像你一樣有汽車呢？小姐。

凌：嗳呀！別罵我了，那天不是把我們罵夠了嗎？

蔣：那是批評，不是駡呵，你不是也批評了別人嗎？

凌：是啊，我口真快，很愛批評人家，因此容易得罪人，但是我很能接受人家的批評，祇要人家說得有道理。

蔣：那麼你覺得我們的話有沒有道理呢？

凌：有道理，並且我承認你們後來一定要勝利的。

蔣：那你爲什麼不和我們一道呢？

凌：（很堅決地）我想我可不能。

蔣：爲什麼不能呢？

凌：密司蔣，你很聰明，你該承認人類有時候明知道不對的事他不能不做，同時明知道對的事他可又不能做——這就是人類的悲劇。

蔣：我想這是很無意義的悲劇。

凌：不管有沒有意義，但這種悲劇是存在的。

蔣：你研究過這種悲劇的來源沒有？

蔣：我想這是由於理想和事實的衝突，你知道我是生長在這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的，我的爸爸是好幾個工廠的股東，因此我穿好的，吃好的，又受比較好的教育，你知道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都

有他的理想的，我也理想着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但是我在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生活慣了，我的教育替我養成了的趣味，也是適宜於這一種社會的，我的朋友又都是這一個社會的人，所以我明知道我的享受都是靠着我的爸爸從工人身上剝削來的，但是說起來，很慚愧，我不能拒絕這種享受，就是說我不能離開這種社會而生活。

蔣：自然，在這個社會改成另一個社會以前我們誰都不能離開這個社會來生活的。

凌：這是我的話沒有說的清楚，我是說我不能離開我的階級。

蔣：那你就很愉快地過着你的資產階級的生活好哪，又有什麼悲劇呢

凌：可不是？無奈中國資產階級的地位不是很牢的。和我爸爸有關係的紗廠吃不消日本紗廠的競爭，差不得一點就要倒閉，因此祇能從工人身上想法子：叫他們多做工，少給他們工錢，又開除了好一些工作能力比較低的。誰都知道引起了工人的大罷工，好幾個月都沒有完全解決。廠裏一受損失，我爸爸一個時候就很不活動，連家裏的生計都困難起來了。

蔣：可是現在不是很好了嗎？假使你們還要說困難，那些困難的直不知要怎樣說好？

凌：現在自然好得多了，自從朝鮮慘案發生和日本經濟絕交的空氣又濃厚起來，因此我爸爸那些廠裏的生意也陡然好起來了，及至接連着爆發了瀋陽事件，經濟絕交鬧得很厲害，日本紗廠好一些都停了工了。我們那些廠裏的貨，簡直是「供不應求」把價錢加到一倍以上，生意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爸爸近來總老是一幅笑臉兒的，他現在也贊成我們排日了，他從前祇歡喜我那些哥哥，不大高興我的，近來也很看得起我了，他替我買了一部新車子。昨天我告訴他，我們聯盟要借我們家開會，他歡喜得要我代表他歡迎大家，叫我一定留大家在我們家裏吃晚飯。

蔣：那麼，現在你們的地位不是很牢的嗎？凌小姐？

凌：不，我爸爸說，這種幸運是一時的，現在我們的紗價雖然抬到四十兩一包還有人要買，但是這種愛國熱心是不能持久的，日本紗

比我們低二十兩一包，結果愛國的心總被貪便宜的心戰勝的。何況政府又不肯和日本宣戰，或是絕交，目前已然禁止不住他們的競爭。將來也祇有被他們壓迫得更利害的，到了那時候我們又該倒霉了，而且據我爸爸說，那個時候一定不會很遠。

蔣：既然你知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出路，爲什麼不離開你的階級，找更正確的出路？

凌：我剛才不是說過嗎？——人類有時候明知道是不對的事他不能不做……

蔣：那你就該去參加什麼「民族」運動和帝國主義一道來剝削民衆欺騙民衆了。

凌：但是我沒有那樣積極的意思，第一我的教養，我的趣味，使我鄙棄那種欺人自欺的主張……

蔣：（握着她的手）小姐，你可怎樣辦呢？

凌：（憂鬱地）……我祇能夠過一天算一天，有福可以享的時候我不能不享福。

蔣：等到沒有福享的時候呢？

凌：（自嘲的微笑）到了那時候再說……

蔣：那麼你現在雖然享着福心裏不是很空虛的麼？

凌：這就是我們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頂痛苦的地方哪，我很羡慕你們有新的信念的。

蔣：可是你也別忘了我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我取得現在的信念，也是經過很大的痛苦的。你知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面固然沒有出路，我們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者和大資產階級兩重壓迫下面是更沒有出路。我們家原先住在湖南鄉下，當不住不斷的軍閥混戰，南兵來北兵去的，把一點積蓄快弄完了。我父親恨透了，就把家裏幾畝田賣掉了，和人家合夥做生意。因此也上省城裏來念書。可是我父親的生意，因爲本錢小當不住風浪，沒有幾年陪光了。我幸虧一個親戚幫忙纔到上海來念大學。個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革命的，所以纔多少懂得一點世界大勢和中國的情形。後來，這大學在五卅事件的時候，被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軍閥封閉了。我也時而北京，時而上海地亂寫文章教教書生活——可是獨自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是多麼悽慘可怕啊。

（沈在她的淒涼的回憶）

凌：這我懂得。

蔣：不，小姐，你可真不懂得，你現在假使不存十分大的奢想，你可以隨意取得你的滿足，但是我呢，這個社會是不許我取得我所要的東西的，甚至於為着吃飯我不能不教我所不要教的書，不能不寫我所不願意寫的文章。我覺得我頂幸福的是我的童年時代在湖南念書的那個時候，那時候我還是渾渾沌沌的不大曉得事情，我父親的情形也還好。但是，那種幸福的日了是很短的。有一個時候，我甚至於不承認人生所謂幸福。

凌：我想也許人生真是沒有所謂幸福的。像我現在的生活許多人以為是很幸福的了，我自己也覺得幸福，但是究竟那一點是幸福呢？

愛我的母親早巳死去了。父親和我的關係，是我拼命想法子向他要錢他拼命想法子不給，弟兄們呢，現在雖然親熱得很，但是反正祇等父親一死就要打官司的。

蔣：（含笑）你不是有名的交際家麼？你有充分的機會，找到你所愛的人呀！

凌：（捉住他的雙手）我剛纔不說過嗎？我一見了你就愛你。

蔣：（戲拖之）幸福得很，不過，我不是和你開頑笑的，你對我告白了有什麼關係呢？

凌：（天真的笑）我不是很誠懇地對你告白了嗎？我並非開頑笑。我真是很孤獨的，我至今不曾有過什麼愛人。

蔣：你不是認識很多歐美回來的「博士」嗎？難道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你中意的？

凌：笑　哼，是的，我也愛同他們混混，因為他們都學會了侍候女人的禮節，吃飯的時候他會替你傳遞東西，談話是那麼小聲的殷勤的，還帶上一點俏皮的味。洋服的領結打得那麼漂亮的，近來為着要表示對於國故也很精通，老愛穿幾件中國衣服，可是也和洋服褲子縐紋一樣來得那麼整齊脫俗，反正無論什麼時候，他們竭力不使女人討厭……但是，除了這些以外，他們有什麼呢？沒有……………………………………

還有一些愛談政治的，更加氣殺我了。時常鬧了大半天，說不出一句中肯的話，他們自然有許多向我求婚的，都給我拒絕了。

蔣：難道說，你就不結婚了嗎？

凌：妙得很，我爸爸也問過我這一個問題。我的兄弟因爲怕我分他的財產，也時常婉婉曲曲地這樣問我。還很熱心地替我介紹愛人……我想將來爲着生活，也許不能不結婚的。但是我已經沒有幻想了，不以爲結婚可以使我幸福了。

蔣：我當你是一個「幸福的女王」，原來你也這樣否定幸福的，不過當時我不但是否定了幸福，連生命也否定了。我覺得生命不過是我的玩具，過去已經被我浪費得很夠了。祗想到一個什麼沒有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底剩餘。那個時候，我完全陷入一種厭世的狀態中。我拚命地學抽烟，喝酒，作賤我自己的身子，正在這個危險的時候，我就遇見之敏了，他是我的生命的明燈，把我從絕望中間救出來。我漸漸地恢復了我的勇氣，後來的事恐怕你也知道了(黯然)…………

凌：(默然)我知道的，我聽得密司陳說的時候，我心裏難過得很，我想這在你該是多麼大的打擊。……我也想像過假使我遇了這樣的事，而這個人又是我最愛的，我簡直就不能活了。

蔣：要是在兩三年前，我就跟着他死了。但是現在他留下了許多工作給我，我自己也有許多該担負的責任，我真是忙得連流淚的工夫都沒有哩。

凌：是啊！這就我羨慕你們的地方，我們也是很忙，但是不曉得忙些什麼。

自鳴鐘敲三點。

凌：(驀然而起)啊呀！三點鐘了：她們還沒有來，中國人做事，真是連五分鐘的熱心都沒有。(對她)要不是你來了，使得我把時間都忘記了，我可真要等得生氣呢。

侍人：(進來)小姐，謝小姐有電話來了(退)

凌：好，蔣，你坐一坐，我去打一個電話就來，要是悶，你可以聽聽音樂。(開機)

蔣：不要緊，我一點不悶，聽着音樂反而叫我悶起來了。

凌：(停住留音機)好，你可以靜靜地坐一會兒，我馬上來陪你。

匆匆地出去，在她打電話的時候，黃强在侍僕的引導下相偕進來了。

蔣：(坐起)你們怎麼纔來？

張：在旅館很鬧了一些麻煩。

黃：辛爵密司特劉幫忙總解決了。怎麼祇有你一個人在這裏呢？會已經開過了嗎？

蔣：和你說的相反．會還沒有開，密司凌打電話去了。我第一個到會的，你們是第二第三。

黃：時候不是已經很遲了嗎？

蔣：我和密司凌足足談了一個多點頭，我們談得很投機，要不然，眞要把我悶慌了。

張：（四顧）噯呀！密司凌的家庭眞是一個布爾喬亞家庭哩。

黃：要不然怎麼會有她那種布爾喬亞理論呢？（凌走進來。）

凌：（愉快地）你們又批評我了，不怕我惱嗎？

黃張：（急爲圓）對不起，對不起。

凌：請坐，請坐，一點也沒有什麼對不起，你們批評得很對。

蔣：謝小姐，來不來？

凌：她說她明天要送她母親的靈柩回鄉。現在事情很忙，不能來，將來恐怕也不能到會，要我們原諒．

僕人呈上一信。

凌：（急拆之）好哪，瑪利也說家裏有病人不能抽身，要等下次纔能來，請我做代表，現在可不知道陳小姐究竟能不能來，要是她也不能來，就祇有我們四個人了，別的事好辦，頂不好辦的，是我告訴我爸爸說今天有十幾位小姐們借我家裏開會，他今天上午出門的時候特別命令廚房預備兩桌酒席，一定要請大家在我家裏吃晚飯，假使她們都不能來，單祇我們四個人叫我怎麼交得下呢？

黃：你當我們四個人吃不了兩桌酒席嗎？哈哈！

凌：酒席吃不吃還不要緊，回頭我爸爸還要親自來致歡迎詞哩。

張：蔣：你騙他說我們來了好一些人。因爲家裏都有事所以會開完就回去了，祇剩了我們幾個沒有事的在這裏吃晚飯，不就交代得過去了嗎？

黃：對呀！

凌：可是那樣一來，太顯得我沒有面子了，好像我平常有多少了不得的朋友都是吹牛皮的了。

蔣：（愉快地）我們不都是了不得的嗎？

凌：我心裏也就是覺得你們幾位頂了不得，不過人數太少了，總有點寂寞，眞是說起來氣人得很，平常我在家裏招待的友們鬧什麼跳舞會，晚餐會一來總是好幾十個

人，誰知一聽這樣正正經經的討論會就不來了，連最愛到我這裏來坐的士模夫婦也說有約會不來了，什麼了不得的約會，無非是去聽戲罷。

黃：你氣什麼呢？這都是你那信上寫差了，你若是說「今天散會之後家父招待晚飯，並且有跳舞會」也許來的人就多了。

蔣張：（笑）對呀！對呀！

凌：別笑話了，抗日救國的會，怎麼好跳舞呢？

黃：有什麼不可以？上次水災籌賑，你不是也跳舞了嗎？

凌：那是替災民籌款啊。

黃：現在你可以說是替抗日救國會籌款就得了。

凌：哈哈，不錯，不錯，無論有什麼天大的事情，總無非要籌款，因此他們總有的是跳舞的機會，正和小倩總有的是要戲的機會一樣。

黃等：哈哈！

僕人又以盤子呈上一信。

凌：（急拆之匆匆覽過氣憤地交給黃）你瞧，這是多麼氣人的事，他自己是發起人也不來了。

黃：（接閱之）她沒有說不來啊，她不過要我們改期啊！

凌：她不是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中國人對於中國社會史的認識不充分，她以後想埋頭研究不問外事嗎？

黃：中國的學者，都是這樣想法。

張：（極憤）哼，等她把廿四史唸熟了我們再來革命罷。

蔣：我看她是受了胡博士影響罷。胡博士不說嗎？標語，示威，能課都是沒有用的，我們得內心積蓄，所以陳女士就要埋頭研究不問外事了。

黃：不，陳女士的見解比胡博士進步得多了，我看他反而中了新胡適之派的毒，她大約要等到研究好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中國革命的高潮是不是已經到來，中國革命的對象，是不是帝國主義和殘餘封建勢力，然後才慢慢地決定中國到底要不要革命哩。

蔣：她那裏眞研究得那麼許多，她不過研究中國革命是不是於中國資產階級有利益就是了。

張：眞是倒霉！這麼一來，我對於羣衆運動又不能不失望了。

黃：這有什麼可以失望的，現在全世界已經到了革命鬥爭極尖銳化的時候了。不走到極左邊來，就是

湊到極右邊去。、我們要這些根本合不攏的羣衆幹嗎呢？（僕人領李心南進來）

凌：（愉快地握着李手）啊呀！密斯特李，來得好，我們又添了一個羣衆。

黃：你怎麽纔來？

格：給羣衆阻住了啊！

黃：什麽給羣衆阻住了。

蔣：你怎麽連嗓子也啞了。

李：你們剛才沒有看見嗎？眞是了不得的盛會，現在恐怕已經集上兩萬人了，起初是在勞勃生路川郵紀念塔的附近的空地上有好幾十個學生對羣衆演講，我們應該怎麽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東三省，誰知普陀路捕房的日本巡捕看見了不問情由就想用暴力來趕走他們，同時駐在戈登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已派四架鐵甲車出來想把大家衝散，日本巡捕看見了更加威風起來了，把講演隊的旗子扯掉，逢人就打，並且捉了幾個講演的人，這下把羣衆的火激起來了，一萬多人大聲喊「打」，把捉了去的人又搶轉來了，把那幾個巡捕打得頭破流血，躲到一個雜貨店裏去了，羣衆去打那個雜貨店，連那些日本海軍陸戰隊的鐵甲車，雖然如臨大敵的在馬路上衝來衝去，但在那樣狂烈的羣衆面前也無可如何。眞是壯烈極了！我生平沒是看見這樣的場面，現在才知道羣衆的力量不是假話了！我眼淚也流了，嗓子也跟他們叫啞了，好容易才從人裏面擠出來告訴你們。他們現在還沒有散，人越集越多……

凌：眞的嗎？怎麽外面鬧這樣大的亂子，這裏一點也不曉得？

李：曉得什麽？像你們躲在這樣的洋房中間，亡了國也不會曉得的，你們開過會沒有？

凌黃：人沒到齊，還沒有開。

李：這樣的會，就每天開一次也沒有用，我們離開這樣的地方快跑到羣衆裏面去罷，那才是眞正的力量！

黃：心南，你也眞是有了發展了，我們去罷，張，蔣。

蔣：去，我們這一趟眞正是那示威回答示威的時候了！

張：我也可以替我那些學生洩一洩怨氣了。

黃：好，密司凌，我們再見了（他們一擁而出）

凌：（等了半天）他們都走了，剩下我一個等待在屋子裏幹什麽呢？我也去罷！（她也出去，遠遠聞叫喊聲）

——幕——

孩子們

金丁

一

掛在小棉襖上的是一塊塊使人見了就要惡心的爛棉花。亂子任性的在那油膩膩的領子上走。破夾襖已然掩不住那害羞的部份了。光着頭，赤裸裸的脚是爬到一雙有裂口的破鞋裏。站在那石階上，爲天寒壓逼得全身打戰，他用那揩鼻子的衣袖仔細的也揩了揩眼睛。

太陽這時還沒有露面兒，街上有了行人。

「死狗，不起來嗎，太陽都快出來了。」他喚小保兒。

小保兒早已醒了，可是躺着是比較舒服的呀，疼得太厲害了。他又是來回的想着昨天的事兒，恨自己，也眞不怪丁兒那麼說：是自己太笨了，爲什麼不留神那個鐵路巡警呢？他把手已然伸到那個鄉下老兒的衣袋裏，記得那當眞像摸到的就是洋錢哪。那鄉下老兒只顧買二禿子的花生米，二禿子可是在那鐵路巡警走來了的時候對他做過暗號嗎？他忘記了。只覺得猛然肩膀兒像打掉了一塊。一發麻，隨着就疼起來，於是他拚命的跑了。後面追着他的是那巡警駡詈的聲音，到包頭去的大快車是在那時候開的。

小保兒帶着殘廢的胳膊進城時，二禿子在順城街碰到了他。那孩子迎面就對他笑起來了。

「小保兒，你的胆子都不知跑到哪兒去了，爲什麼你嚇得那樣不顧命的跑哇！」

「可是捉着了，嘴巴又要腫的。牙打掉了，不能吃飯你怎麼辦哪！」

「傻老，那巡警是來趕我不要在那裏賣的！鄉下老兒

并不知道你偷他的錢哪，你一跑，事情反倒糟了！」

「養傷去吧，」二禿子又接着說，很帶點兒瞧不起他的樣子就走了。

他仍在往下想昨天的事。可是：

「死狗，這地方不是你們家的，滾起來！」丁兒把他揪起來了。

「唉，疼得利害呀！」小保兒說。

「咱們先躱開這裏再說，人家要開門了。」

每天，小保兒和丁兒都是在還永利當鋪的門前石階上過夜。

「怎樣，今天出城你去不去呀？」

「胳膊腫得抬不起來了，你瞧，」小保兒說這話時要哭：「肏他媽的，我爹娘要活着，一定要找那小子去拚命！」

「到中央醫院去看看吧，走東邊那個旁門兒，窮人都在那裏看病的，十二個銅子兒買牌子，知道嗎？媽的，那孩子眞狠，他把你的骨節兒打斷了。」

一邊說，丁兒就從腰裏掏出了一張票子：二十枚，之後他走了。

西北風往身上打，一路電車已然開來，有幾輛空着的洋車在街上散步。

「孫子，往那兒去？」

進到耳朵裏的這熟悉的聲音，是丁兒回頭看見拉洋車的小張拉着一個模樣兒像學生的娃兒去趕火車。他跑得那麼快，飛似的。

「活畜牲，跑死了，你的姑祖宗可是不償命呀！」

「得啦，小兔崽子，又他媽的佔人的便宜，瞧瞧你媽都跟人家跑了。」賣烤山芋的楊二，推着一車子生山芋，一進城門，就看見丁兒在那兒很活潑的同人開玩笑了，他也忍不住的這樣加了一句。

「跟你祖宗跑到你家西牆上去了！」

兩個人無惡意的放肆的駡着，臉上都露着心滿意足的笑。

二禿子，德明，小七兒，三隻眼，都來了。三隻眼的那條裝煤渣兒的蔴包口袋很調皮的掖在肩上。不知什麼時候二禿子的花生米讓丁兒抓走了一把，兩個人打起來了。德明和小七兒一勁兒忙着同那宰羊的李回子搗亂，二禿子被打倒了。第二輛電車也開來了，下來了不少都是到平綏

車站去的客人。太陽光流在西直門城樓頂上的黃綠琉璃瓦上，野鴿子在城牆左近飛。巡警提着棍子向這羣孩子跑過來了。

「我不白吃你的，筐子裏已然放了四個銅子兒啦。」丁兒把騎在二禿子身上的一隻腿抬開，兩個人站起來了，跑了。二禿子在筐子裏找到了丁兒的誠實。大家笑着。

「小巡警兒，一身青，不怕別的，怕大兵；見着洋車就發橫，見着汽車就立正。」

大家齊聲的這樣喊着，過路的人在笑，洋車夫爭着同那些乘客講價錢，塵土隨着汽車的後面咆哮，巡警努力罵着的聲音是連他自己的耳朵也都聽不清了。

「喂，走吧！別在這兒起哄啦。」

在大家找這聲音傳來的方向時，都看見丁兒已然背着兩個柳條箱走了。

「走哇」，彼此相廝的喊。

孩子們一窩蜂似的出了城。丁兒的後面跟着那商人模樣兒的柳條箱的主人　楊二坐在手車車靶上覺得順城街的巷口外有寂寞驟然落下來，活潑是被孩子們帶走了。

二

沒有一個是十四歲以上的人，問問有家的可是誰，這些孩子們是都要搖頭的。土地廟外邊有好人在那兒叩頭燒香，三隻眼可是躺在給佛爺上供的一塊石頭上，瞅着那有半個臉的土地爺發笑。二禿子是喜歡住在鉄悶子車上。不過這些地方旁人也不願給他們的。夜來了，路靜人稀，他們在無頭緒的彷徨。狗瞧見這羣襤褸的小傢伙們就大聲喊，巡警的眼睛帶着敵意的對他們望着，驅逐着。但終於還是依在一家鋪戶門外的牆角下，或一家大門口的階上，他們不顧一切的睡着了。天，刮風，落雨，或者是降了大雪，每個孩子可又是不甘心可憐他們自己是到處受侵害的。不是有人在那時候聽過他們唱着「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的軍歌嗎？

有時，人家聽過丁兒那麼說：

「肏他娘的，得罪了老子，就讓他嚐嚐咱們的厲害。」

西直門內外的鋪戶或居民都知道有一羣野孩子不好對付。

李三爺，那有名的紳士，有威風的。紳士的家裏有不少男女的僕人，紳士有不少朋友，這些人對他可是什麼態

度呀。但小七兒同丁兒那一天把紳士的女兒給揍了，瓦片把頭砍破了，女學生變成血人似的，歇斯迭里的喊着，跑着，回了家。孩子們拍着掌，樂，之後，走了。就因爲丁兒總說那些念書的學生是糊塗虫，小七兒也是不信那些漂亮人會幹出漂亮事的。

以前，小七兒也是咬緊了牙關的駡過：

「肏他窩窩，學生們要是有用，就把我眼睛挖出來！打倒誰呀？反對誰呀？肏他窩窩的還不是玩玩嗎？」

「玩玩呀，女學生可眞會跟男學生吊膀子呢。肏他妹子，小李說：燕京大學眞闊，學生們常坐他的車，他說那裏有一個大水池子，男女都在一塊兒洗澡！操他妹子，眞福氣！」小保兒揣摸着滋味的說。

丁兒沒言語，走了。

這一天晚上，丁兒進城的時候，大家看見他頭上戴着一頂新草帽。

「哪兒得來的呀？」

「車站。肏他奶奶的，今天的生意可眞算不壞。」他於是像講故事般的講他這勝利的經過。——

六點鐘的時候，從張家口開來的慢車進了站。人們，揮着汗，流動着，脚夫搶着給乘客搬行李，鄉下老兒挾着從口北穿來了的夾襖往車門外邊擠，客棧的伙計們在貓擒鼠般的攬生意，站台上是人的羣在流，喧嚣在空中蕩漾。

「先生，做做好事吧，可憐可憐我苦老婆子吧！」一個老女乞丐隨着一對穿西裝的年輕男女的身後叨嘮着。

「不給，你們這羣做強盜生意的！」這叱斥的聲音使四周的人都注意了。

「走哇，不許在這裏要！」鐵路巡警追過來。

「唉，我的天！」老婆子失望她逢人送好話是有了這樣成績。

丁兒正站在賣大米粥的攤子旁邊咬着饅頭。

「聽說要飯的人，有許多發了財，用錢買了地！」女的一個這樣講。

「先生，給我一個銅板吧，我兩天沒吃飯了！」

「討厭，」男人回頭看是一個小孩子。

「滾開，這樣大的孩子爲什麽不學徒呢！」女的說。男人又罵了一句，孩子可是仍然在後面哼着，站台快走完了，孩子像一隻鷹，帽子搶到手，跑了。

「警察，警察。」

「是一個孩子搶了去的。」

人們雜亂的圍過來了。丁兒坐在一輛鐵悶子車裏嚼那沒有吃完的饅頭，心裏樂，把眼睛探出去，看看圍集起來的人羣又散了，巡警走了，他又仔細的瞧了瞧那帽子。

「肏他奶奶的，是他媽清華的學生呢。」他把帽子上的那個徽章拿下來，帶在衣袋裏。

——媽的，學生們說的話，眞他媽的不合理。他想着，就進城了。

此後，孩子們似乎都爲了在「不講理的人」，還能讓他平安的活着嗎的目標上努力，大家齊了心，起誓：

「有機會咱們可就要爲難他們一下子，不要放過去呀！」

李三爺的女兒被打了，一件平常又平常的事。丁兒想：這不過是窮孩子拿闊人開開心。

但警察告訴丁兒說：最好這幾天不要進城了，區裏邊要抓他們呢。

「不要騙我啦，」丁兒嘻笑着。

「騙你可有什麼用處哪？署長的命令下來了，李三爺見了署長啦。」

「署長才是他媽南瓜呢！命令，命令，肏他奶奶，咱要見識這命令是什麼顏色！」

「小兔崽子，跟我這裏再叨嘮，我可要揍你了，好話不聽，抓去了，那時候就他媽傻了！」

「傻，罵那個不願意讓他抓去的！正發愁沒飯吃，沒房子住呢。」

「要把你們關到教養局去啊！」

「教養局那裏人滿了，不收啦！咱在那兒住過三個月了，老伙計！」

兩個人大笑了。

在過去，孩子們被抓到警察署裏，簡直成了家常飯。不怕，誰怕那署長署員呢。他只是問一問，勸着改邪歸正啊。

「姓什麼？」常常是這無用的問話。

「隨便姓什麼都可以，我自己不清楚。」這是孩子們的回答。

以後再問什麼話也就都不想回答了。說的是些什麼狗屁呀：不要再偷人家的東西呀，那是犯法的事兒！可是肚子餓得成兩層皮的時候，誰還能照顧法律呀！孩子們不是

因此常說做官的都是混蛋嗎。

巡警，在孩子們中不是應當害怕的東西。

孩子們在這一隅小天地的勢力，沒有一點兒的搖動。

三

現在，冬天了。粥廠開着門，八點鐘去，十點鐘就可以出來，然而孩子們不願意去呀。兩個饅頭，人挨着人的排着，巡警拿着的小棍兒任什麼時候都可以打到你的身上。粥，可是才給多少呀？比較到車站，放四個銅子兒，說：

「喂，拿兩個饅頭。」

兩個饅頭不是要八個銅子嗎？買饅頭的可是不能不給他們這便宜的。搶起兩個饅頭就跑也是無法追回來的。追兩個饅頭的時候，其餘的孩子們像一羣狗似的把這個饅頭攫搶了。

這不都因爲生得一身鐵般的肉嗎？哪一個担負不起一拳兩脚的打呢。丁兒說：

「自從我懂事以後，記不清捱過多少打喲！就只是一天裏的也記不清呀，那與彷彿同記不清楚每天說過多少句話是一樣的。」

誰怕捱打呢，只要打不成殘廢，誰也不想流眼淚。而旁人除了打他們之外，找不到更厲害的法子處置他們了。

走到城裏頭，永心居飯館伙計，把丁兒叫住了。

「丁兒，吃菜不？」

那是很有味兒的炒豬肉絲呀！

「小孩們吃菜，總還要給他老子留一點兒。」一邊吃着，一邊他還是罵着那些飯舖的主顧。

「四個銅子烤山芋，要這一塊，怎樣？」可是他早已把那塊山芋拿到手裏了，楊二朝他翻了翻眼皮。

「滾吧，孫子，街上的便宜都給你們佔去了。」

「是喲，你的媳婦還給我不少便宜哪！」丁兒站在那兒笑。楊二用刀割下了一塊山芋的尾巴，打在坐在仁樂酒舖兒石階上的小保兒身上，小保兒只顧咬燒餅，沒理他。

不發愁吃飯，可是冬天總還是可恨的。夏天有菜市。早晨，這些孩子們走了，他們在菜市上爲那些賣菜小販照顧担子，車子，不到十幾分鐘，十幾個銅子兒可以不費難的賺到手了。其實那又只是照顧自己呀。帮忙自己呀。愉賣菜販子的茄子，韭菜，南瓜的可不就是這些孩子們嗎？

中午，孩子們進城的時候，每個人的衣袋裏都硬了，還花啷啷的響着。

「肏他娘的，肚子飽了，可是這錢做什麼用呀？」二禿子沒結沒完的數着錢。

「找二娅去吧，今天初八，逛護國寺不好嗎？」這是丁兒的俏皮話。

「小鬼，誰不知道你同傻子的事呀，好說不好聽的，滿城風雨了。」對方反攻起來。

太陽這時像火一樣的烤着他們那棗黑的肉。赤着背，一條灰色的羊肚手巾掛在肩膀上。那一個是把破汗衫挾在胳膊底下。一支肥狗吐着舌頭在他們旁邊喘着氣，姑娘們打着傘在有樹蔭的地方走，小張扯着脖子喝吆着：

「冰激凌，多給！」

結果：下午他們不再為那些車站上的旅客肩行李了。也不去火車站去檢煤。買了幾根葦子，葦子尖上頭塗上膠，於是他們順着護城河走，他們察看哪顆樹上有蟬就去黏。他們還想到白露以後可以鬥蟋蟀了。

……………………

「晚報哇，北京晚報！」玩了一天，一進城，丁兒就聽出這是小保兒的聲音。

「伙計，你倒真會想生意做呢！」二禿子叫着小保兒說。

「一張報賺兩個銅子兒哪，我買了十張。」

「傻東西，賣不出去，你的錢算白丟了。」

「分給我幾張賣吧，」丁兒說。

「給我三張，」二禿子把報拿走了。

捉到的蟬是都放在丁兒的那小汗衫的袖口裏面的。袖口的兩邊用蔴繩捆着，那就是小口袋呀。

現在袖口打開了，蟬不要了。葦子也不要了。大家走了，有工作。

「晚報哇，晚報！」

小巷裏面也有人這麼吆喝起來，電車站上只剩了小保兒一個人。

不到下午八點鐘，三十張晚報也都賣完了。

「添一點兒錢買一條褲子吧，今天賺的錢，我們不要你的。」丁兒對小保兒說。

「我想還是吃一頓去吧，新衣裳穿到我身上總覺得不舒服！」

三個人 到大雜居吃肉絲麵去了。

四

「你眞他媽是餓打的孩子，會沒有落成殘廢。」

小保兒病好了，那一天剛出城，賣燒餅的趙麻子就對他這樣說。

「可是也有十天沒作生意呢！」他悔恨的答着。小保兒是比以前瘦多了，臉色發綠。

三隻眼背着一口袋煤迎面走過來。

「Hai，在這兒窮說什麼，丁兒讓我叫你趕緊去呢。」

「可是這傢伙我有兩天沒找到他了！」小保兒回答着。

「他剛剛跟着火車從南口回來呀，去吧，他搶了不少煤。」

但說到拾煤渣兒的孩子，哪一個是富貴去拾呢？有胆量的看着火車開了，扭着鐵鍊兒就上車了。

幾十斤煤塊子從車上推下來了，一塊，兩塊，車漸快了，孩子們懂得只要鐵道的道板還能用眼睛數得過來，跳下車去是不會摔死的。

「老昏君，你搶什麼？」

丁兒從車上跳下來，漫流着的黑烟包着他的身體，車離他漸遠了，他瞧見兩個三十多歲的娘兒們同德明搶煤。

「搶我們的煤，打妹妹養的！」二禿子把丟在那邊一塊的煤裝在口袋裏也跑過來了。

「小王八蛋狗的，老太太就要撿。」

「車上撿去。」丁兒跑過來，把那個娘兒們筐裏的一塊煤搶過來了。

「走吧，躲開這羣小兔子吧。」另一個娘兒們說。

「不分給我嗎？不分給我嗎？」從遠方奔來這樣一個聲音。

「傻子來了。」三隻眼的眼睛比旁人快。

「走吧，你們。都拿走，我對付她。」丁兒說。……

「來得晚了呀，他們都拿走了。」丁兒沒有等傻子開口就這樣說了。傻子有點生氣。可是他又說：

「喂，讓我先問問你有沒有這麼一件事。不告訴我，咱們就從此誰也不用再理誰。」。

「是什麼事情呀？」傻子反問着。可是丁兒再開口以後，她臉紅了，頭低下去，要哭。而丁兒相信這件事千眞

萬礦的是因爲他親眼看見了。

那一天，差不多太陽都落了山，走在長發煤棧的南邊，他瞧見了她，就在後面叫：

「傻子，傻子，」

可是她沒有睬他呀。二禿子所以就告訴丁兒說不要再給姑娘們錢花了。孩子們只因愛同姑娘們取笑。那麼姑娘不該是一點不拘束的拿許多人開心嗎？丁兒是當真看了這樣一齣戲。

……………………。

「讓我親一個嘴兒，我給你一毛錢。」

「不許瞎鬧哇。」女的軟笑的說。

然而那個老傢伙，在鐵路上打旗子的工人，把她摟着了，兇猛的。

「唉，活了四十八歲，除去我娘再沒有摸過第二個女人的肉！」

「幹過什麼呀，那麼正經？」

「從小兒就在礦上，挖了幾十年的煤，常常是好幾天瞧不見太陽。」

他一邊說着，一邊拚命的在那姑娘的臉上嗅着。烏鴉在四外的野地跑，從他們坐着的地方已然看不清楚車站的大橋了。

「是察哈爾的票子呀，關了門的票子呀。」姑娘大聲的喊着，老工人在前面蹌踉的走着。

「憑你這付小模樣兒，還要賣大洋嗎？」老工人笑着，從衣袋裏掏出許多銅子兒。

「給你！」

姑娘接過錢，樂了，走了，可是猴子一樣的丁兒在一座墳頭的後邊一切都瞧見了，他不能不有點嫉妒。

……………………。

「算了，咱們不要再說有什麼交情了，難道你的心就那麼容易被金錢買動嗎？」

丁兒一點兒也不介意那姑娘的哭，他覺得說這樣話良心上是平安的。他走了。

傻子比他大兩歲，是明白人，她彷彿那老工人同這孩子的心都一齊瞧見了，而且理解了。

「人們活着是多麼受虐待呀！」她想。

五

又是過了有半個月，傻子再見不到丁兒的影子，她想那一定是自己傷了那個孩子的心。是那麼樣的心意相投的呀，現在說不上了。離散了，用這裏的一顆心是追不上那遠方的一顆心的。夜裏，傻子躺在床上，她睡不着。忽而彷彿是一隻手扶着她的肩膀兒，她彷彿是瞧見了丁兒的兩眼紅腫，周身是傷。

「師哥又把我打了一頓哪！姐姐。」

她要說什麼慰安的話，可是另一個影子撲到她的眼前了。

「姐姐，我已然不再蹲在那衖裏鬼混了。你瞧現在我也能在火車上當工人啦。」

其實，又只是自己的幻想呵。只是因爲她清楚丁兒的過去的生活太詳細了。於是以爲當眞是由於自己傷了那苦孩子的心，那就同把世界丟了是沒有什麼區別。

「可憐哪，」她的眼淚任性的流着：『丁兒說起他學徒的時候是多麼慘哪。」

她彷彿要把丁兒那時所說的話，一個字也不缺少的都追想回來。——

在九歲的時候，丁兒就被他娘送到東城北新橋的一家地毯工廠裏學徒。那是傳說他在前線上打仗的爸爸已然死了，有同營的人回來對丁兒的娘這樣說的。還說是總退卻的時候，大家都跑散了，餓得沒有力氣又缺乏子彈的兵們，躺倒在路旁。作敵軍刺刀上祭禮的不就是他們嗎？丁兒的娘到夜裏睡不着，看窗外的一角昏黯的天，是閃爍着，她的一顆心想着自己的過去生活也眞是那麼忽明忽滅的。她想着那個遠方的心上的親人，是不是野狗會吃他的屍骸呢？丁兒這時候正在夢中哭了，於是她也又牽想到這可憐的孩子，她對未來發愁，好像一點頭緒也沒有。

幾天以後，那個與丈夫同營的伙伴又來了。有主意的說是把丁兒送到地毯工場去。做娘的知道學徒的苦處，躊躇着。

「可是除此之外，是沒有再好的辦法了。」那個男人說。

於是丁兒走了。又據說幾天之後做娘的也就搬了家。那個說同丁兒的父親同營的伙伴，被鄰居們看見在搬家之前他找丁兒的娘更勤，那漢子還有人猜他一定從前線上弄了不少錢。

丁兒此後就成了一個沒爹沒娘的人——

工廠裏一共有學徒四個，丁兒都稱他們師哥。十六個手藝人可以隨便喊徒弟們做這個又做那個的。不過徒弟之中，他最小。

「杜兒，去把盛綠顏色的碗拿來。」一個手藝人這樣的說。

杜兒坐在那兒剪毛線，懶得站起來。

「丁兒，把綠顏色碗兒拿來！」大聲的喊着，丁兒放下手裏洗着的韮菜，去找那盛綠顏色的碗。

「給你，師哥。」把那個碗放在杜兒的跟前他就走。

「囘來，昏君！我要綠顏色有什麼用呵。」

「拿到這兒來。」那個手藝人把話接過去了。

「等一會兒，」丁兒剛要走，那個手藝人又說：「我這就畫完，把這個盌還放在那個原地方去。」

丁兒在那裏站着，等着，大師哥劉成從裏面走出來。

「就懂得貪玩呀！」是丁兒猛然覺得臉上一熱，一個把牙打得振疼了的嘴巴之後聽到的叱聲。「韮菜洗完了嗎？死鬼！走！」劉成揑着丁兒的耳朵往後拖，手藝人們大笑，杜兒也笑。

「丁兒，」沒有揩眼淚的工夫，剛要再來拿起菜去洗，又有人叫他了。

「拿走，」丁兒看了看是那個盛綠顏色的碗。

菜洗完了，走到廚房門口，他就看見那熱氣烘烘的饅頭，白得那麼像女人漂亮的臉，真有跑去就咬它一口的心。他餓了，於是他想起雞剛一叫自己就起了身。之後是當心的使脚步觸地一點兒聲音也沒有，進到師父的屋裏，把夜壺拿到廁所去。囘來，各屋子也都掃靜了。師哥同手藝人們接連着起身了。繁瑣的責任來了，那是他要把大家的漱口水和洗臉水都要預備妥當的。這之後，不是師父又要喚他沏菜嗎？

張二想吃燒餅，趙林告訴他買十個肉包子，二師哥要他買鹹菜。

「不許賺錢哇！」杜兒的笑容，丁兒總覺得是可怕的，他拿着一個籃子走了。

不久就囘來了。

「再給我買兩個包子去。」劉成說。

「爲什麼因爲你買一樣東西又叫我再跑一趟呢？」可是這樣的話丁兒沒敢開口問。

到大家的飯都吃完了才輪到他吃。不到吃飽了的時候

，杜兒把他找走了，說是剪毛線，等着用。

但是有機會一坐着，他就覺出疲乏了，那麼想睡覺。打着盹兒，剪子不知是什麼時候從手裏落下去的。杜兒看見他笑了笑，跑了，於是師父拿着皮帶來了。

「吧，吧，……」驚醒過來，理會身上已經挨了幾皮帶。

「師父，我再也不睡了。」哭着，喊着，用手東遮西攔的躲着那正往身上抽打的皮帶。

「哈哈哈，」手藝人們總是那麼愛笑。

生意好起來了，大家做夜工，於是丁兒眼睛的周圍漸漸起了一道紅邊兒，是到了不久就要爛的樣子。白天不敢看太陽，夜間怕燈光。師父讓他到貧民醫院去治。

「就這樣去嗎？滿街上走，多麼寒蠢呀！」杜兒嘲笑着他。

「不要瞧不起人，我有藍布大褂呢，也有新鞋。」是驕傲的回答。

可是二刻鐘也只找到一支鞋呀。丟了，他不敢說。

「難道這屋裏還有賊嗎？你說，是誰偷了你的刀子的。」有一天，因爲杜兒喊着丟了刀子，於是手藝人趙林就向杜兒這樣的說。

「打他，打他，媽的，他要是指不出誰偷了他的刀子，把小王八蛋打死！」旁的手藝人這樣說。

但偷了杜兒的刀子的，不是趙林可又是誰呢！

而且丁兒的藍布大褂也被燒破了一塊。

「爲什麼不把那好衣裳穿上就走哇？」杜兒有興趣的問。

丁兒沒言語就走了。

這一天晚上他沒有回工廠去，是從此就做了小叫花子。

九，十，十一，……丁兒今年十四歲，五年了，他怎麼混過去的？世界上任何人都彷彿有權利可以忽略這問題。那只有同命運的人，又是那麼愛他的那姑娘，是爲他傷心着在呀。

可是現在這苦孩子是不再被傻子能瞧見他的蹤影了，是不是他應該懷念她呢？她也曾把本身的一切都告訴過他。丁兒爲她起過誓，說愛她，就是到該死的日子也還是兩個人一塊兒死呀。可是現在這應當想做是夢中的事了。

想着，她是暗泣幾乎成聲，若是父親還活着，這時候

不該她抱着那老人的頭慟哭一場嗎？但同床上現在睡着的可是她的姑母，那每天靠着她養活的全不知情的老寡婦。傻子沒有話可對她說。於是她不能不恨她的娘了。她千真萬確的還記得那是五年前的事呵。有一天，那就是妹妹英子落生第十一天的晚上，父親拉完洋車，從外面回來了。

「唉，錢是越來越難掙了。」做父親的說。

「也眞是，這樣混下去，不是活要人的命嗎？」傻子的娘說着。

「人窮了，就只有死是他的活路兒了，有什麼法子呢！」做父親的嘆息着。

到後是做娘的想了一個具體的辦法。

「我想，要是把英子送到育嬰堂裏，我去做奶娘，多少可以貼補家用了。難道咱們倆人還養不了傻子嗎？」

父親想了半天，也沒有找出這計劃有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天，做娘的走了，娘給英子吃奶的時候哭着說：

「唉，你沒福的！沒福的！」

她的父親在一旁抹眼淚，母親走了，父親把英子也抱走了。

……………………………………

因為做爹的拉洋車賺的錢少，常常叫傻子跑到那個王宅去找她的娘。

「誰叫你來的？」母親說這話時，傻子瞧出娘的臉胖多了。

「我自己想要來的。」她沒敢說是她父親的意思。

「去吧，下次不要跑到這兒麻煩我啦。」娘給她三毛錢。

又一次去找娘了。

「你娘出去了，」那個拉包月車的小王出來這樣說。小王的頭髮，抹着油。

「那麼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呀？」

「不知道。」

「那不成，我在這兒等着。」傻子說。

到後不得已的是傻子的娘出來了。她穿得更漂亮了。

「娘，」她用手摸着娘那件滑溜溜的衣裳。

「是不是又來要錢來啦？」娘很兇的說：「沒有，沒有！」

「沒有錢爸爸不答應我呀！」傻子快要哭了。

「你先回去，我明天回去同他講理去。」

空着手，傻子回了家。

「當眞你娘說過那話嗎？」做父親完全以爲孩子在撒謊。

「是的。」

到第二天母親沒有回來。第三天父親去找時，王宅裏的人說把傻子的娘同那個拉包月車的一齊辭掉了。

父親是從此有了病，就死了。臨死的時候父親還是說：

「唉，想不到呀，我這一條命會死在那娘兒們的手裏！」

是什麼原因父親要這樣死呢，她那時一點兒也不清楚。

這以後，不是就隨着那老寡婦受罪了嗎？長夜在慢慢的流，老寡婦厭人的鼾聲響着，黑暗彷彿要把她吞沒了似的，但究竟她還是找不到悲傷的用處。

漸漸的她又睡去。

六

那一天，二禿子，小保兒，他們都說：

「眞得想個辦法了。」

丁兒明白他的意思是說各人的歲數都大了，要是仍然抓街是不成的。

「無論如何我們得找個正當的營生去幹的！」

「我的主意，就是大家當兵呀，這最快，到天橋去就成。」是丁兒提議的出路。

小保兒瞇縫着眼兒，想着。

「就這麼辦吧，明天找小七兒，三隻眼跟德明去呀，問他們怎樣！」這是小保兒的回答。

孩子們不就是那麼乾脆的簡單的走了嗎？

「肏他窩窩，要是他媽能把世界打碎了，另換一個，一定是不壞的。」離隊伍開走的日子不遠，小保兒天天這樣喊。

其實孩子們不是明白他們被人送到前線上是有什麼用處嗎，但他們常常發笑，他們是想着不久就好去吃糧。吃了糧，手裏就得提一桿槍，那多威風。他媽的，有了槍，先就得向長官放，他媽的做官的都像吃人的老虎，頂討厭！對，要是我們自己來做頭，這世界一定會變得好一些。

砲聲響了，西直門內外，却不再有這羣孩子們的蹤影。

一〇，二三，一九三一，在北平。

某夜

丁玲

「叱——叹——，叱叱，叹叹，……」

一團數不清的人影從那有着青色的電燈光的屋子裏走向外邊的廣場去。靴子的聲音，鞋子的聲音，重重的踏在厚的雪地上。冬夜的狂風，迎着他們的面，用力的抨擊過去，還裹着那細碎的，下了半個多月的雨點，和大塊的雪團。人心裏都被這突然侵襲了來的冷風不覺的打了一個戰。可是，「叱叱，叹叹」的，還是走去了。

第二個，吼着大的叫聲的風，又無情的接着掃來，在這羣人的臉上和身上，又做了一次凶狠的鞭撻。於是在這個裏面的，在被許多人圍着，押着，趕着的裏面的一個，一個小身個的年青的，漂亮而又帶點憔悴的男人，便像駭着似的一下清醒了。那過去的，那適才所發生的一切，就都像是很遠很遠的那末明明白白的擺在當前：那張狡滑的臉，含着惡意和自得，是一張圓的臉，是蓄得有討厭的帝國主義似的鬍鬚的臉，那聲音，那壓制着笑聲的刁惡的聲音，他是那末驕傲的，無所顧忌的望着

聖尼古拉的聖像

蘇聯M.琉平作　蕭聰譯

我的叔母安娜是一個古怪的生物。然而我應該說，她並不是很執拗的。恰恰相反——像她這樣和藹，善心，順從和篤信宗教的婦人是不容易碰到的。而且正是她的堅強然而明朗的氣質，在我覺得是非常的。

在一九二三年的叛亂以前的時候，她同她的丈夫赫呂司禿，我的叔父，同住在邊境的微亨城。

隱居在這古舊而安靜的城牆裏面，我的叔父叔母的生活正是那種和平的外省生活的適當的的好例。

他們的小屋坐落在城邊，在一個美麗的花園中間，那裏常開着丁香，素馨和玫瑰。舖石的小道從園門直引

他們說，他是坐在那高台上的，他說，『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呢？你們是被判决了，就在這時要執行。』他，這年青人記起了這個，一團可以燒死他自己的火焰在他的心上燃燒起來。他要扯碎那面孔！他要搗毀那聲音！他狂亂的，有點想從人叢中擠出去的，用力的快走了起來。然而在適才，在他突然的，並沒有經過審判，而被宣告死刑的時候，他是沒有像另外的一批同志們能保持鎮靜，而被一陣劇烈的忿怒和心痛致失去了知覺的。

他是一個熱情的詩人，忠實而又努力。

『嘭，』鎗托用力的打在他胸上；那更瘦了的胸，因為有二十天不給他吃飽，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之中餓得更瘦了的胸。

『肏你的娘！急什麼！閻王老子等着，有你的！』有個凶橫的兵士，打了他，衝破了沉默，這末罵起來了。

『鏗鏗～～～鏘鏘～～～』鐵的鐐銬在他的手上和脚上討厭的響着，也在另外的一些手上和脚上響着。還有更多的雜亂的聲音響在他周圍，釘了鐵掌的皮靴，更重的踏着厚的雪：『叱——，叹——，叱叱，叹叹，……』

他又明白了一些，他意識到他是正向着什麼地方走去。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腦中，他在他自己的眼睛上看到另一雙眼睛，那永遠是，常常是看到他靈魂的一雙可愛的難忘的眼睛。他清清楚楚的覺得有一個什

到小屋前的玻璃門。放滿了花盆的小走廊歡迎着每一個鄰人，他們時常在晚上來伴着我的叔父叔母一同喝土耳其咖啡的。

在不十分明亮的房間的內部，是這樣地溫暖和可愛。爐火熊熊，同長明燈的蒼白色的微光交映，那長明是掛在那奇跡的顯示者，一家的守護神，聖尼古拉神像前面。

我的叔父，中年的健康的堂態男子，是他愛妻方面的愛護的目的。他從事於受人委託的事務：刻苦地工作着許多年頭而獲得一些小小的積蓄。他的惟一的過失是他同情於勞動運動。他毫不掩飾地在他的反對者前面宣稱，他决不放棄他的主張，即使要他犧牲他的最寶貴的東西。然而沒有一個人——甚至連他的反對者在內——相信有什麼人對他懷着敵意的。但是不管這些，災禍終於一旦臨頭了。

而這個災禍，實在太利害了，使我在親身遇到時，决不能再平靜下去的。

叛亂起來了。不久牠便被血與火所平息下去。

麼東西，來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

天空是黑的，無止境的黑暗，從那黑暗裏洒落着雨點和雪團，從那黑暗裏，吼着北風的狂嘯。大地是灰的，霧般的，積雪在夜裏反映着死的灰色。人影是黑的，靜靜的在雪地上移動。押的，被押的，響着鐐銬的聲音，響着刺刀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哼，沒有人嘆息或哭泣，他們朝着廣場那邊，那祕密着，臨時做爲刑場的廣場的一角不停的走去。

「媽的！狗！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才好劊頭！……」有人心裏這末想。

走在第二排的一個女同志，有時用力的像生氣似的搖擺着她多髮的頭，因爲風總把她的短髮吹覆在她的額上，她的眼上了。

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噬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

雪光，黯黯的，照在他鄰近的人的臉上，一個橫眉怒目的兵士，又一個蠢的，大張着鼻孔和嘴唇的兵士，又一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熟識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極平靜溫和的表情，一個在說

一個秋天的夜裏，有幾個陌生人來到這安靜的小屋裏，把赫呂司苑叔父硬生生地拉去，只讓我的叔母哭着和失望地嘆息。

但是，可怕的事情，第二天，當那些警察們重來的時候，就來到了，這一次是爲了叔母來的。他們捉了她去，把她送了牢。他們堅執地要求她說出來，她的丈夫躲在什麼地方。

——說罷，假使生命對於你是寶貴的！

她徒然解釋着，說是他們自己在頭一天晚上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一定很曉得他在什麼地方的。於是她懇求着，至少要說出他是不是還活着。

當過了幾天之後，人家終於放她自由的時候，她簡直是使人不認識了。她像是一付枯骨。人家是把她可怕地虐待過來了。最苦的是她的牙齒，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她的顎骨，因爲牙齒她已經沒有了——每一個都被打落了。人家是用槍柄打她的。甚至於她的牙床也

着超千超萬的話語的表情，一個只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親愛，還和另一種東西，只有「生命」兩個字可以形容的那東西，塡滿了他傷痛的胸懷。他只想擁過那面孔來，緊緊的抱吻他。他囘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頷首。

「叱——叹——，叱叱，叹叹，」這個在暗夜之中龐亂的響着的雜沓的聲音，像得勝的銅鼓，沒有節奏的奏着，在他們的周圍，擁着他們，二十五個人向前進。頭上有風的呼嘯，嘶嘶的，像紅色的大纛，在上面招搖。

「停住！就在這裏！還往那裏跑！狗肏的！」

監斬的官，武裝的，死勁的拍着盒子炮，威風十足的喊出他那堅實的聲音來。

「到了！」在好多人心上這末重重的響着。

「把犯人排好！捆好！」這討厭的，使人憎恨的凶的號令又從那監斬官的口中噴出。穿着棉大衣的兵士，便蠢然的用力的推着他們，用鎗托打着他們，還用了繩子從他們的胸前纏繞到身後的木棍上去。皮靴和鞋子在雪地上更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都捏緊了大的憤恨和沉默，因爲已經找不到什麼可以表達出他們這時對於敵人的仇恨。他們已經被鐐着手脚，又

被打翻了。此後幾個月中她是臉上包着繃布走路的，因爲她的顴骨已經被打歪在一邊了。

當她囘家的時候，那裏什麼都變動了。

走廊門上的玻璃已經遮了一層冰，這玻璃曾已經不引人向那小花園注目了。晚秋天氣，使以前花開滿枝香芳四溢的美麗的花叢都已變成荒漠。黑色的土地像漁夫般地寂寞地展開了黑暗的外套。

在小屋裏面，一切還留着原樣。只有聖尼古拉神像前的長明燈是熄了。

而且——丈夫沒有了。

以前從沒有發生過的。而當安娜叔母看見那沒有火焰的長明燈的時候，絕望捉住了她。唉！她的丈夫死了！於是她暈倒在黑暗的聖像前。

但是救助的思想漸漸使她的意識明白過來。聖尼古拉，奇跡的顯示者，一家的守護神，將使他囘來的！爲什麼他會是奇跡的顯示者呢，假使他不能做這件事情？

安娜叔母就去拿了新的臘燭，倒了油，過了一會，長明燈的安靜的微光又使那黑暗的小室裏的東西都有活

被緊緊的，捆在一根在前幾天便打好了樁的木根上的，是已經被逼迫到死的邊緣上來的了。

眼前平伸着黑暗，風和雨，和雪團不住的飄來，刺骨的冷是毫不容情的像鞭似的在抽打，在這二十五個適才在大廳上被剝去了長袍和大衣的身上。然而他們已經沒有冷的感覺了。

他們密密的站成了一排。

「這裏，過來一點！瞄準些！……」

在夜的黑色裏，模模糊糊可以看見在前面正有着一團人影，在抬着，在移着一架重的東西。

「好了，就放在這裏！把犯人數一數！」

「一，二，三，」一個兵士走攏來數着。

監斬的官，一臉的橫肉，也跟在兵士後面，在這排人的面前，用指頭點着，數了起來。

看見了那臉，那凶橫的臉，像代表了整個統治者對被壓迫者的殘酷。憤怒的火又燒到了心上，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過一拳去，撲殺了這隻惡狗，但人已被緊緊的縛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只是恨恨的咬着牙，任身體在寒風裏打着抖，完全爲怒氣抖着。

「同志！勇敢些呀！」右手邊的一個同志這樣對他說了。

他歪過臉去望，正是那個相熟的臉，那個在晚飯時還同他談了許多

氣了。

每天晚上安娜叔母卑恭地站在聖像前面。她所禱着神靈，保佑她的赫呂司尧健在。但這是在第一年。到了她的生活重新恢復到像平時一樣的時候，她對於她親愛的丈夫的命運又一點點地不安起來了。

但是爲了忠實地報告一切在我叔父叔母家裏所發生的事件起見，我必須講到，我的叔母還要經受一次命運的打擊。

在我的叔父被捕以後，資產階級的政府沒收了，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搶去了他家裏一點很微細的生計。我的叔母完全窮困地流落街在上了。

但是，雖然外表上她是這樣地軟弱和無識，她卻是一個有強烈的意志和明朗的氣質的婦人。微笑離得在她面上屈服。她收拾一些極少的殘留的東西，把牠們變賣了，袋裏帶了些錢，手裏帶了聖尼古拉的神像，她動身到蒲庫萊西領去了　她就住在她的一個姪女家裏。然而她並不讓別人來養活她，她開始工作了。

她買了兩袋馬鈴薯，到市集裏去；蹲在階沿上，賣

話的。

「不，我實在有點興奮。」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錯。好……」

數着數的聲音，吼叫了起來、又重重的在雪地上踩着，走回那架東西的面前去。

無邊的空漠，無邊的風和雪，無邊的灰色，無邊的黑暗，……

人的影，在死色的灰白中反映出的人的影，是大，是沉重。

「好，預備，聽我的叫子！」

監斬的官又這樣吼着。

心都緊了起來，像拉緊了的弓弦。那架重的東西，死樣的豎在眼前，幾個兵士兢兢烈烈的把守着。天就要壓下來了，黑暗要壓倒他們，壓倒在這二十五個人身上。

然而却有人大聲的吼叫了起來：

「同志們，起來！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雖說是要死去了，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就在今天正開着偉大的代表會，我們的政府就在今天成立了，我們要慶祝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萬歲！……」

於是，瘋狂了似的，大家都跟着喊了起來。本來有許多東西，裝在心上的，忘記了說，忘記了表現，這時才突然明白了起來，所以都大聲的喊着自己要喊出來的口號。

點鐘之內她把所有的都賣掉了。第二天她已經有了一袋馬鈴薯和一袋洋葱頭了。她的柔和的微笑和誠實的臉孔使她有許多主顧。幾個月之後，她租了一間茅屋，在那裏買賣蔬菜。

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已經過了第三個秋天了，但是從赫呂司禿叔父那裏仍舊沒有什麼信息來。只是謠傳他已經到那工人的自由國家裏去了。但這僅僅是一種謠傳。然而安娜姑母貪婪地傾聽着，這時候希望又在她的心裏熱烈起來了，而且帶着新的信仰她走到那古舊的神像前去祈禱和點長明燈。

是我叔父失蹤以後的第五年了。

安娜叔母孤自疊體地坐在她的小店裏。白天已經過去了，街上的光照出漸近黑夜的幽暗的道路。

安娜姑母沉思着。那末，他永不回來了。聖尼古拉一點不保佑他呢。那她為什麼要信仰他呢？他在嘲弄她……這個「神祇。」

在她，他的畫像是她僅僅用木框框起來的一張紙了。

於是黑暗逃走了，展在眼前的，是一片燦爛的光明，是新的國家的建立。

口笛淒厲的慘叫着，而雄壯的，有二十五個聲音在一塊的雄壯的聲音，唱起歌來了：

「起來，飢寒交迫……

……………………………………」

「噼拍，噼拍噼拍噼……」

那架重的東西，向這一排人這末橫掃了一排。約摸放了幾十顆子彈。

歌聲低弱了一些，可是有些聲音更大了起來：

「……這是最後的爭鬥……」

口笛又淒厲的叫着。

「噼拍，噼拍噼拍噼……」

又橫掃了第二次。子彈又放射了幾十顆。

歌聲也就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了。只有幾個聲音還在喊：

「音特納……」

第三次的口笛又叫了。第三的掃射也開始。於是歌聲便在這最後一次的子彈聲中消滅了。

「媽的屄，這狗王八，你唱去呀！」

當她回到家裏，她不再去點那長明燈上的蠟燭，如她慣常所做的了。她拿起那張神像，把牠丟在地板上。一陣破裂聲響了。神像粉碎了。神像上的玻璃碎成千萬塊了。

但是安娜叔母的臉上仍舊是冷冷地毫不動情。聖尼古拉的神像不再能使她感動和感興味了。

第二天早上，她就拿那神像上的紙和木框來生爐子了。

○　○　○　○

當她重新回到小店裏去的時候，那邊有一件驚異的事等着她。是給她來了一張美術明信片，那上面的郵戳有美麗的圖畫：交叉着的鐵錘和鐮刀。

而這象徵的圖畫實在比聖尼古拉的神像更來得神奇，因為他使安娜叔母又有了丈夫了。

那郵片是從偉大的工農國家來的，上面有着赫呂司禿叔父的簽名，他還知他的親愛的女同志，說他不久就要回來了。

在短短的五十年的歷史裏，世界語(Esperanto)

監斬官得意的駡着，便朝適才來的地方走去，而且吩咐着：

「收拾槍，早點歸隊，屍首明晨再掩埋，怕鬼會跑走麼？」

於是他走向廳子去了。

幾十個兵，也重覆又踏着雪，吡吡叹叹的走回去了。

夜是沉默着，肅靜，莊嚴，飄着大塊的雪團，和細碎的雨點。冬夜的狂風，叫着飛去，又叫着飛來。雪塊積到那垂着的頭上，但風又把牠吹走了。每個人都無言的，平靜的被縛在那裏，在一些地方，一個，兩個，三個……地方流出一些血來了，滴在黑暗裏的雪上面。

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

附：這大約都是眞事，爲紀念一個朋友而作。不過開始寫這文章是在去年七月，後來因爲別的事便又擱下了。今天才又忽忽把牠續完，自己覺得還有許多新的意思和佈局，但在這裏却不能充分的寫出了，我只好預計能從新再寫一篇，而這篇又只好就這末完了。

從一個波蘭醫生的幻想發展到全世界不同民族的數百萬人使用的活的言語了。不但如此，近十年來，他而且成爲全世界工農實現團結的惟一媒介物了。這自然不是什麼奇跡，而是歷史的必然。

語言的生命在於其實用性，——尤其是文學方面。世界語的發展之速，自然一部分也是因爲牠有了自己的文學。有人說世界語是機械的，非文學的，這句話完全不是事實。上面的一篇，就是蘇聯文學作家琥平（M. Ljubi ）用世界語創作的。

本篇作者琥平（M. Ljubin）是一個青年作家，因爲獻身於世界語的普及運動，不甚知名於文學界，但是却爲全世界數十萬無產世界語者所熱烈歡迎。他是全蘇聯世界語者聯盟文學委員會委員，國際左翼世界語作家聯盟盟員。其作品已出版者有短篇集「頌歌」，共包含八個短篇，本篇卽從該集中譯出。

——譯者

一九三二，五，二〇譯完并記。

弗洛伊特主義與藝術

弗理契著
周起應譯

在登載於刊物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 (Pod Znamenem Marksima) 的弗洛伊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Freudism and Marxism) 一文裏，約列立茲(C.Iurenets)非常正確地指出着弗洛伊特主義之發源於奧特利亞，匈加利，並不是偶然的事。「弗洛伊特主義產生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在一個位於資本主義的歷史的邊境上而且沒有被資本主義的英雄時代的傳統所熏陶的國家。牠的布爾喬亞汜，沒有費甚麼很大的力地，靠着哥羅西亞，斯拉窩尼亞，達爾馬提亞和塞爾維亞的農民而繁榮，這些農民的骨髓都被他們吸乾了。弗洛伊特主義便大大地吸取了這種資本主義的精神。」

更進一步地，約列立茲指出奧特利亞的，尤其是維也納的精神文化的特徵，那特徵在牠的某些要點上反映出奧特利亞的資本主義的特殊形勢和特殊性質。

假如我們把那特徵改造一下，假如我們省略了在目前對於我們並不重要的某幾點，而更有力地著重在他的論文中所舉出的其他幾點，那末我們可以說維也納的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的世界觀 (Weltanschuung) 的最顯著的特徵是：(1)性愛主義，(2)唯美主義，(3)個人主義，——「並不費甚麼特別的力地」在社會裏「繁榮着」的每個布爾喬亞和每個布爾喬亞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特徵。

我們不妨隨便舉一兩個例來說明這個世界觀罷。

第一，性愛主義。

淮寧格（O.Weininger）就是在維也納生活和著述的。他著了性與性格（Sex and Charactar）一書，轟動一時。在這裏，許多同樣的作家活動着，從事於這一類的題目，出版了大批的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如李斯卡（Liska)的色慾性的三級（Three Degrees of Eroticism）。在這裏，在維也納，那似乎永遠消失了的封建時代的影象復活了，——在瓦賽曼（Wassermann）的小說爾文萊勒的假面（Masks of Ervin Reiner）中的唐璜（Don Juan）。在這裏，在維也納，是另一個性愛的典型，那十八世紀的探險家，卡薩諾瓦（Casanova）的第二祖國。他的傳記在那裏用華美而普及的版本印行，而他的影象又在顯尼茲勞（Schnitzler）和霍夫曼司塔爾（Hofmannsthal）的詩歌中復活。

和性愛主義並排着的，是唯美主義。

維也納的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常常熱心追求着新奇的唯美的感覺。被巴拉（Herr Bara）所具像化了的那樣，他（知識階級）宣遍全世界，而且使頹廢派，以至印象主義，表現主義成爲流行。他用唯美的測量器去觀察人生。人生在他看來祇是一場戲，——（『人生祇是一場戲，領悟了這一點的人便是聰明的，』顯尼茲勞的魔術師拍拉西賽斯說），或是一場夢，如在老格里拍爾玆（Grilparzer）的戲曲蘇拜達的結婚（Marriage of Sobeida）中那樣。藝術，在他看來，是一個超越於人生之上的獨立的王國——『爲藝術而藝術』——如在霍夫曼司塔爾的戲曲迪替安之死（Titian's Death）中那樣。藝術家好像一個妖術者樣站在人生之上，和人生隔離。

而，最後，是個人主義。

關於這個，祇要指出下面這一個事實，就足夠了，那就是，在奧特立亞·維也納的文學中，社會問題是極其稀少而罕見，並且總是爲那常常孤立的，有時甚至非社會的至尊無上的個人的主題所蒙蔽。

維也納的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所具有的這一切特徵，在維也納學派的關於藝術的教義中，也明顯地顯露出來。

雖然弗洛伊特學派力圖拿精神分析的方法來應用於藝術創作的現象的解釋，但是牠並沒有使各種藝術都受到分析。音樂和建築——那些非常地形式的和『無內容的』藝術——自然都不在他們的眼界之內。至於繪畫，他們的主要的貢獻

是弗洛伊特的關於萊渥那特・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的著述。他們對於詩的創作却與了更多的注意。

『詩歌的著作比任何其他的藝術的製作更易受精神分析。』——蘭克 (Rank) 和薩克司 (Sax)：精神科學中的精神分析之重要 (Signficiance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Science of Mind)。

在這個領域內，我們特別爲蘭克的浩瀚的著作所驚駭，他特別是在巨著古史與詩歌中的亂倫的動機 (The Incest-Motive in Saga and Poetry)中，以及在他的論文神話與童話 (Myth and Fairy-Tale) 和活人的鬼影 (Double-gangers) (見選集『Psycho-alnaitische Beitrage zur Mythenforschung』)中，研究了依他的觀點看來是很重要的那從遠古一直到現代的世界文學的各層。在這裏，還有瑙伊費德 (Neufeld) 的關於杜思退益夫斯基的著述。在這裏，還可以舉出那些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闡明並解釋許多詩歌的維也納學派的著作。

維也納學派的世界觀的性愛主義的基礎，在牠從精神分析的觀點解釋藝術的起源和本質這一點上，明顯地表現出來。

依照他們的意見，藝術是和文化一同出現的。文化是從親屬間的婚姻，如兒子與母親或是兄弟與姊妹，以及隨之而起的兒子對於父親與兄弟對於兄弟的仇恨——被認爲亂倫或有罪的時候開始的，是從這種婚姻的形式以及與牠相連繫的感情的錯綜被用強迫的方法從日常生活中排除出去，因而闖入潛意識內，於是先在宗教的，然後在詩歌的創造力中發洩出來的時候開始的。

蘭克發言：

『眞正的文化的開始，不能不從社會學的觀點回溯到亂倫的行爲受了某種防範的時候。從那時候起，這些原始的本能，以及與牠們相連繫的一切的感情的錯綜，受到壓抑，於是同時開始了想像的努力，不斷地反映到神話，宗教和詩歌裏去，以滿足這些嬰兒時代的慾望，這些慾望直到現在還是這麼強烈地不受壓抑，以致牠們流於神經病，犯罪或錯亂，除非有一種特別順利的精神傾向把這些經驗在藝術創作的形式中昇華。』

這樣，在遼遠的過去，藝術的創造和藝術完全是由於兩個條件的存在而成爲可能的：一方面，是由於某種被認爲亂倫而且從生活和意識中被壓抑的性的慾望；另一方面，是由於能夠用某種方法把這些被壓抑到潛意識裏面去了的慾望在想像中加工一番而使之昇華的那種特殊的天賦。這樣，藝術，在牠剛出世的時候，是從性的因素生長出來的，很顯然地，離開性的因素，藝術是會成爲不可能的。

這種論斷是和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在人類文化的較低的水準上的藝術相矛盾的。人種學者和有史以前的古物研究者，都帶着顯著的一致，指示出，在狩獵人的部落之間，不管是在石器時代或是在現代，無論是音樂也好，造型藝術也好，詩歌也好，在牠的初期，都與性的因素毫無關係。格羅綏（Grosse）在音樂方面，何爾列斯（Hoernes）在造型藝術方面，都絕對地這樣主張着。

藝術是藝術地形成了的內容。這是絕對明顯的，在這種或那種的，甚至性的經驗，能夠用藝術的手段被賦以形式之前，形式感必須先在原始人的心理中結晶起來，而這形式感——藝術的精華——毫無疑義地是當作勞動的韻律的副產物而從勞動的過程中發生的。

費爾彭恩（Fairburne）在他的一篇論文裏非常精彩地指出了石器時代的原始的狩獵者是怎樣地成爲造型藝術家的：

「把燧石從兩側面斜劈着，而造成一長長的薄片，在喚起形式感之後，是少不得，一定要喚起想給與更大的均整於兩側面的那樣一種慾望的。從這裏便生出了律動的排列的創造。像一切其他的均整一樣，這個韻律也自然是容易刻在記憶裏的。發達着的形式感很迅速地把律動的排列提高到狩獵者對於石器加工時所起的那種理想，而那種理想不久便及於骨的加工了。」

就這樣的，從勞動的過程中產生了造型的形式（最初，是幾何學的和線狀的裝飾的形式），正如從勞動的韻律中，像畢海爾（Bucher）所指示的那樣，產生了音樂的和詩歌的形式。而且正如在牠剛出世的時候藝術的形式決不是根源於性的感情一樣，在這個發達的階段中成形的東西，即，內容，也與性的因素毫無關係，因爲狩獵民族，不管是在石器時

代或是在現代——不管是馬德蘭時代的狩獵者或是現代的僕修曼——其藝術的內容第一就不是性的感情，而是狩獵和與狩獵有關係的經驗。

假使藝術的行爲，果如維也納學派所說，必先有對於某種被認爲亂倫的性的感情的壓抑，那末，從這個觀點看來，石器時代的狩獵者的藝術——那些鹿，古象，野牛，等等的有精彩的畫——又怎樣地解釋呢？

當馬德蘭時代的狩獵者把這些畫像繪在洞裏的壁上或背上的時候，他難道是不得已而把某種『亂倫的』性的慾望昇華嗎？這些動物可以視爲圖騰的畫像嗎？如所周知，一個圖騰的羣常常選擇一個或另一個動物做守護神，但是依照維也納學派的教義，圖騰祇是被昇華的父親，那父親，是常常被兒子殺死的，直到後來，在文化的較高的階級，常作一種事後的悔悟的表示，兒子殺父親的事纔被禁止了。（弗洛伊特，圖騰與戒律——Totem and Taboo）。但是這種解釋與一個事實相矛盾，就是，這些動物中間，有些是被畫成受了箭傷或是因受傷而奄奄一息了的，然而殺死一個圖騰是被視爲有罪的。

同樣，依照維也納學派的觀點，我們便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釋人類的發展的次一個時期中的裝飾藝術：裝飾的樣式是原始農業共產主義的樣式，那時候，顯然地，母系制度是至尊無上的，因此，那時候，維也納學派所視爲藝術創作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材料的那感情的錯綜還沒有從生活和意識中被壓抑到潛意識裏去，因此，那時候，如果後者的立論是正確的，就決不會有甚麼藝術了。然而，這個時期中的藝術的創作却同樣地可以看見。

在文化的最高階段，藝術家，照維也納學派看來，是和遠古時代的藝術家毫無分別的。

精神組織有三種典型。

在性的成熟期的常態的人把每個小孩所固有的，伴之以對於父親和兄弟的仇恨的，那對於母親的性的偏愛，（或是，伴之以對於母親和姊妹的仇恨的，那對於父親的偏愛）壓抑到潛意識裏去。於是這些慾望，從此成爲不自然的而且有害的，其沒有破壞有機體的均衡地，平平安安地睡覺者，是因爲有個甚麼哨兵或檢閱官站在意識的門口，不許牠們進來

。祇有在睡眠中，當意識的檢閱放鬆了的時候，這些慾望纔在光怪奇離的夢幻中復活。但是當人醒來的時候，牠們又立刻被忘卻了。

第二種典型是神經病者。

在他心中，這些被壓抑的嬰兒時代的慾望衝入意識內，成爲現實的，與現實發生衝突，引起對於牠們的種種的防衞的必要，以至成爲精神的創傷，成爲神經病。

第三種典型是藝術家。

在他的潛意識裏活動着的那些嬰兒時代的慾望激動他努力去壓抑牠們，而這些努力用某種奇異的方法在象徵的形式中把牠們引到想像的領域內去，所以藝術家在想像中而不在實生活中去克服牠們，便這樣毫無困難地把這些慾望排除出去。

蘭克發言：

「藝術的創造是衝突的一種解決，使一個人可以一方面避免實際的亂倫的行爲，一方面不致陷於神經病和錯亂。」

在另一個地方又說：

「藝術家，不得已而施行嚴厲的壓抑，把他的強烈的本能在想像中克服下去，正如原始的人類，在對於這些同樣的慾望施以原始的壓抑的時候，把牠們從現實轉化到神話和宗教，便這樣地解脫了牠們。」

這樣，在嬰兒的（同時，有史以前的）慾望的掌握中的藝術家，照蘭克的話講起來，是代表着：

「不管他在感情的錯綜方面和本質上的昇華作用的超越的智力（就個體發育而言），而且同時從人種的進步的觀點看來（就系統發育而言），他是代表着嬰兒時期的一種隔代遺傳，一種停滯。」

這便是維也納學派所描寫着的每個藝術家和每個作家。

弗洛伊特不僅說萊渥那特．達文西成爲藝術家，是正在他強力地壓抑着他對於他的母親的性的偏愛，創造了他最初

的藝術的試作，笑着的女人（那就是，他的母親）的頭，以在想像中把那性的偏愛排除出去的時候。照弗洛伊特說起來，在他的藝術的才能中有一個長期的衰頹（這個却與我們所知道的事實相反），直到他將近五十多歲的時候，他纔以一個藝術家而重新出現，很顯然地這是因爲在那個時候，他被招請去畫莫娜麗沙的像，一見她，他又被他對於他的母親的潛意識的慾望所支配了（莫娜麗沙成了這藝術家的母親）。弗洛伊特更進一步，他極力想證明着藝術的行爲，在萊渥那特，這位把性慾完全壓抑到潛意識裏面去了的無性的人，根本就祇是一種性的行爲。他的『眞正的性生活』，弗洛伊特說，是被反映在從熱情到冷靜和停止的他的創作活動中。瑙伊賁德把杜思退益夫斯基描寫成這樣的一個『永遠的孩子』：他把亂倫的（愛迭普斯）錯綜（Oedipus Complex）在他的藝術的創作中昇華；他不僅把他的弑父的欲望具體地表現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而且表現在拉斯珂立科夫中，在後者的場合，父親是由一個盤剝重利的老太婆所代替了。

在他的詩歌中的亂倫的動機中，藹克從古代希臘至我們現代的全世界的文學中搜集了大批的材料，以證實他的這個論題，就是，在一切的時代和一切的國家裏的歐洲的詩人，在他們的創作中，除了借想像之助把自己從亂倫的或是愛迭普斯的錯綜中解放出來以外，實則甚麼也沒有做。

關於實際上常常地成爲這些創作的內容的兒子對於母親的愛，兄弟對於兄弟的仇恨，兒子對於父親的仇恨的那種主題，是無庸爭論的。不過，第一，這個亂倫的錯綜，單就主題而言，決不能耗盡歐洲人的詩歌的全部財富，更不能耗盡其造型藝術的全部財富。而，第二，這也是無可爭辯的，維也納學派常常把各種文學的形象和這些形象的創造者性慾化，因爲，依照他們的教義，一個詩人也許僅僅把他自己，僅僅把他自己的慾望反映在他作品中。

舉一個例就足夠了。

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自然不是一個非常令人明白的人物，但是關於他，某種程度的相同的意見是存在的。哈孟雷特，在我們看來，第一就是代表着一種比較地非性愛的，知識階級的性格，而課在他的肩上的責任蒙蔽了他心中的一切，所以他終於帶着一種深摯的而且好似受了天啓一般的愛，愛着他的父親。

蘭克却提供了我們一個不同的哈孟雷特。」

哈孟雷特是一個性愛的典型，他是在性慾上依戀着他的母親，卽使他愛着他的父親的仇恨的意識以及想要把他的父親除掉的慾望是祇在他的潛意識內活動着。他聽到他的父親被謀殺了，於是他的欲望也就滿足了。依照血親復仇的道理，他應該報復那謀殺者，他應該殺死他的叔父，但是他不能夠這樣做。他可以殺死波羅立斯（照劇本上講，他以為是他的叔父），他可以把羅森克拉玆和基爾德斯登送到另一個世界去，但不能對他的叔父這樣。為甚麼呢？——因為他覺得他不應當為了他自己原也想做（在他的潛意識裏）的那事情而殺死一個人。他的憂鬱是從他的性慾，從他對於他的母親的依戀，從他對於他的父親的那潛意識的仇恨，從他的不能為了他自己原也想做的那事情而殺死他的叔父來的。那動搖於宗教與汎神論之間的，燃着對於卑鄙的宮廷生活的仇恨的，充滿着懷疑的哈孟雷特消失了，——在這裏祇剩下了一個性愛主義者，愛迭普斯錯綜的犧牲者，二十世紀的維也納的哈孟雷特。

為了比較的原故，在這裏還可以從一位維也納詩人的藝術的製造所裏舉出一個類似的例子來。

愛迭普斯的神話無疑地包含着兒子可以和母親結婚而把父親丟開的那個遠古時代的反響，但是這神話本身是在族長政治的時代成形的，在那時候，這種現象和感情已經被認為有害了，所以，這神話的主人公終於受了命運的懲罰。莎福克雷斯（Sophocles）是僅僅為了要教雅典共和國的人民服從自由市府的民事上和道德上的法律，而利用了這個古代的神話。無論如何，在他的解釋中，愛迭普斯決不能說是一個性愛的典型。他和他的母親的結婚是隱在暗裏的。維也納詩人霍夫曼司塔爾却描寫了另一個愛迭普斯——是用強烈的性的色調描寫的，他的戲曲（愛迭普斯與司非克斯——Oedipus and the Sphinx）是以母子間熱烈的戀愛的宣布的一幕為頂點，他們母子確實彼此都不知道，雖然，不消說，觀衆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這兩個偶像——蘭克的哈孟雷特和霍夫曼司塔爾的愛迭普斯——是從同一個維也納的製造所裏製造出來的。

維也納學派對於性的因素的過度的偏執，在他對於誅戮暴君的心理的解釋中，表現得最明顯了。

這是周知的事實，維也納學派一般地把羣衆的政治運動看做祇是嬰兒的和有史以前的時代的那淫亂的慾望的表現。這個問題，弗洛伊特在他的羣衆心理（Mass Psychology）中，蘭克用同樣的精神在他的論文神話與童話中講了很多，在這裏我們不用討論。

關於這個，我們祇涉及這些作家的政治的宣言和以弑君爲主題的文學作品。

對於君主的一切反叛都祇是兒子對於父親的仇視的一種變形的現象，這現象實際上便是根源於對於母親的依戀的性的因素。

如果杜思退益夫斯基加入了彼特拉雪夫斯奇（Petrashevski）的團體，那便是因爲在他的潛意識裏他爲弑父的欲望所動，這欲望便成了他的所有的藝術作品的主導的主題。在他的關於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研究中，瑙伊費德說：

「謀害沙皇是作者潛意識地爲亂倫的戀愛所鼓動的弑父的行爲。」（註一）

如果沙士比亞創作了他的戲曲求里凱薩（Julius Caesar），他也和哈孟雷特一樣祇是他自己的弑父的欲望的一種藝術的投影而已。但是，准許了意識的相當嚴厲的檢閱，在文化的某一個階段，這些慾望開始被認爲亂倫和有罪，而藝術家便不得不用某種方法把牠們改頭換面，把他們遮掩起來，這就是爲甚麼哈孟雷特意識地愛着他的父親，不謀殺他的父親，而謀殺他的叔父兼繼父，也就是，名義上的父親。

求里·凱薩祇是哈孟雷特的一個變形。

蘭克也不能不承認莎士比亞的羅馬的戲曲其實就是政治的悲劇，「人的戲劇」，在那裏面，沒有一句關於戀愛的話，在那裏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雖然這樣，他却斷言着：

「悲劇代表着一種古典的詩歌的樣式，牠雖與性毫無關係，然而牠是從嬰兒的，無意識的性的印象中獲得牠的動力的。」

反叛凱薩的布魯達斯便是在想像中解除自己對於父親的仇恨的詩人。爲自殺之念所苦的卡修士，也就是爲了那有罪

的仇恨而預先把自己殺死的這同一個詩人。如果在決戰之際，布魯達斯碰見了凱薩的幽靈，那就正同出現於哈孟雷特之前的父親的靈魂一樣。這兩位戰士，布魯達斯和卡修士，都是不死於敵人之手，而死於自己的刀劍之下，——他們兩人都是爲了對於父親的反叛而自願把自己殺死的。如果是這樣，那就似乎有些奇怪，爲甚麼這詩人，在他用普盧塔克(Plutarch)所著的布魯達斯傳記做他的政治悲劇的根據的時候，不利用布魯達斯是凱薩的私生子，這一個細節呢？他應該用雙手抓住了這一個細節的；隱在牠的後面，他可以瞞過他的意識的檢閱官的注意，而把他自己的弒父的欲望更明顯地表現在舞臺上的。但是，蘭克解釋着，藝術品之所以爲藝術品，正就是因爲詩人不說他所要說和不能不說的話。

但是如果問爲甚麼，在兩白年之後，另一個詩人，意大利的阿爾飛亞利（Alfieri），卻把布魯達斯當做凱薩的私生子，以致他之殺凱薩不僅是弒君而且是弒父，那末，這理由是極其明顯，而且是與性的因素毫無關係；爲政治的自由的戰士在理想的名義之下不得已而竟至犧牲他的親愛的父親，這對於他是最光榮沒有的事了，正如這同一詩人的另一個英雄（老布魯達斯）在他的政治的理想，共和政體，的名義之下犧牲他的君主主義的兒子一樣。那末爲甚麼莎士比亞故意脫落這一個細節呢？這是極其簡單的。莎士比亞是一個君主主義者，如果像他這樣一個無論甚麼時候而且無論甚麼事情都讚美着君主權力（這是有歷史的原因的）的人，在他的『人的』戲劇中描寫着對於君主的反叛的話，那就是因爲這戲曲便祗是藝術地被描寫着的愛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對於英國的凱薩的反叛——但是這個凱薩不是一個君主，不是一個被昇華的父親，而是一個女人，伊麗莎伯女皇。

照維也納學派的解釋，性的意義不僅在於像爲政治的自由而戰的戰士之類的主題和形像，而且在於藝術家或作家所運用的各種其他的概念和象徵，在這一點上，他們常常陷入無可奈何的矛盾。比方：

在他的關於萊渥那特．達文西的研究中，弗洛伊特說：『在與父親和母親有關係的錯綜中，我們看見了宗教的需要的根源：萬能的上帝和慈善的自然在我們看來似乎就是父親和母親的最偉大的昇華。』

這樣，依照弗洛伊特的話，父親是被昇華於上帝的形式中（宗教，教會，宗教和教會的權威），而母親是被昇華於

和這一切概念正相反對的形式中，自然的形式中（科學的研究，科學上和藝術上的自然主義）。

用這個論題做他的出發點，弗洛伊特更進而證明着，萊渥那特是好像一個不受父親管束地長大着的私生子一樣，沒有父親地度過他的幼年的，所以他不相信宗教，不服從宗教的和教會的權威，但是，因爲從幼年時代起就有一種對於母親的依戀，所以他的母親化爲了他以一個藝術家同時以一個科學家而熱心誠意地研究着的自然。

這樣，我們似乎相信在一切的時代，在一切的國家裏，父親總是被昇華於宗教的和教會的權威的形式中，而母親則不然。在這一點上，瑙伊費德卻持着不同的意見。指出在七十年代的初葉，杜思退益夫斯基把頑強的，潛意識的亂倫的慾望在藝術的形像中昇華，以使他的心靈免除這些慾望，瑙伊費德批評作者是一個政論家了，而我們一旦從藝術的創作談到政治理想的時候，那就似乎在這裏至少是不會有性的內容的，——但是不然！

「愛迭普斯的永遠的音調甚至在這麼遙遠的領域內還可以聽見。對於母親大地，對於俄羅斯的愛，對於天父沙皇所定下的制度的尊重，對於母親教會，希臘教會的信仰，這音調在許多的變化中發出來。」

這樣：萊渥那特把他的父親在宗教的和教會的權威的形式中昇華，但是杜思退益夫斯基，恰恰相反，把他的母親昇華。其所以不同的理由是在於前者是十五世紀的意大利的藝術家而後者是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呢，或者還是在於其他的甚麼呢，弗洛伊特主義沒有回答。

除了性愛主義之外，在維也納學派的關於藝術的教義中，衰頹時期的維也納的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所具有的另一個特徵顯露出來了，——唯美主義。

雖然達爾文的門徒，同樣地從性的本能中推尋藝術的起源，也在性的裏面看出一種不僅在生物學的意義上，而且在當做兩性結合的手段的社會的意義上的非常有用的現象，但是在維也納學派的解釋中，性卻失掉了一切重大的社會的意義。唱着性愛的歌或是跳着性愛的舞的原始野蠻人，——同樣的性愛的藝術在發達的低的階段中的部落間自然也可以看到，不過不是藝術的起源，——便是一種社會的存在物，因爲種族的本能和集團的本能在他的心中說話。

藝術家，在維也納學派看來，是一種本質地非社會的存在物。爲潛意識的慾望所損害，他把他的這些個人的願望在藝術的形象中昇華。藝術對於他祇是恢復他的有機體的平衡的一種手段而已。本質上，他是正同神經病者一樣地非社會的。誠然，因爲，和神經病者不同，他創造着別人也可以欣賞的藝術品，所以他無意地而且間接地遂行了一件社會的工作，但是他所做的這工作的社會的意義是極其微小的。正如藝術家自己用一種絕對地個人的方法把他的亂倫的感情在想像的形像中排除一樣，戲劇的觀客或是小說的讀者也用一種同樣的個人的方法再來經驗在他這種常態的人的心中變得模糊了的那些嬰兒的和有史以前的時代的慾望。在這一點上，藝術並不是作一種結合并聯絡民衆的手段之用，牠並不成爲一種組織個人意識和社會生活的手段。牠的唯一的社會的功用祇是在於使某種對於文化有害的感情變得害處少一點，並且，那種感情，如我們下面所見的那樣，依維也納學派的觀點看來，是正在隨着文化的發達而日益萎縮。

藝術是一種唯美的遊戲，爲藝術的藝術。在我們的社會裏，藝術祇是一種過去的遺跡，不僅祇因爲在本質上藝術是嬰兒的和有史以前的世界的經驗的化身，而且因爲在我們的發達的階段，祇有在藝術裏面，我們纔能夠看見爲遠古的，萬物有靈論的時代的人們所特有的那種對於人類的思想萬能的信仰。在藝術裏面，有一種魔術的要素。（註二）這種對於思想萬能的信仰，到後來，在從萬物有靈論到宗教的進步中，多少因爲神的原故而被拋棄了。但到現在，科學成爲至尊無上，「在在放棄自己的特權」的人類竟屈服於現實了，「承認了自己的缺陷」。（弗洛伊特：圖騰與戒律）

「於是僅僅在一個領域內，這種思想萬能還在我們的文化裏保留了下來，那就是，在藝術的領域內。祇有在藝術中，還有下面這樣的事實：爲慾望所損害的人創造一種與他們的滿足相似的東西，而這個遊戲，藉藝術的幻象之助，喚起感情的錯綜，好似牠表象了一種甚麼實在的東西一般。」

但這個並不是由舊石器時代的狩獵者，在他繪着野獸的形像，而這樣使自然和生命隸屬於他的狩獵部落的時候，所創造的那種於社會有用的魔術，也不是由新石器時代的農婦，在她製造器皿，而且，合着她的唱歌的聲音，用花樣裝飾牠，而裝飾與唱歌都是在乎保證她的家庭的穩固的時候，所完成的那種魔術；照維也等學派的解釋，藝術祇是一種毫無

社會意義的，純粹地個人的魔術與遊戲，一種經驗着在文化上是不必要的而且甚至有害的本能和欲望的那樣的唯美的幻想。

和性愛主義並排着，在維也納學派的關於藝術的教義中，牠對於藝術的那種絕對地個人主義的態度顯露出來。牠以爲藝術家是一種獨立的人物，他的創作是不爲任何外界的因素所決定的。

祇有在集體的創作流行着的那文化的最低階段，牠是被外界的，甚至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所決定，——蘭克在人類學的研究的勢力之下，也不能不作這樣的讓步。當他在一篇有趣的論文裏，推究着從神話到童話的轉化的時候，他也不能不看到童話是在一定的經濟背景裏，就是，在迫切的物質的需要的背景裏，從神話中發生出來的，因爲祇有顧到這個情形，我們纔能明白爲甚麼童話是那麼常常講到貧窮，講到物質的缺乏，而同時又常常充滿着一種對於「無限度的，最高的財富，最高的光榮，最高的權力」的純樸的狂喜。分析了幾篇童話之後，蘭克更進而達到了這樣的結論，以爲童話是，不僅在「壓倒的物質的需要」的背景裏，而且在社會的發展的某個階段，即，在父親的統治（狩獵部落）讓位於「兄弟的聯合」（母系制度）的時候，從神話中產生的。

「童話代表着父親的統治讓位於兄弟間的競爭了的那個文化的階段……從這些衝突和鬥爭中生長出來的童話，爲了牠們的表現而利用了族長政治時代的傳統的神話的形式，不過現在，是在一個不同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水準上。」

更進一步，我們便應該有一種對於從神話到童話的變遷的社會學的解釋，而蘭克也是準備進這一步的，但不是在本文裏，而是在一個注脚裏，在那注脚裏，他非常不自信地說，產生着童話的「精神的原因」，「似乎是和原始歐洲諸部落從狩獵與遊牧變遷到固定的農業的那時代裏的母親大地的公共所有權這事實平行着的。」

但是，第一，那祇是「似乎」這樣，而，第二，祇有某種的「平行」，而最後，主要之點很顯然地在產生童話的「精神的原因」，而不是在一種經濟形式爲另一種經濟形式所代替了的物質的原因。（註三）

但是在文化的低的階段中，多少地被承認了的地方，在牠的高度中却被否認了。

在「文化的」社會裏，藝術家是一種不受外界影響的獨立的人物，而他的作品，照蘭克的話講起來，是「他自己的特殊的精神生活的個人的獨特的現象。」

如果要理解一個藝術家的創作，我們不必知道他所處的時代，也不必知道他的環境。因為照弗洛伊特看來，萊渥那特·達文西並不是一個十五世紀的佛羅稜斯的藝術家，而祇是一個不知道父親的權威地度過了他的幼年的，律師和農婦的私生子。從這一個可以發生於任何國家和任何時代的情形，他推究着他的一切的創造的活動，藝術的和科學的，即，他對於自然的驚異，他的自然主義和他對於藝術的那種科學的態度，然而這一切特徵是大多數典型的佛羅稜斯的藝術家所具有的（見柏倫森的佛羅稜斯的藝術家——Berenson,『Florentine Artists』），他們自然不是私生子，而都祇是像萊渥那特一樣受了十五世紀的佛羅稜斯的布爾喬亞文化——一種主知的，現實的，科學的，非宗教的文化——的精神的薰陶，這個，譯成藝術創作的言語，便給與了我們以佛羅稜斯的自然主義的藝術家。

把藝術家和作家從預先決定他們的創作活動的那歷史的環境中分開，維也納學派同時無法解釋同一個精神傾向之不同的而且特殊的外貌。要緊的事情並不在於萊渥那特和杜思退益夫斯基是被愛迭普斯錯綜所抓住的永遠的孩子這事，而是在於為甚麼這個錯綜——祇要牠不是神話，——在一個場合給與了『笑着的女人的頭』或莫娜麗沙的畫像或各種手法的素描，在另一個場合卻給與了像拉斯珂立克家族家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那樣的投影呢這一個問題。

正如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的藝術家或作家，是從他的歷史的背景，而且，自然從他的階級，分離出來一樣，他並且是不受文學的傳統的影響的。

雖然從歐洲文學中蒐集了許多材料，以證實「偉大的詩人中間亂倫的動機的普遍性」的事實，蘭克同時強調着這些「詩的想像中的經常出現的形象」是不能歸於『意識的抄襲或文學的影響』的。

但是仍然——如果我們從他所提供的大批的材料中單舉一個例子來說——在一方面，這是很奇怪的，為甚麼以各種不同的調子處理着亂倫的戀愛的主題的『命運的悲劇』，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文學中盛行着，而這個主題後來卻在同一德

國文學中長久不見呢（換句話說，就是詩人的性的性質變了！）；在另一方面，這是無疑的，女祖先（Ancestress）的作者格里柏爾茲是非常熟悉他的先輩，繆勒（Müllner）和赫華德（Huwald）的類似的著作的。

根據這樣的一種個人主義的觀點，維也納學派自然排斥藝術和文學的歷史的發展的觀念。假如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也有所謂文學的發展的話，那也並不是在於文學的和藝術的體裁，流派，形式的依據於社會條件的進化，而祇是在於反映在文學裏面的意識對於潛意識的漸次的勝利。爲了說明這過程，蘭克舉出了依他的意見看來是基於同一主題，即，基於愛迭普斯錯綜的三篇戲劇——在沙福克雷斯中，兒子還是殺死父親，和母親結婚，彼此都不認識，（意識的最初的檢閱）；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意識地愛着他的父親，祇在潛意識裏對他鬥爭着，並且不謀殺他，而謀殺他的繼父——意識的較有力的檢閱；席勒（Schiller）的堂卡羅斯對他的父親鬥爭，不是爲了他的母親，而是爲了他的繼母——她是和他訂過婚約的——但他並不謀殺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倒把他處以死刑。（意識的更有力的檢閱）。

這是絕對明顯的，亂倫的錯綜的原始的模型漸次地被意識弄得歪曲了的這事實，祇能成爲主題本身的進化的一個不重要的部分，而且同時是與形式和文體的進化毫無關係的。

並且，這種使文學的發展成爲枯涸的，意識對於潛意識的勝利，是本身就很成問題的。在他的著作詩歌中的亂倫的動機的最後一章裏，蘭克從近代的西方文學中搜集了很多的材料，那已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在近代文學中愛迭普斯錯綜正在其最露骨的形式中盛行着——潛意識又戰勝意識了——發展已經向後退了。

但是即使我們承認意識眞是隨着文化的發展而戰勝着潛意識，那末這豈不就是等於說，在將來藝術一定會消滅嗎？蘭克自己便作了這樣的預言：

「假如藝術創作的能力在相當的時期內經過性的壓抑的過程而猶不失藝術的效果的話，則在另一方面，從牠主要地是被潛意識所決定這一點看來，牠終久是不能適應意識的發展的。現代詩歌中的某種現象使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推測，就是：首先，那可以風靡一時的藝術創作的能力，隨後，那領會並鑑賞藝術品的能力，在日趨薄弱了。」

蘭克在他的著作的最後幾頁裏提出了藝術在意識的較高的階段是否可能的問題，但是並沒有把牠解決。

把藝術和文學的進化限於其中的意識對於潛意識的勝利的反映，維也納學派使藝術的歷史成爲了個別的偉大的藝術家的連續。

「文學的發展的歷史，」蘭克說，「是在個別的偉大的詩人之繼續的出現和個人的發展。」

維也納學派便這樣地使我們回到我們的科學的史前時代了。我們把藝術和文學的歷史看做一種爲文學和藝術的發展的自然律所統治着的，非個人的，而且無名的過程，而忠於其個人主義的態度的維也納學派却使牠成了藝術家和作家的肖像陳列館，如聖佩韋（Sainte Beuve）所曾經做過的那樣。

把把藝術和文學的歷史的問題，放在一邊，維也納學派，照蘭克的話講起來，並不關心藝術的歷史，而祇關心「藝術家的心理」，但是牠不能夠解決在這個領域內所發生的終局的問題，那就是，對於藝術的天才怎樣解釋呢？如果說藝術家，與神經病者不同，是由強烈地壓抑他的感情的錯綜而使之昇華於形象或象徵的形式中，則這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甚麼他能夠藉藝術之助把這些感情的錯綜抑制下去呢？爲甚麼他不像常人一樣地做呢？或者爲甚麼他不迫不得已而藉助於神經病者所有的那種自己防衛的症候呢？」（蘭克）

這樣，弗洛伊特在結束他的關於萊渥那特•達文西的研究的時候也同樣承認着，他雖在闡明整個的藝術家的精神分析一點上是成功了，但「他（藝術家）抑壓他的慾望的特殊的傾向以及他使這些慾望昇華的非常的能力」則尚未闡明：

「這裏便是精神分析所能達到的最後之點。從這裏起，牠便讓位於生物學。壓抑的傾向和昇華的能力都不能不歸於個人的有機體的基礎，精神的上層建築是到後來纔建立在那基礎上面的」。

把藝術的發展的問題留給歷史家和社會學者，維也納學派把解決藝術家的問題的最後的話留給生物學家了（如果「個人的有機體的基礎」不是一種甚麼形而上學的概念的話）。

我們沒有觸及維也納學派的關於藝術的教義的各方面。我們沒有討論到他們的關於藝術創作的機械的觀念，他們的

關於英雄的產生，關於幽默，關於藝術創作中的臘西雪茲姆（Narcissism）的那一切的教義。俄國的弗洛伊特主義者的著作也被丟在一邊了。我們的任務是(1)指出維也納的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的「世界觀」的某些特徵是怎樣在維也納學派關於藝術的教義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跡，(2)證明以下的論題：

（一），在性的感情中推尋藝術的行爲，有時甚至視二者爲同一樣東西，弗洛伊特學派是與我們所知道的關於藝術的起源和在文化的初期的階段中的藝術相矛盾的。

（二），把藝術的行爲看做一種亂倫的錯綜的昇華，牠使某些文學的形象成爲性愛的包裹，正如維也納的詩人使他們的英雄穿上性愛的衣裳一樣。

（三），維也納學派對於性的因素的過甚的偏執，在他們對於弒君的心理和影像的解釋中，特別明顯地可以看到。

（四），把藝術家所運用的各種其他的概念或象徵都性慾化，他們彼此間矛盾百出。

（五），照他們的解釋，藝術失去了牠當作在有組織的社會裏活動着的要素的特質，而牠的社會要的意義也成爲了祇是在於使那些在文化上不必要的感情的錯綜變得害處少一點。

（六），雖然承認在文化的低的階段中，藝術的創作是由外界的原因所決定，維也納學派却以爲在文化的較高的水準上的藝術家是不受一切社會的，文化的和文學的影響的。

（七），離開歷史的環境去分析藝術家，牠非常錯誤地解釋他們的創造的作品，而且絕對不能說明他們的主題和形式的特性殊。

（八），把藝術的歷史看做祇是偉大的藝術家的連續，維也納學派因而否認當作一個有規律的發展的過程的藝術之科學的概念。

（九），不研究藝術的歷史而祇研究藝術家的心理，牠沒有闡明藝術家的終極的秘密，他的昇華的能力。

而最後，我們雖然沒有說出牠來，但從上面所說的一切看來，是極其明顯的：

（十），維也納學派的關於藝術的全部的教義，如我們在這裏所暴露的那樣，到了一種有趣的，但是顯著的藝術好事主義(Dilletantitism)的印跡。

（註一）：弒君的思想在彼特拉雪夫斯基的團體中並沒有演着甚麼重要的任務，如所周知的那樣；「在另一方面，瑞伊費德主張着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弒父不僅是由於亂倫的戀愛」，而且是由於「他的父親的吝嗇」，那是一個顯然與愛迭普斯錯綜毫無關係的動機。

（註二）：弗洛伊特承認藝術多半是追求着那其中「或許兼有魔術的效用」的傾向，但是如果藝術是當作魔術而發生的（而且牠確實是這樣），那末想從亂倫的錯綜中推究一切的藝術的那全部的構造便崩潰了。

「註三」：對於進化的這種觀念論的解釋是完全與弗洛伊特在他的圖騰與戒律中所確立的那種觀念論的社會學相符合的。

譯者附記 弗理契（W.Fritche），毋庸介紹，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藝術學者，本文載在「Literature of the World Revolution」第五期上，是一篇用辯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 pseudo-scientific 的弗洛伊特學派的關於藝術的教義下尖銳的解剖的極可寶貴的文章。

拋棄

冰瑩

——唉！我的媽，痛喲！……我但願早點死去不願再過一分鐘這樣痛苦的生涯，唉！媽，我的媽呀！我痛得實在不能支持了！……

珊珊獨自一個人肚子痛得從床上滾到地板上，又從地板上爬到床上，她已經喊了三個鐘頭。起初還以為是午飯吃得太多所以脹得痛，後來覺得肚子裏的小東西在拼命地一下一下的往下奔，同時陰部也好像出了些像血液一般的東西，這才使珊珊驚訝得忙告訴若星，要他去找個接生婆來，不然孩子下來了，是不知怎麼處置的。

「我不知道接生婆在什麼地方，而且她來了也馬上要錢的，不如我現在去找一位朋友，問他借兩塊錢，再叫汽車送你去醫院。」

就在這時若星出門了，黯淡而狹小的房間裏只留着珊珊一個人在打滾，在大聲叫喊，痛哭流涕！

——媽呀！我願意立刻死去，不願再活一分鐘！

她的熱淚又迸出來了，她恨恨地從床上故意教摔在地板上，她希望自己受傷而死，可是因了震動的關係，肚中的小動物更跳躍起來，好像一隻老虎在裏面要咬破肚皮跑出來一般，她又在地板上爬着去尋找菜刀和小剪刀，她想只要隨便找着一件就可割斷喉管，讓鮮血流出，倒地死去，或者刺破肚皮，將那小怪物取出來看了之後再死去，她又想從三樓的窗戶上摔下去一定可以摔死。可是，上帝，她現在連打滾都不可能了，只是痛得縮做一團，像無數的尖刀在腹內亂刺一般，尤其難過的是子宮口的澎脹，這裏似乎有一塊大的石頭想要從小小的子宮口滾出來一般，可是口子很小，無論如何使勁也不能下來，因此珊珊這時痛

得完全像死人一般慘白，嘴唇上也沒有半點血液了。

這夜正是八月十五，「月到中秋分外明」，三個鐘頭以前珊珊還在唸着這句詩，牽着若星的手一同走上曬台看月亮。

「喂，珊，你看見火花沒有？」

若星很快活地指着東邊天空中浮着的一朵朵爆爛的火花。

「看到了，眞有趣，可惜我們沒有錢，不然至少可買幾個炮來放放。」

珊珊雖說是個快做母親的人了，可是她的孩子氣還是半點都沒有改。她說了之後又沉默着，低着頭回想幼時在家過中秋吃月餅，打秋韆看天狗食月，偷南瓜送子的（註）許多往事來。

「何必一定要自己買來放，你不是聽到了不斷的砲聲嗎？咧，而且這一聲眞像炸彈呢？」

若星這話自然使珊珊不高興，因爲她的心情在今天特別不好，尤其由風聲中聞到的酒香肉味，更覺難過，想想自己自從失業和有孩子以來還只吃過三四次二百錢一次的肉，肚子雖然枯得不像樣了，可是肉及比較可口一點的食物還是一點得不到，不要說吃好的菜，就連飯也沒有吃。

「唉！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富」家院。」

若星見珊珊不答話，忽然又用滑稽的語調哼起詩來。

「得了罷，你快不要開玩笑了，賞心樂事誰家院，你爲什麼要唸富家院呢？」

「傻子，爲什麼不是富家院呢？難道像我們這樣的窮人也會有什麼賞心樂事嗎？可憐我們今晚連飯都沒有得吃，而人家這時正在大吃大喝，歡天喜地享月呢。」

「哼！將來時代會換過來的，他們會像我們現在一樣，我們更比他們這時要快活。」

珊珊這幾句話說得很有力量。若星也很爲感動，他興奮地說：

「珊珊，我們到馬路上去走走好不好？在那人山人海擠滿着汽車的馬路上，用我們發光的眼睛釘住他們，告訴他這熱鬧的城市，這美麗的中秋佳節，不久將通通是我們的，只有我們才配享受。」

「不，我不能去，我此刻忽然覺得肚子很痛。」

珊珊縐着眉回答若星，自然這是使他萬分感到失望的消息。

「也許中飯你吃多了吧，我們眞太窮，爲什麽不留點晚吃呢？買了米來，一頓就脹完了，珊，現在你下去休息一下吧。」

珊珊倒在床上後起初只是一陣陣痛，後來越痛越起勁，到若星出門借錢時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了。

「珊珊快點！我扶你下去，汽車在外面等，你痛得很厲害吧！」

若星氣喘喘地跑上樓來，一手拉住珊珊，當她是好人似的忙往樓下拖。

「我……我……我痛得很厲害，那裏能下樓呵！」

珊珊又倒在地板上了。

「我扶你下樓，或者我抱你下去吧！」

「錢，汽車錢呢？」

汽車飛也似地駛去，珊珊的頭完全倒在若星的懷裏，她雖然肚子痛得要命，但還在掛念着錢。

「我巳經在仲明處弄到三塊了，他是用衣服去當來的，所以我等了將近兩個鐘頭才回。」

汽車停在醫院的門口了，好容易才叫開門。時候雖不到十點，但這時醫生和看護婦們正在大嚼着月餅享月，那裏顧到你生孩子的死活呢？

珊珊進醫院一個多鐘頭以後，孩子便生了，是女孩，身材短小，但是哭聲很大，看護說從來沒有聽見過像這孩子的哭聲一樣凶的。

在生下孩子的刹那，珊珊完全暈過去了，要不是打針打得快，也許她的性命就會如此無聲地結束。

不知什麽時候，她被抬到一間住着十七八個病人，電光黯淡，空氣窒息的三等病房來了，她躺下後，醫生也不替她試血壓，看溫度，看護也不睬她，同情她，照應她的只有與她同房的病人的呻吟和嘆息。

「唉！乾得要死，要一口水喝都沒有！」

大約是一點鐘的時候，珊珊這樣自言自語。

珊珊打開眼睛，只見滿屋漆黑，由各人嘴裏鼻孔裏發出來的鼾聲和呻吟聲，傳到珊珊的耳朵裏，感到特別可怕，淒涼。她以爲自己現在是躺在廣漠荒涼的坟山裏，前後左右伴着的都是死屍，都是骷髏，都是面目猙獰的野鬼。

——唉！我怕呵！她的靈魂叫喊起來，全身不住地發抖。

又是一點鐘過後。

珊珊實在再不能忍耐了，她口渴得喉嚨裏要冒出火來，她摸遍床上沒有電鈴，因爲屋子裏黑的原故也不知門在那方，否則她自己想掙扎着爬起來去找，雖然她是如此全身痛得不能翻身。

「娘姨！」

本來珊珊想叫看護的，但又不敢叫，而且這樣稱呼她太不文雅了，剛進手術室時看到有娘姨在旁邊招呼，因此她大胆地叫了一聲。

「叫娘姨的是誰？」

看護的聲音。

「是我。口渴死了，要點水喝。」

「娘姨睡了，等着吧！」

「不能等了，請你給我一點吧！」

珊珊哀求的聲音，比馬路旁伸手要錢的乞丐還可憐。

「人家有事，誰給你！」

珊珊聽了氣得要死，她夢也想不到天下有這樣的女人，她以爲女子的心是柔嫩的，慈善的，富於同情心的，尤其一個看護的性情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好，招呼病人這是她們應盡的責任。爲什麼對我這樣殘酷呢？珊珊翻來覆去的想還是想不透爲什麼她們這樣不睬自己。她又開始呻吟了，而且嘰哩咕嚕地罵了許多。

「虧她還好意思發氣，這樣窮骨頭，要是在醫院的人都像她一樣，醫院早已關門了！」

猛然間珊珊聽到了這是剛才那個看護說的話。

——窮骨頭，難道她是在說我嗎？

她爲着好奇心的驅使又很小心地繼續地聽下去。

「誰？」另一個看護的聲音。

「你還不知道嗎？就是我們在享月時抬進來的那個生孩子的婦人，不像窮人，也不像學生，真不知像什麼怪物。」

「她很窮嗎？」

「除了一塊錢掛號金外，簡直什麼都沒有，手術費，打針費一切都沒有交，你看那裏有這樣的事，我們這裏的規則，無論什麼人都要先交費才得住院的。她來就破例了，哼！真是我第一次見到的怪現象。」

「那麼院長怎麼肯收留呢？」

「還不是她的丈夫苦苦哀求，他說馬上去借，明天一早就送來。本來也是我們倒霉，要在她未抬進手術室前知

責她是窮鬼，我們也不要她進院了。你看現在一切都要白白地供給她，而且她又是如此令人討厭，別的病人晚上睡了從不鬧的，而她初來就嘰嘰咕咕的大嚷大吵 人家又不是她的孝子，誰來這樣服侍她呢？」

明白了，啊，珊珊這時完全明白了，原來醫生和看護的不來睬她是為了她沒有交五元錢的手術費，兩元的打針錢。現在是錢的世界，事實更證明了珊珊的理論了！她想爬起來一拳將那拜金主義的看護打在地上，再痛罵她一頓，可是任你怎樣掙扎也爬不起，而且事實上要想打她來替自己出氣在事實上也許不可能。因此她只有咬緊牙根恨恨地嘆一聲冷氣，罵一句：

——媽媽的狗王八！

痛苦的關頭又輪到珊珊的身上了。

在受孕後的最後兩三個月中，為了身體的沉重不能做事，不能跑路。因了腹部的澎漲，以及腿子的浮腫，和頭痛眼花出虛汗等許多毛病而使她痛苦，使她想到自殺，想到如果孩子生下來時一定要殺死他。現在她是完全換上了另一種新的感覺，新的痛苦。不但不恨孩子，而且十分的愛她，莫明其妙的愛她！她常聽到孩子的哭聲，因為這哭聲是洪大的，兇猛的，她很清楚地分辯辨出。雖然她還沒有正式看見孩子，不知孩子究竟像個什麼樣子，但她總覺得孩子是自己的血變成的，孩子是吃了自己的血長成的，孩子一定是美麗而很聰明的！她愛孩子，覺得孩子是自己身上的一塊肉，經過整整的九個月的懷胎，尤其是在她的痛苦以後，她更覺得孩子是自己的心肝，自己的生命，她愛孩子，聽到孩子的哭聲她就想抱她，吻她！

雖然她的全身的骨節痛得使她不能翻身，由子宮流出來的血染遍了衣裳，染遍了被褥，但是她絲毫都不怨恨，怨恨孩子的誕生。現在唯一橫在她腦海裏的困難就是要怎樣才能養活孩子。

她忘記了懷胎時的痛苦，更忘記了為了去找醫院打胎受到醫生的種種謾罵，以及後來自己亂吃藥，病了很久而孩子仍未流產的苦痛，她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為了工作而不能撫養孩子的困難，總之，她是忘記一切了，她愛孩子，是的，孩子是她自己苦苦地血淋淋地生出來的，為什麼不好好地撫養她，帶到在身邊安慰自己幫助自己呢？

她閉着眼睛想到孩子的天真爛漫，倒在懷裏吃奶，呀

呀學語，初試走路牽着衣角叫媽媽……時的快樂，不覺地獨自微笑了起來。

——我的小寶貝！她在內心害羞地如此叫喊着。

她又囘憶到七個月以前的一天晚上，那正是春意正濃，草長鶯飛的三月　若星從外面疲倦地歸來一苦惱就倒在珊珊的懷裏，那時她正躺在床上看書。

「不要這樣魯莽，肚子被你壓破了呢！」

珊珊忙用手推他。

「只要沒有孩子在裏面，壓破了也不要緊。」

「孩子？……」

「珊珊的口吻似乎有點表現「有了」的樣子。

「難道真的有了嗎？珊！

「………」

「不要害羞，珊，告訴我吧，如果有了孩子我們要想辦法，不是打掉他就是想法養活他。」

若星很正經地說。

「打掉不好，一來大人的身體吃虧，二來我們的孩子一定很聰明而強壯的，從小我們就灌輸他以革命的思想，他在我們的環境裏生長，一定會成為一個很有力的革命戰士，因此我們不要犧牲了他！」

珊珊說完，滿臉通紅地忙轉過頭去對着牆壁微笑。

「真的，珊珊，你有了小寶貝嗎？」

經過若星再三的盤問後，她才告訴他月經已有兩個月不來了，這時若星才正式地和她談到孩子生了以後要怎樣撫養他以及買洋娃娃給他玩，買新衣服給他穿的問題，最有趣的是：

「珊，我要男孩，而且像我。」

「不！我要女孩，而且像我。」

囘憶到這裏她微微地嘆息了一聲，玫瑰色的夢終於被現實打破了，現在她是想到到底孩子要不要的問題。

——要嗎？我拿什麼來養活她呢？現在連一件衣服一塊布片都沒有了的，出醫院她穿什麼，用什麼包呢？我的奶子是這樣枯乾得沒有一點奶，那麼，她吃什麼呢？代乳粉嗎？牛奶嗎？不要夢想，這是辦不到的，吃雞或者別的補品發出我的奶子來嗎？同樣的是不要夢想。然則她吃什麼呢？她不能跟我們一同吃燒餅，一同吃飯而且連稀飯她都不能吃。唉！那麼她用什麼養活她呢？

——更困難的是我如果帶了她，一天到晚就不能做別

的事了，我不能參加羣衆工作，也不能進工廠做工，我只能整天的帶着她，因爲家裏僅僅只有我和若星，而若星是從早晨出去要到晚上才囘來的，他自然不能爲我照顧孩子，那麼怎麼辦呢？難道我就爲孩子而犧牲了自己嗎？假若工廠裏有托兒所，假若中國有兒童公育院，那自然不成問題，可是我現在是處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中國呵！

——不！我不能爲了她而妨礙了我的工作，犧牲了我的時間，我應該想到整個的事業，我自己的前途，爲了孩子，爲什麼要犧牲一切僅僅只爲了孩子呢？

——不要她嗎？照若星的話送到育嬰堂去或者弄死她嗎？我不忍，我沒有這鐵石心腸！我怎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個孩子送給別人，任別人去宰割她呢？我自己不能養活她，別人那肯白白地養着她呢？自然帶大了她不是賣掉她給人家做丫頭，當娼妓，就是送到資本家的虎口，整天苦苦地勞動　吸盡了她的血髓，打斷了她的骨頭，奪去了她的一生！唉！像她的命運難道還有人的生活給她過嗎？我要她，我要好好地帶着她，爲什麼不可能呢？我們有吃，她也有吃，她是個無辜的孩子，她生來就有一份糧帶來的，世界有她的份，爲什麼她不能好好生存呢？即使萬一到了我們不能養活她的時候就一同餓死吧！叫化婆不是常常背上背一個，兩手牽兩個，還有一個跟在後面走嗎？她們爲什麼不把孩子丟了？她們爲什麼這樣忍苦含辛的領着孩子在外邊討飯？他們爲什麼能如此犧牲，愛她的孩子。我難道是鐵打的心嗎？至於弄死她我更比禽獸都不如了！虎狼雖毒兒不吃，難道我比虎狼還毒嗎？天，我不能做殺孩子的劊子手，我做的是救自己一樣貧苦羣衆的工作，我的孩子也是窮人之一，爲什麼我不救她而反殺了她呢？我是她的母親，是的，無論如何我是生她的母親呵！她是我的血變成的，她是我經過九個月痛苦的時間創造出來的，她是我和他的愛之結晶，爲什麼我不愛她呢？而且她大了說不定還是個革命史上的偉大人物，至少她是我們的小同志，多麼有趣呵，將來許多事，她可以幫助我們做；小孩子對於技術工作是有益處的啊！……

「吃飯了，還在想什麼心事！」

那個使珊珊討厭，見了她就要發火，頭髮燙得像鬼一般的看護，又來到珊珊床邊了。珊珊恨她爲的她打斷了她的思潮，打破了她的好夢。她恨恨地掉轉頭來一看，又是幾顆老蠶豆，一碗南瓜湯，像沙粒一般的飯。她實在不想

吃糖，可是肚子又覺得很餓，也許是生孩子生空了的原故吧，她時時都感得肚子空虛，時時都想到吃，假若這時有一只煮好了的雞擺在她面前，她一定會連骨頭都吞下去的。

·

——唉！爲什麼若星還不來呢？幾天了，難道幾塊錢還沒有借到嗎？

珊珊急於要回去了，一來這裏太貴，每天要五毛大洋，而且吃的簡直不是人能吃的，都是些喂猪的東西，富人的狗比自己還吃得好。想到這裏珊珊又恨起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了。尤其令她難受的是看不慣那些醫生對她的冷淡和看護們的輕視，侮辱。要是有錢的話，住在頭等病室多麼享福，隨便你高興吃什麼，就有什麼，看護站在你的面前，好像馴良的狗子，她們如果侍候你不好，罵了她，她還要向你搖尾乞憐。不要說住頭等二等，即使稍爲有幾個錢，手術費和打針錢交清了，也決不會使她們如此看輕自己，而受到種種莫大的侮辱。

珊珊決定要回去了，雖然身體還沒有復原，子宮仍是破着，但她再不能嘗這種痛苦生活的滋味了。

這的確是使珊珊焦灼的事，若星雖來過兩次，但每次都是說錢沒有借到。

怎麼辦呢？如果今天再借不到我將怎樣出醫院呢？

還好，恰恰是珊珊來到醫院的第七天晚上若星滿臉洋着微笑走進來了。

「珊，好了，今晚可以出院了。」

「錢借到了嗎？」

他忙握住了珊珊橫在毯子上的右手。

珊珊似乎含着莫大的希望問他。

「借到了，而且一切費用都已交清了。」

「那來的這多錢？」

「僅僅借到十二元，除了給醫院十元五角的住院費，打針，手術費外還給娘姨伍毛，如果不夠，就給一元，那麼還有伍毛我替你叫洋車回去。」

「怎麼只借到這點？那以後我們怎麼辦呢？」

「呵，這一點還是跑了四五個地方東一塊西二塊的弄來的。」

「唉……」

「不要緊，珊，回去了，自然我會另想辦法的。」

「那麼我們就走嗎？」

「就走！」

「孩子呢？」

「我抱去。」

「抱到什麼地方去？」

「我從前不是和你講過的嗎？」

「不！星，我要孩子，我要帶她和我一同回去，我捨不得送掉她！」

不知怎的，珊珊說最後一句話時她流下兩顆淚珠了，這淚珠掉在若星的手背上特別感到冰冷而且沉重。

「怎麼？珊，你改變了初志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用什麼養活她呢？她吃什麼？穿什麼？而且現在你的身體還沒有復原，而我還是一樣地忙，誰管她呢？尤其主要的問題是在今晚她出院後穿什麼吃什麼呢？」

若星生怕別人聽到，所以說話的聲音很小，同時說着他故鄉的土話，這只有珊珊聽慣了的才聽得出。

「用我帶來的那床破毯子包着她，買點米來煮米湯一般的粥給她喝，裏面放些糖，不是像奶一般嗎？」

「不！珊珊，你這是空想的話，你想一床破毯子怎麼換洗呢？她撒了一次屎尿就要換，你想怎麼辦呢？而且她不能吃米湯長大，珊，而且我們自己……」

「呵，你是說我們自己也有沒有飯吃的時候嗎？那麼到那時再說好了，或者我們一同去做乞丐吧！」

「珊，你怎麼這樣盡說些情感話，試問你要她做什麼？」

「因為我愛她，因為她是我生的孩子；因為我不忍見她被別人去壓迫去宰割，她是我身上的一塊肉，她是我們革命的種子，她是未來社會的主人，我愛她，我需要她！」

「珊，你不知道孩子的麻煩嗎？你沒有想到我們的窮困嗎？你忘記了我們的使命，和我們急於要做的工作嗎？我想你決不會為了一個孩子而犧牲我們的前途我們的事業的！」

「帶着她，難道就會犧牲我們一切嗎？我決不相信，難道有孩子的人就不能革命了嗎？」

「事實上，孩子是妨礙我們的，主要的，是我們自己窮得不能生活，自然養活不了她，而且我們的工作自然要比養一個孩子來得重大。唉！她也太可惜了，假若是個男孩，聽說還有人搶着要呢？」

「哼！搶着要，男孩女孩有什麼不同，他媽的封建思想，任他是皇帝也不給他！我們的孩子爲什麼要給別人呢？」

「珊，你的情緒太緊張了，平靜一下好不好？現在是九點半，我們十點走吧？」

「你叫看護抱孩子給我看看。」

珊珊忽然凶惡得像對待敵人一般地用手指着若星大聲說着。

「珊，不要看她，看了，你一定更難過，忘記了她吧，只當沒有生她一樣。」

「怎麼？我自己的孩子連看一眼都不可能嗎？」

「珊珊，你不要這樣着急，平靜一下我再給你解釋幾句好不好。你是不是要繼續你的工作？每天活潑潑地和大衆在一塊兒工作，一塊兒生活？創造我們未來的新世界，解放我們無數萬萬的勞苦同胞！」

「當然，這也用得着問嗎？我不但繼續前進，而且更要努力，爲了孩子，爲了和孩子同命運的小伴侶們！」

「珊珊，你要救孩子嗎？你要救未來的孩子，爲她們謀幸福嗎？爲什麼不救大人，不救自己，不救千千萬萬勇敢的戰士？不從根本着手努力革命，以期我們的世界早早實現……」

「…………」

「而且珊，你不是不知道孩子的麻煩，有了她，不但生活沒有辦法，而且我們的工作是多麼緊張！你想怎能因一個孩子而妨礙到我們整個的事業，你愛她，就在現在努力創造我們的社會，等到我們的社會成功了，一切窮人都得到了解放，得着了自由，得着了幸福，一切孩子都有了歸宿——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書讀，有游藝……珊，那時我們才真快活呵，不要說生一個孩子，就是十個也有辦法，也不愁不能生活。珊！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幸福，通通在將來呵！……」

「…………」

「珊，我們走吧，時候不早了。」

若星見珊珊只是低着頭不語，知道她一定比剛才平靜多了，也又緊緊地握了一下她的兩手，然後扶她坐起來。

「慢一點，我痛得很！」她淒然地說。

「那麼你再躺下吧，我去叫翠來抱你坐車回去。」

「怎麼？你叫她來嗎？」

「是的，你的身體不好，不能一個人坐車，而我又要抱孩子，所以要她陪你回去。」

「好的，你快去快來！」

不到半個鐘頭若星就同着翠來了，他們叫好了洋車在底下等，翠抱着珊珊坐好之後，若星又劄着放下了車篷，爲了怕珊珊受風的原故。他將車錢及開門的鑰匙都交給了翠。

「怎麼？你不和我們一路嗎？」珊珊很驚訝地問。

「當然一路，不過我抱孩子也許走慢一點，所以先將錢交給你們。」

事實也的確像若星說的一般，拉着兩個大人的車子反而走得很快，雖然翠要他慢點走，但珊珊爲了要早點到家反要車夫快走，結果慢慢地若星和珊珊的車越走越距離遠了。

「放下！」

走到一條很僻靜而又光綫黯淡的馬路上，若星忽然叫車夫停下了。他將手裏所有的兩毛錢交給了車夫後就抱着孩子一直往前走。他麻木了！他的腦筋像完全失掉了知覺一般的沒有感覺，他將孩子挾在腋下，好像夾着一束柴，一把雨傘，一個包袱似的，而孩子也許因吃飽了而睡覺了的原故吧，竟像死去了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

——唉！我的天，怎麼處置這孩子呢？將她丟在黃浦江嗎？太殘酷了，我的心究竟是肉做的，我不能活活地拋棄一條生命，一條無辜的生命！送她去育嬰堂嗎？與如珊珊所說，他們是決不會好好帶着孩子的，即使亂七八糟的將她養活了，還不是送給有錢的人去宰割。而況她又是女孩，將來更不知受苦到什麼地步。爲什麼我們的孩子要送給別人去宰割呢？難道自己沒有權處置她嗎？是的，我可以弄死她，就在這馬路上，就在這一刹那我就可弄死她，用石頭壓死她，或者用土活埋了她，用小石子塞在她的嘴裏……！然而我的天，這不更比丟她在水裏還殘酷嗎？我是人，我怎能幹出這樣連禽獸都沒有的行動來呢？那麼依着珊珊的話將她帶回去嗎？怎樣養活她？今夜她尿溼了，用什麼給她換，她餓了，給她什麼吃？而且要解決她的生活問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長久的，而是會牽扯到我們整個的生活和工作問題上去的。不！不能！絕對不能帶

她回去，還是丟在馬路上讓過路的仁人君子，慈善家或者巡捕拾了去吧。好，就決定如此辦，不管她怎樣，就丟下她吧！趁着這地方很黑，而且沒有人就趕快丟下她吧。但是如果巡捕聽到孩子的哭聲而追了我來將我送到捕房那又怎麼辦呢？不！沒有關係，我可赤裸裸地對他說，我雖然窮，但你不能禁止我不結婚，不能禁止我不生孩子，至於生了孩子為什麼又要丟了她，那請他自己去答覆！難道誰願意殺掉自己親生的孩子嗎？如果他說我犯了罪，我要問他這罪是誰使我犯的！對了！一切都有了辦法，不要緊，還是下決心丟下她吧，丟下她，了却了我的一件大事，也解決了環環最大的痛苦問題，數月來愁着的問題現在總算完結了，痛快，此後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痛快呵！……

——但是孩子太可憐了，她只裹着一床薄薄的而且破了無數孔的毯子，假若很久還沒有人來檢，她不凍壞了嗎？而且她是從溫度適宜的醫院來到這涼風習習的馬路上，啊，這馬路是多麼冷清清呵，簡直像一塊冰，但她弱小的生命怎經得起這大的刺激呢？無疑的她會死去，唉！我的天，結果我還是活活地絞死了她，她這無辜的小命呵！

——還這樣猶豫幹什麼？明知自己不能養活她，明知自己有比帶孩子更偉大更重要的事業要幹，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地丟了她呢？你覺得她可憐嗎？擺在你面前的無數萬萬的死的活的，血淋淋的，陰慘慘的面孔，他們她們不都是人嗎？犧牲在血泊裏的不都是父母生下的兒子嗎？而且他們她們是大人呵，是戰士呵！……

——好，下決心丟了她吧！

「……？……」

不知在那一刹，若星將孩子丟下了，一直聽到孩子哇的一聲大哭了之後他才覺得挾在掖下的那件東西不見了！

他呆住了！他的每個細胞都麻木了，他彷彿看見一個慘白的，弱小的孩子的死屍躺在馬路上，野狗在吃她的肉，她的骨頭，由頭上直嚼到脚底。他全身戰慄了起來，兩隻脚早已輭下去了，忽的眼前一陣烏黑，天地大變顏色，雷電交作，驟雨飛來，無數的小鬼在追他，抓他，現着猙獰的面孔惡狠狠地罵他：

「你這連畜生都不如東西，還我生命！」

這些小鬼一個個都是孩子的化身，和孩子一模一樣，於是他更懼怕起來，他看不見路了，眼前是一片黑，無涯的黑，在黑暗中兩眼中冒出了無數的火點，這些火點一顆

頰都變成了孩子的凶像，孩子的哭臉…………

他拚命地往前奔，但愈走兩脚愈拖不動，終於因了刺激過重的關係，他完全暈倒在馬路上了。

一點鐘過後，若星被巡捕送到了自己的家裏。

「怎麼你到這時才回？孩子呢？」

珊珊望着兩手空空的若星走進來，聲音顫抖地問他。

「怎麼？你到那裏去了？」

翠也忙驚訝地站了起來。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珊，孩子已經送掉了！」

若星裝着很鎮靜的態度說。

「送到那裏去了！」

珊珊拚命地掙扎着坐了起來。

「不要急，聽我慢慢地說吧！」他走近床前坐在珊珊的身邊。「珊，這真是像夢想不到的好事。原來當我正在想將孩子送到育嬰堂去時，恰遇着我的一位同鄉周君，他是我三年前在中學時的同學，自從母校分別後一直到現在才碰着，他見了我忙跳下車來拉住我問我往何處去，並問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他，說這是我的妻剛生下的孩子，因爲自己不高興帶，所以想送給別人。

「送給誰？」他睜着兩隻大眼睛問我。

「沒有一定，隨便誰都可以。」

我苦笑了一聲。

「以後不能領回的嗎？」

「那當然！」

「唉！那太可惜了！自己生的孩子活活地送給別人，那太可惜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好不好？那裏可以幫你撫養孩子，隨便什麼時候，你如果要她就去領她回來好了，而且一個錢都不要。」

「那裏有這樣的好地方？」

「有的，就是育嬰堂！」

「不！那不能領回的，送去就永遠屬於他們的了！」

「自然你的孩子是特別，因爲那裏的院長是我的親戚，我可請求他要他替你保留這孩子，告訴你的苦况給他聽，他一定可以辦到的。」

「好，那麼我們馬上去吧！」

于是我倆一直坐車到了育嬰堂找到了院長，交涉的結果，果然成功。珊，此後你可安心努力做事了，有功夫的時候我們就去看她，有餘時買點代乳粉送去，要他們好好帶着她，或者做幾件花衣服送去，等到他有了四五歲時我們就接她出來……」

「是真的嗎？我決不相信！」珊珊喜出眼淚來了。

「不信，過兩天你能走路了時我帶你去看，包你看得見一個大眼睛，活潑可愛的孩子。」

「未必能領回吧？」

「一定能夠的，誰騙你幹嗎？不信，我們同去問院長好了。」

「好了，珊珊，此後你儘可放心了！好好地休養，等身體恢復之後，你就可繼續你的工作了！」

翠愉快地走近了她，在她的臉上撫摸了一下。

「而且更應該比以前還要努力，」若星接着說：「因為經過這次大的痛苦大的困難後，更明瞭了自身的責任，女人不等到新社會產生時連孩子都不能生的！」

「翠，真有趣，她的確是個有用的孩子，我雖沒有見到她，但聽到她的洪大的哭聲就知道她是個生來帶有反抗性的孩子！她長大了一定比我們還要強！星，等到她有了四歲時就接她回來，那時她的小手可以高舉着鮮紅的旗幟，走在我們的前面了！」

（完）

一九三二，一，二十七夜十二時中於上海

（註）（一）天狗食月即月蝕。

（二）相傳每月到中秋節的晚上偷了東瓜，穿上孩子的衣服將他送給沒有孩子的人家，在那年一定會生一個孩子的。

馬賽的夜

巴金

馬賽的夜。

我到馬賽這是第二次，三年以前，我曾到過這里。

三年自然是很短的時間，可是在這很短的時間裏我却看見了兩個馬賽。

寬廣的馬路，大的商店，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紳士和夫人，大的咖啡店，堂皇的大旅館，美麗的大公園，壯麗的銅像。我相信我是在一個大都市。

我在一個大旅館吃晚飯。我和兩個朋友佔據了一張大桌子，有兩個穿着禮服的漂亮侍役招呼着。我們問一句話，他們鞠躬一次。旁邊有樂隊在奏音樂。我們每個人點了七八十個佛郎的菜，每個人給了十個佛郎的小帳。我們從容地走出來，穿着禮服的侍役在後面鞠躬地送着。

我們又到一家大咖啡店去，同樣地花了一些時間和一些錢。我們在「多謝」聲中走了出來。我們相顧談笑說：「我們遊了馬賽了」。心裏想畢竟是一個大都市。

於是我們離開了馬賽，一直到三年以後我一個人纔回到這里來。我想馬賽一定不會有什麼變化。而且我把時間計算得很好，我不必在馬賽留一夜。我對自己說：「我第一晚上在火車中睡覺，第二晚上就會在海行中的輪船裏睡覺」。

然而我一到馬賽就知道我底計算是怎樣地錯誤了。第一，我一下火車就被一個新認識的朋友引到了一個奇異的地方，這地方使我覺得我不是在馬賽，或者是在另一個馬賽。第二，同那新認識的朋友去輪船公司買票，纔知道水手今天罷了工，往東方去的船都不開了。至於罷工潮什麼時候會解決，辦事人回答說不知道。

這樣我就不得不住下去了，而且是住在另一個馬賽。至於在海行中的輪船裏睡覺，那倒成了夢想。

於是我又看見了馬賽的夜。

我住的地方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館，却是小旅館內第六層樓上的一個小房間。

我吃飯的地方也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館。却是一家新近關了門的中國飯店。吃飯的時候沒有穿禮服的侍役在旁邊伺候，也沒有樂隊在旁邊奏樂。我們自己伺候自己。

這並不是像紐約唐人街一類的地方，這的確是法國的街道。中國人在這里經營的商店，除我所說的這個飯店外還存一家飯店，要那一家才算是眞正的飯店。至於我在那里吃飯的一家，已經關了門不做生意，我是靠了那新朋友的介紹，才可以在那里搭一份伙食。而且起先那老板還不肯收我底飯錢。

我每天的時間可以這樣地分配着：從旅館到飯店；從飯店到旅館——從旅館到飯店，從飯店到旅館。在旅館裏，我做着兩件事：不是讀一本左拉底小說，就是睡覺，無論在日裏或晚上都是一樣。在飯店裏我也做兩件事：不是吃飯，就是聽別人說笑話。吃飯的時間很短，聽說笑話的時間却長得多。

從旅館到飯店雖然沒有多少路，可是必須經過幾條街。我很怕走這幾條街，我又不得不走。路滑是一個原因，不論天晴或下雨路總是滑的，地上還淩亂地堆一些菓皮或廢棄的蔬菜。街道窄又是一個原因，有的街道大概可以容三四個人並排着走，有的却是兩個人對面就容易碰頭的巷子。也有的較寬些，但是常有些小販的貨車阻塞了路。我常常看見胖大的婦人或瘦弱的姑娘推着貨車在那里高聲叫賣，也有人提了籃子的。她們賣的大半是菜蔬，水菓，和襪子一類的用品。一兩次，我遇着賣水菓的肥婦來向我兜生意，可是我和她剛要價錢講好時，她忽然帶笑帶叫地跑開了。跑的不只她一個，她們全都跑了。街道上自然起了一陣混亂，但很快地就變得較爲寬敞，較爲清靜了。我很奇怪，我不知道這變化底由來。但不久我却明白了。看見一個警察帶着笑容慢慢兒走過來；他裝出不知道先前的情形的樣子。我站着不動。我看見他底背影消滅以後那些女人和貨車又開始緊集起來。有時候抬起頭，我還會看見上面晒着的紅的綠的衣服。

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不應該忘記說的，就是臭。這幾

條街底臭使我找不到適當的字句來形容。有些地方在店鋪門口擺着臭的死魚，有些地方在角落裏堆着在發酵的垃圾，似乎從來就沒有掃乾淨過。我每次走過，不是捏着鼻子，就是用手巾掩了鼻，爲的是怕我把新吃進肚裏的飯嘔吐出來，雖然我偶爾也在街上發見別人嘔吐出來的東西，知道嘔吐的事在這些街道上並不罕見，可是我總不願意這樣做。

晚上我常和那個新朋友在這些街道中散步，那個新朋友帶笑地警告我：「當心！看別人把你底帽子搶了去！」我知道他底意思。我笑着回答說「不怕」，不過心裏總有點胆怯，雖然我很想看看帽子怎樣會被搶去。

我們走過一條使我最留心的街道。我看見一些有着玻璃窗門的房子，和一些掛着珠串門簾的房子。這些門口至少總有一個婦人，大都是肥婦，也有瘦的，年紀常常是在三十以外。她們同樣地把臉塗得又紅又白，把嘴唇染得血樣地紅；她們同樣地有着高高地凸起的胸部，和那媚人的眼睛。

「先生，來這里罷，」尖銳的，引誘的，帶笑的聲音從肥婦的口裏向我底臉上飛來。同時我看見她們在向我招手。

「怎麽樣？去麽？」那朋友嘲弄地低聲問我。

我看了那些肥婦一眼，又埋下頭來看我自己的身體。我不覺打了一個冷噤。自己害怕起來，便拉了朋友手臂急急往前面走了，好像怕那些肥婦在後面追來要搶我底帽子一般。走過那些掛着珠串門簾的房子時，裏面還奏着奇異的音樂，我彷彿看見有三四個水手抱着肥婦在那里喝酒，但我也無心去細看了。

「你方纔說過不怕，現在怎樣了？」當我們走出了這條街的時候，那朋友嘲弄地說。

我這時候覺得放心了，但又開始慚愧起來。

「看你這樣子，我不禁想起我的一個姓王的朋友的故事了。」他說着就出聲大笑。

「什麽故事？」我略帶窘狀地問他。

「王，你也許會認識他。他底年紀比你大一點，可是身材比你還小。」朋友開始敍述故事，他一面說，一面在笑，但我却沒有一點笑的意思。「他是研究文學的。他常常說歌德有過二十幾個愛人，他却只有五個，未免太少了。其實他所說的五個，是把掃房間的下女，麵包店裏的姑

娘，肉店裏的女店員，都算在裏面，這些女人和他除了見面時說一聲「日安」外就不曾說過什麼話。他說他應該找到更多的愛人，他說應該到妓院裏去找。我們每次見面，他總要對我宣傳他底到妓院去的主張，他甚至讚美着賣淫制度。然而他只顧說，並不見他實行。我常常嘲笑他。後來有一天他得意地對我說，他決定要到那里去。我倒有點不相信。你猜他究竟去了沒有？」朋友說到這里突然發出這問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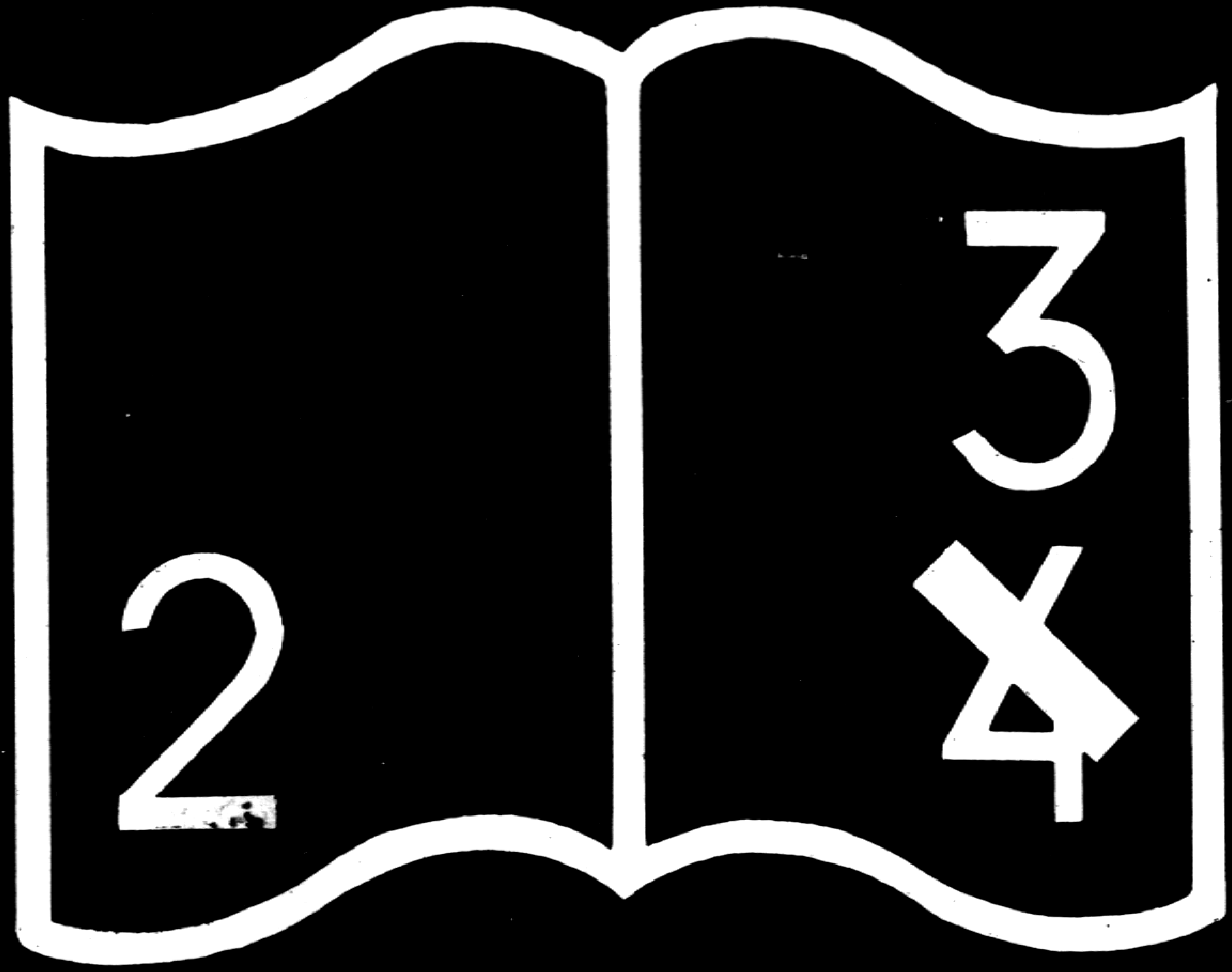
「他當然沒有去，」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因爲據他底問話看來，我底這回答是最準確的。

「他如果沒有去，那倒不奇怪了。他確實去了的。而且是我陪他去的，」朋友得意地帶笑說。「你沒有進過法國的妓院，你不知道那裏面的情形。我們到了那里。我聲明我只是陪伴他來的，我什麼事也不要做，我坐在下面等他。於是六七個裸體婦人排成一行，站在我們面前，讓王選擇。這時候我才看出來王是遇着怎樣地困難了。那些婦人都是完全裸體，不穿一件衣服！都有着高大的身材，充實的胸部，肥大的奶子，肥白的肌肉，矮小的王立在她們底面前，簡直是一個小孩子。他底頭只能達到她們底胸部。我看見這情形，看見王底爲難的樣子，我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後來王選定了一個，這一個的確是身材最小的，但已經比普通的姑娘肥大得可觀了。王在下面付了錢，便跟着她上了樓。我看見那女人底滿身顫動着的肉，我不禁同時想到王底身上現露出來的瘦骨頭，我開始覺得可怕了。我開始疑惑地問自己道：這就是在妓院裏找愛人嗎？這就是滿足性慾嗎？我在下面等着，有一兩個肥婦過來和我開玩笑，要我和她去跳却爾斯頓舞，我連忙謝絕了。不到十分鐘，王就下樓來了，色臉很不好看。他拉着我急急走了出去。我驚奇地笑問他道：「怎麼這樣快？你至少有一刻鐘的權利呢！」他煩惱地答道：「不要提了，我回去慢慢對你說。」他於是垂頭喪氣，不再說一句話。後來我才知道，他花了錢一點事也沒有做。」朋友說到這里，便住了口，笑了一聲。

「你看這個，」他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遞給我說。「這是王今天寄來的，他還提到這件事。」

這時我們走進了大街，便停在一家咖啡店門前去看這封信。

信裏有着下面的一段話：



编码错误

「……近來常常感到性的苦悶，和幾個朋友在一起談話時總愛談到女人，大家都覺得缺少一點什麽東西。可是缺少的東西，却也沒法填補。苦悶，我們只得耐心去忍受牠。現在我不再有到妓院去的思想了。我失敗了。你不記得兩年前我在馬賽幹的那件事嗎？我當時滿心以爲到了那里就可以暫時解决我底問題。我有一種幻想。誰知看見了那里的種種醜惡情形，我底幻想就馬上破滅了。我和那個肥婦上了樓，進了她底房間，看見她洗淨了身子。我沒有一點熱情，我只覺得發抖。她走到我底身邊，我也沒有一點慾望。我開始厭惡她，或者還怕她。她看見我底這種笨拙的樣子便做出虛僞的媚笑來引動我，但這並沒有用。她又做了種種的姿勢，然而我底激情已經死了。結果她恨恨地駡我兩句，讓我走了。從那里出來，心上帶走了無名的悲哀，我整整過了一個月的不快活的日子，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麽緣故。我在那里不但不會得到預期的滿足，反而得着了更大的空虛。那個肥婦駡我時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

「你看，這就是那個以歌德自居的人底遭遇了！」朋友嘲笑地說。

我又想發笑，又想不發笑。我把信摺好放在信封裏還給他。我忽然想起了我自己先前的情形，我暗地自語道：

「如果我去，我也許會鬧着同樣的笑話罷。」

我們走過一家影戲院。名字似乎很堂皇，可是門面却很小很舊。一個木籠似的賣票亭立在外面。

「這樣的電影院你一定沒有去過，不可不進去看看。」朋友說着並不等我表示意見就去買了票，我看見他從衣袋裏掏出了兩個佛郎。

「這樣便宜的座價！」我想。我們就進去了。

一切對於我都是新奇。一個小的房間裏放了二三十排的長木凳，每排三張，每張可容五六個人。暗淡色的天花板上掛了幾盞不甚明亮的電燈。對面一張白幕。沒有樂隊，沒有裝飾。每一個人走過，就使地上的不平坦的木板發出叫聲。房間裏充滿了烟霧和笑語。木凳上已經坐了不少的人。男的戴着便帽，沒有領帶；女的赤露着手膀。從他們底言語上，態度上都可以知道他們是屬於勞働階級的。

我們在最後面的一排坐下了，因爲這一排的三張木凳都空着，而且離銀幕較遠一點，不會傷害眼睛。似乎有幾

個女人底粉臉望着我們兩個笑，我不去管她們。朋友却把眼睛向四處望，好像在找尋是否有他認識的人在這裏面。

在左邊的一角他底眼光忽然定住了。他底臉上現了笑容，他把右手舉起來，他在招呼誰。我隨他底眼光看去，我看見了兩個我見過的人。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的戴着便帽，沒有領帶，穿了一件半新舊的西裝；面孔却是中國人底，黃黃的臉色，高的顴骨，唇邊有幾根鬍鬚。他不久以前還是一個工人，在一隻英國輪船上作工，不知怎樣右手底大指頭被機器完全切斷了。他底手醫好以後公司給了他五十鎊恤金，就把他辭退了。他便跑到馬賽來，預備過些時候再回中國去。我在那飯店裏看見過他幾次，所以認識他。女的，我也在飯店裏遇見過。她是一個安南人。我不知道她怎樣會流落到馬賽來。關於她的事，我所知道的，只有一點兒，就是她和那飯店老板之間似乎有過一種神秘的往來。還有她是屬於街頭女人一類的事，我也知道一點，因為在飯店裏的笑談中間，出多少錢就可以和「安南婆」睡覺的話也是常常可以聽見的。她底樣子在我看來並不什麼可愛，不過身材却要比較那些肥婦小得許多，她和身材並不高大的那斷指華工在一起的確相配。而且我知道她和他在一起，這並不是第一次。

她和他親密地談笑着，（我知道她可以說廣東話）兩個頭靠在一起，却時時轉過頭來望着我們笑。我看見她底黑頭髮，小眼睛，紅白的粉臉，寬厚的紅唇，充實的胸膛。她輕佻地笑着，時時敲他底頭。她的確像一個街頭女人。

「你看那安南婆在招攬下次的生意了，」朋友笑着低聲說，把肘在我底身上暗暗一推。

我注意地去看她底面孔，我才看出來她一面在回答那斷指華工底話，一面却暗暗地對一個年青的法國工人做眉眼。

這時候電燈突然熄滅了。

一個佛郎的代價使我接連看了三張長片子。眼睛太疲倦了。燈光一亮我和那朋友就最先走了出去，並不管我們所認識的那一對男女。

夜接連着夜，依舊是馬賽的夜。

輪船沒有開駛的消息。我所知道的是罷工潮漸次擴大了。許多的貨物堆積在馬賽，許多的旅客停留在馬賽。

馬賽憑空添了這許多的人和物，可是市面上並沒有什麼變動，也許是有的，不過是陌生的我所不知道的罷了。我只看見過一次罷工者底遊行。

夜來了，夜接連着夜。依舊是馬賽的夜。在我底眼裏馬賽的夜好像是沒有終局的了。

那飯店，那街道，那旅館，那朋友，那影戲院和我生了不能離開的關係。左拉底小說通統讀完了，又放回到箱子裏面去。我不再讀什麼書了。

每晚從那飯店出來，我總是跟着那朋友去散步。我們不得不經過那一條使我最留心的街道。那些半老的肥婦照例地對我們做出媚笑，說着引誘的話。我已經不再害怕她們了。我差不多認識了她們，雖然我並不曾挨近過她們，而且她們也會走到街心來搶我底帽子。我想這也許是時間還早的緣故能，因爲那朋友堅持着說他曾見過搶帽子的事

到了電影開映的時候，我們總要到一家電影院去的。每晚上去一家新的電影院，所有馬賽的電影院差不多我們都去過了。頭等的電影院我們自然也去的，而且用了學生底名義在那里得了半價的優待。常常我們在勞動者中間看了電影出來，第二晚上又換了比較漂亮的衣服到頭等電影院去，坐在紳士和夫人們底中間，受那女侍底殷勤招待。換衣服的事是那朋友告訴我做的。他有過那樣的經驗，他曾經在頭等電影院裏買票受了拒絕。

在小的電影院裏，我們常常遇見那斷指的華工和安南婆。他們永遠是親密地談笑着。但同時我們也常常看見那個安南的女人一面在回答他底話，一面在和別的法國青年做眉眼。不過那華工却並沒有看見。我們也不把這事情告訴他。我們想，做生意的人熱心招攬下次的生意，這是很自然的事。

我們和那華工漸漸熟習了，同時和那安南婆也漸漸熟習了。我們和他們遇見的地方有時是在電院，有時是在那飯店，時間總是在夜裏。馬賽的夜。

另一個晚上我們照例地在那最小的一家電影院裏遇見了安南婆。她和平常一樣地和男子頭聚着頭地談話，或者輕佻地笑。可是那男子却不是平時和她常常在一起的斷指華工，是一個陌生的青年勞働者。那華工底影兒我們在全個電影院裏都找不着。

她看見了我們，依舊對我們輕佻地笑，但很快地又把

頭掉過去和那青年密密地說話了。

「那安南婆又有了新的主顧了，」朋友笑着對我說。

我點點頭。

「她底手段倒不錯！」我說。

「大概是因爲便宜的緣故罷，」朋友又撲嗤笑了。

我不能夠回答他，因爲我根本不知道市價。

隔了一個晚上我們又到那個電影院去。在前面左角的座位裏我又看見了安南婆和她底法國青年。她看見了我們，望着我們輕佻地笑。我們依舊沒有找着那斷指華工底影兒。

燈光熄了。銀幕上現了各種人影。貧困，愛情，戰爭，死。……於是燈光亮了。

一個人走近我們底身邊，我看見這是我們幾天不見面的斷指華工。那朋友底旁邊恰有一個空位，華工便坐了下來。他並不看我們，却把眼光定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在那里坐着安南婆和她底法國青年。這時候她正倚在那青年底懷裏和他接吻。她沒有時間把頭掉開來看我們。

「你爲什麼這兩天又不和她在一起了？你看她又找到新的主顧了！」那朋友拍着華工底肩膀說。

華工掉過了瘦臉來看我們。他底面色很憔悴，可是兩隻眼睛裏却射出兇惡的光。平時我看他是很溫和的人，大概是因爲我把他斷指的事看得太重大，以爲他是一個可憐的殘廢人罷。這時候我却覺得他並不是十分溫和的人。

「不錯，她又找到新的主顧了！她嫌我是一個殘廢人，我倒要使點手段給他看，要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華工做了兇狠的樣子對我們說，聲音並不高。

「這又有什麼要緊？這是值不得生氣的。」朋友帶笑地勸慰說。「她們這般人本來是靠皮肉吃飯的。誰有錢就和誰玩。或是你或是他，都是一樣的。她又不是你底人。」

「你不曉得我待她那樣好，她這沒有良心的，」華工咬牙切齒地說。「幾個月以前法國軍隊在安南壓服了暴動，把那些失敗的叛黨逼到一個地方用機關槍通統打死。這樣的事三四年前也有過一次。她底哥哥就死在那時候，死在法國軍隊底槍彈下。現在她却陪法國年青人睡覺了。這個年青人大概不久就會去當兵的，他會被送到安南去，將來也會去殺安南的叛黨，恰像別的軍人從前殺死她底哥哥那樣。……」他說不下去了，却捏緊拳頭舉起來，像要去

和誰相打。可是這拳頭並沒有力量，不但瘦，而且只有四根指頭，那大指是沒有了，只剩下一個可笑的光光的痕迹。他又把拳頭放下去了，好像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似的。我想他從前一定是一個強健的人，然而機器把力量給他取走了。

我並不完全同意華工底話，但我却禁不住要去看那安南婆和她底法國青年底背影。他們是那樣地親密，使我不忍去想華工所說的種種。我幾乎忘記了在這兩人中間的生意的關係，我想把他們看作一對戀人。但我過後又記起了一件事。那青年的確很年青，他不久就會到了服兵役的年齡。他當然有機會被派到殖民地去，他也有機會去殺安南的叛黨。華工方纔所說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也許她還有一個哥哥，或兄弟，也許這個法國青年將來就會去殺他，這也是很可能的。這樣想着我就彷彿看見了未來的事，覺得眼前這兩個人在那里接吻也是假的，也是幻象，眞實的就是這兩個人是仇敵。『華工底話完全是對的，』我暗暗對自己說。但是我又一想，難道這時候我們就應該跑去把那兩個人分開，對他們預言那未來的事嗎？或者我們沒有另外的避免那未來的事的方法？

我起先覺得很苦惱，後來又不禁啞然失笑了。我恍然地記起他們只是兩個生意人，一個是賣主，一個是顧客，關係並不複雜。我這時候才注意地去看銀幕，我不知道這一張片子已經演到了什麼地方。

電影演完，我們和這華工先走了出來，他本想在門口等她，却被我們勸走了。我們和他進了一家咖啡店，坐了一些時候，聽他講了一些關於安南婆的事。他底憤怒漸漸平息了，他時時望着他底那隻沒有大指的手嘆氣。

我想朋友底話一定感動了他。朋友說：『你自己不也是拿她來開心的嗎？你不是說過一些時候就要回國去嗎？那時候她終於要找別人的。她又不是你底老婆。你有錢，你另外找一個罷。夜裏街上到處都是。你看那里不就是又有一個嗎』？說到那里他忽然舉起手指着外面。在玻璃窗外，不遠處，有一個女人手裏拿了一把洋傘，低着頭在那廣場上徘徊，一個勞働者似的男子在後面跟着她。朋友接着又補了一句：『况且還有許多公開的妓院。』

我們和華工分別的時候，那朋友還勸慰他說：『你把那安南婆忘記了罷，不要再爲她苦惱。只要你能夠再忍耐幾天，我想她又會來找你的。』

「我不再要她了！」華工堅決地粗聲說，就急急掉過頭走了，我彷彿看見他底眼角嵌着淚珠。我不懂得這人底奇怪的心理。

隔了一晚上我們又在另一家小影戲院裏遇見了安南婆。這一次她走到我們底旁邊來，她坐在朋友底身邊。她不再坐到前面去了，因爲她是一個人來的。

「你一個人？」朋友用法國話問她。

她笑着點了點頭，把身子靠近朋友。我不由得想：「她是來招攬生意了。」

「你底年靑的法國朋友呢？」朋友嘲笑地問。

「不知道，」她聳肩地囘答。

「從前那個中國朋友呢？」

「他是一個呆子，」她很直爽地囘答說，沒有一點顧忌。「他太妬忌了，好像我就是他底老婆。其實我們只是做生意的人，誰都管不着誰。誰有錢就可以做我底主顧，這是很平常的事。他太乏味了。我有點討厭他。……」

燈光突然熄了，使我沒有時間去問她關於她底哥哥被殺的事，或者她究竟還有沒有哥哥或兄弟的事。我在看銀幕上的人物和故事。金錢，愛情，鬥爭，謀殺……。我並不曾注意他們兩個在黑暗中幹些什麼，或者不幹些什麼。

從影戲院出來，我們陪着她走了一節路，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朋友忽然對她說：「你應該往那里走了。」

「是，謝謝你。」她媚笑地對朋友說。「到我那里去玩玩嗎？」

「謝謝你，今晚還有一點事情，不去了。改一天再來看你罷，」朋友溫和地囘答說，一面和她握手。

等那女人走遠了時，朋友突然笑着對我說：「她今晚找錯主顧了。」我倒有點佩服這朋友底本領。

這是一個月夜。天空沒有白雲。在那碧海中間，只有一個圓月和幾顆發亮的星。時候是在初冬，但並不特別冷。

我周圍只有寥寥的幾個行人。我們慢慢兒走着，我們仰頭去看天空。我們走到了廣場上。

忽然一個黑影在我底眼前一晃。一隻軟弱的手抓住了我底左膀。我吃驚地抬下頭去看。在我底旁邊站着一個女人。一雙祈求的眼光直射到我底臉上。這眼光是從一個粉臉上來的。臉塗得那樣白，嘴唇塗得那樣紅，但掩不住她臉上的皺紋和老態。是一個慈祥的面孔，這樣的面孔在街

頭的賣春婦裏簡直沒有看過。她不是一個肥婦。她底嘴唇抖着，她喃喃地說：『先生，爲了慈善，爲了憐憫，爲了救活人命，……』她底手還抓住我底左膀不放。現在却開始抖起來了。她差不多要把身子靠在我底身上。她是一個怎樣不熟練的賣春婦呵！

不僅是我呆了，而且連那個頗有本領的朋友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了。我茫然地站着，聽她在喃喃說：『爲了慈善，爲了憐憫，爲了救活人命，……』

天呀！這一個慈祥的女人，論年紀可以做我底母親，她却在這深夜立在這廣場上要拉我到她家裏去，或者跟了我去睡覺。爲了慈善，爲了救活人命，我必須去和一個可以做我底母親的婦人睡覺。這情形，讀了這二十多年的書的我一點也不能夠懂得。我以前只是在書本上過日子。我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世界。我也不懂得馬賽的夜。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解決這個我第一次遇到的問題。我後來回想，如果她在這里多站一些時候我也許會跟着她去的。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她突然跑開了，好像有惡魔在後面追趕她一般。於是很快她底瘦弱的影兒就在街角消失了。

沈重的皮靴底聲音在我們底後面響起來，接着起了男子底咳嗽聲。我不知不覺底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警察逼近了。

我們又開始走了。我起初很慶幸自己度過了這個難關，過後又爲這個依舊未解決的新問題而苦惱了。我再一次去看那婦人，却找不着她底影兒。

『怎麼會有這樣多的賣春婦！難道這許多女人除了賣皮肉外就不能夠生活嗎？』我苦惱地問那朋友。

『我底旅館裏的下女告訴我說，半年前她和六個女伴一同到這城市裏來，如今那六個女子都做了娼妓。只有她一個人還在苦苦地勞動。她一天忙到玩，打掃那許多房間，洗地板，用硫磺燻臭虫，還要做別的事情，每個月只得着那樣小的工錢。她來的時候還很漂亮，現在却變醜了。只有幾個月的工夫！你是看見過她的。』

不錯，我曾經在朋友底旅館裏看見過她。她是一個金髮的女子，年紀很輕，身材瘦小。現在的確不十分好看，不過態度還可愛。只是那一雙手粗糙得不像是女人底。

『我想，她將來也許會有一天在街頭拉人的，』朋友繼續說，用的是沈重的聲音。『這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你不知道在這里和在巴黎，在別的大都市，便是那些作工的女子也會只爲了一個過夜的地方，一個溫暖的床鋪，就去陪陌生男子睡覺嗎，我底朋友中很多人有過這經驗的。也有的因此得了病。……那些街頭女人大部分都有病的，花柳病到處蔓延着！……我說，在現在的社會裏，除了那般貴族夫人和小姐以外，所有的女子，誰都會有一天不得不在街頭拉人的。是的，所有的女子。……花柳病一天天地蔓延着，然而同時還有許多的青年感到性的苦悶，沒有方法來解決。像王那樣的人決不是只有一個。」最後的兩句話是用了更嚴肅的聲音說出來的。我想這個也許就是苦惱着他的問題罷。可是我沒有話可以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我只想說我是與他有着同感的。

他底嘴又閉了。我們誰都不想再說一句無用的話。我們依舊在這寂寥的街道上慢慢兒走着。一些女人底影子在我底眼前晃，常常有一些短短的話語送進我底耳裏。女人們在說：「先生，到這里來，」或「先生請聽我說。」可是那個方纔給了我大的感動的說「爲了慈善，爲了救活人命」的聲音卻聽不見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月夜。馬賽的夜。

夜接連着夜，依舊是馬賽的夜。

在我底眼裏馬賽的夜好像是不會有終局的了。

一九三一，十一月十一夜。

請願外篇

盧焚

時間是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日上午。

這有甚麼是特別的一天呢，當然囉！初冬的太陽懶懶的爬在鱗片的屋頂上。皇宮儼然若一個矜持的老人，靜靜的好像說牠要將這地球的一角壓碎。牠沒有任何的表情：不哭不笑也沒有太息……

唵！牠須這樣啊！不然，誰都會嗤笑牠，那末，牠昔日的奢華，皇帝的矜貴，本身的莊威，武士們的刀光，妃嬪們的艷麗……不要把僅餘的氣息也要消失了嗎？是的，爲着地位，這是牠所應當做的。

還有日本兵士打靶的炮火聲。這有甚麼稀奇呢，也值得一說！

在孩子們的腦中，那是特別可紀念的：日本毛子眞傻瓜，拏工人的血汗，本國的錢，來給咱放花炮過新年！

報販的悽厲的叫喊：「報——啊～～～當！天的——天津報～～～×××包打日本～～～

「號～～～外～～～

「…………」無論怎樣改換的用着剌激性的叫喊，誰也不再注意了。

「哼～～～喝！餓死你吧，騙人的！」有着腦袋的人反響的譏諷着。

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很平安，這是東方精神文明的異彩。

二條腿，四條腿，八條，十六條，X×Y條——〇〇〇〇…條，急急的——莎！蓬！莎～～～蓬蓬！………綏綏的——嗒——嘍～～～嘍—嘍～～～莎！………不管怎樣，也管不了怎樣，在路前面，仍然有着張着的嘴巴和發亮的餓

；孩子，女人，嘖！

拖人力車的還是照常流着汗，弓着身，嗨——嗨嗨！

坐在汽車裏的闊人，臉頰照樣紅光滿面，微笑的口角啣着上好的雪茄………

妖豔的姨太太，漂亮的少爺………

汽車像一匹翻川越洞的巨獸，喘息着，留下油臭同塵垢，疾速的溜去了。

兩個人，他們倆各有着特色，一雙對比的人物呢：一個瘦長的個兒，另一個是矮子；矮的是生着鬍鬚的，高條子的就沒有。但兩個都是瞎子。

竹馬在前面做嚮導，兩個人，迭代的盤着掛在肘上的鼓。雖然是白天，對他們還是暗夜，他們只靜靜的在地獄中摸索着，遊魂般的。

上帝賜給他們恬淡與和平。

他們出生與死亡在未來究竟要他們些甚麼呢，他們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但他們却是代他人搜索着命運的聖者呢。

臨街的路面，沿着開立一家兩樣門面的酒店。老板將肥肉顫顫的大屁股放在門裏左邊的木椅上，同時椅子好像受不了的「咯吱」的呻吟了一下。老板悠閑的眼看着街上的行人，泛紅的多肉的右手持了牙籤在剔牙。

時候才九點半，除了老主顧的三老爺張克勝，別的還沒到吃酒的時候。年青的夥計津津有味的看着張三爺邊啃食兔腿邊飲着黃酒。四十多歲的定州先生很得意的撥着算盤。這時結隊的白鴿的哨子在空中響着了。

這時候，在酒店對過的一家，一個老媽子將二個代人詢問幸福的盲者拉進去了。

酒店右間壁設着一爿飯館，看牠玻璃門與窗內貼着的紅綠各色紙條上，寫着價目的飯單，即可想這是單爲大學生而存在的飯店。這時還不是吃飯的時候，所以鍋碗仍清閑的高踞在牠們的劃定的地位。大師父將蒸籠放在空空的鍋上，一面把滿是油垢的手絞着帷裙，走向門口觀光的立着。他滲着汗和油的圓圓的額顱上的混合的氣味，很快的在空氣中消散着。

「——早啊，齊長柜。」

「——唔，你早，老方。」

「——報～～×——×～～報～～號外——!!!」

「——入他媽的！」方大師父忿忿的罵。「哼！都是這些報館的搗鬼，要是我，哼！非把他媽的編報的，賣報的個個槍斃了不可。就他們瞎的忙，毛了兵在哪兒？就沒看見！他們不嚷嚷也不會被外國打進來……甚麼鳥！非個個斃了不可！」

酒店的老板沒有答腔。在嘴裏拔下牙籤，很通方圓的看了他一眼，哈哈地大笑起來。

「——報——號外！當天的天——津~~~報！」

號外的聲音遠了。街心的人，車，馬仍然儘在流着。一切都保持着他的平靜，昇平的世界還是昇平的世界，甚麼也不會把他翻轉來。只有東城日本兵士打靶的炮火聲有些異樣。幾個乞食的老頭兒或年青人雜蹲在街沿的堤道上，太陽的光無私的照在他們的赤膊上，不顧一切的尋捕着虱。不分老少，相互的嘲弄着，高聲無忌的辱罵着。橫亂的撕打。

「——嘿啊！大學的鐘怎的不響了呢？」這是大師父的聲音。

「——昨天晚上聽老彭說放甚麼假。」酒店的老板往柜台上注視着，這時有一個歪嵌着帽子的人進來。

「——打——倒——帝國——主——義~~~~」

起先聽去像一個人的聲音，嗣後漸漸近了，證明是很多。

在泥道上，灰沙很容易被掀揚起來的。這年頭，一切都默默的表現着死了，除了大炮的轟炸不會驚撼甚麼的。有的就是前天中鈔同交鈔突然不兌現，人心倒浮動了。可是喊聲再高些不能當白華華的洋錢用。

塵埃偷偷的充作先鋒隊，跟着喊聲的猛濤，兇兇的直衝向太陽，溢塞着街道了。

狹隘的丁字街被大隊的人羣扼着了。

霎時汽車夾雜了人力車堆積在一塊。像江河之水歸海般的。未來的還儘往前湧。女人懷中的孩子底無識的哭聲與人力車夫的怨聲糾絞在一起，不管他們用過多大的力，然而無用，那不會被許多人聽到——即使聽到還不就是聽到？——就悄悄的在紅沙中消失了。

單行人互相的磨擦着，好像坐烏篷船般的，有眼的找一個空隙馬上擠上去，那是不如蝸牛的行走得意的。汽車與人力車只顯露着他們的無能。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野狠一般的咆哮着。然也不盡然的，低着頭注視着光亮的皮鞋的也有。

隊伍週曲的進行着，同樣也雜着笑罵。在隊伍外面衝向前去的，在心裏驕傲的笑，那更顯得來漂亮！

那好似永遠過不完的行列，那製造使人窒息的行列，愈還其偉大。在行列的浮瓜般的人頭中電流般的——他們的勝利的慾心就是他們的總發電機——互相傳遞着：都是現實的英雄哪！於是他們嘲笑着，向女人眏眼，指摘着，評論着，這是專門學識。對此他們是再熟練沒有的。

一羣餓獅，在——吼喊。震撼着灰色的死去的怪物。萬叉山嶺的壘石，滚着，滚着，滚到無盡藏。相互的衝碰。

人力車交叉的攔響着。車夫們猥褻地，下流的辱駡在嘴裏飛迸。

太太們怕被風沙噎黑了臉而罩的面紗扯緊攏去。

像遭了上帝格外處罰的人，盡將他們觸霉頭時用慣了的怨詈的全數，槍彈般的放射着。

「——哎呀！天！願永遠沒有學生………」

「——遭天譴的，猪玀！還過不完哪！到陰曹去的………哼！回去，見了阿洪再教他知道知道世面吧。不好好的讀書儘跟壞蛋們跑着耍——辦學校的也都死淨了？——喫喫！………吃得飽飽的………打倒帝國猪（主）娘（義）~~~~娘的！猪姨、馬姨，驢姨！與你相干？………」

「——喫~~~~爺們盡會同窮孩子搗鬼！入媽的，車出來半天了，一個大霉頭……」

漂泊在街上流氓的狗被喊着，毆打着；在人羣中橫竄。哀憐的嘶呼。「—打—倒——帝——國——主義——」

往日的恬閑沒有了。送葬的行列似的，嘈鬧，恍惑，孩子的哭號………在空氣中絞纏着，掙扎着。恰像世界的末日到了似的。都在發狂的叱呼，無所謂的將頭頸伸到天上去。

酒店的老板因灰沙太濃重的可怕，椅子移到櫃台沿。虧得是玻璃門，把門緊閉上也不礙觀光。這時他高聲的讀着，行列的先錄兩個人撑着的橫書的白布旂：

「——××大學反日救國會請願團！」

他念到「團」字，聲音特別加重，同時搖着的頭往下抑。這是由偉人們學來的很自鳴得意的一種姿勢。念完了再重新的看一遍。沒有錯。於是很得意的又學着做偉人所

應有的很響的吐一口痰。因爲胖的緣故，再來一下滿足的笑，他的望着張克勝的眼差不多成了一條綫。

「——哼？他媽的甚麼請願團，」張克勝很快的乾了一杯，憤激的說。火葫蘆般紅的眼內閃着兇惡的光。「都是些昧種的忘八！老子當警衛軍的時候，日木毛子見不了我們，見了我們就竄。日本毛子，頂容易打得下。咳！人都越壞了，都是些賣國賊。那個是有種的？——本來，甚麼也不能一概論：那時候一個當弟兄們的月初發餉，雜用伙食除外，領十兩五錢。不斷有賞號。現在一個大沒有…………」

接着又滿滿的喝下一杯。他看了看老板立在門口，其餘的人也都向外探着頭，沒有人聽他當年的英勇的歷史，於是又低下像發了一把火的頭，注視着儘膜下骨頭的兔腿，不聲的在呷他的黃酒了。

「——誓死不買日貨！」

丐兒和流氓孩子們擁在人羣中雜在一起，他們嘲弄着。各人留心的防備着自己的頭顱或頸頸，逃過對手的擱擊。下流的咒罵充溢着街衢。他們跳起來很俏皮的做效着，將小小的滿是油泥的黑拳頭向天空一衝，歪着襤褸的身體嘶叫「誓死不買日貨～～～」。大人們向他們哄笑着。這是他們很痛快的一春事件，他們也同樣的哄笑。於是又開始追擊着他們的小伴侶，將檢得的傳單同廢報紙捲作一個圓桶持爲武器。流氓的狗最是他們搏擊的對相。幾個孩子扯住狗的四肢，在高高的堤道上拋向街心。或者用繩索拴住牠的兩隻後腿高高的掛在舖道樹上。他們於是歡快的叫起來：「喂！看哪！牠在打西洋秋韆嘛啦！哈哈…………」這就算他們的惡作劇成功了。

個人是不會牽動誰的。這是集團特有的光榮。不做事的婦女們，立在各家的門口評論指責些甚麼，這都是她們的獨有的權能。誰也不會向她們否定她們得意的作爲。

太陽光的翅翼，像一隻病了的巨鳥，皤皤的伸向大地。牠，無聊的探望着街衢。塵沙是把牠掩蓋了。

請願的行列，颶風般的向着牠的禁路蛇行着。

牠究竟能給我們些甚麼呢？

不，不能這樣！他們是爲愛護着我們的國家呀！

一個稀有的大犧牲！

大學請願的行列——這是很吃驚的奇怪哪！爲什麼女

同學只有兩個呢，而且她們是很遠很遠的在堤道上蝸牛般的爬行着。

「——她們不愛國哪。難道連瞻仰瞻仰我們將軍的容顏也不嗎？唔！」一個同學忿地想。也許別的也這樣。

蒙古的駱駝隊般的，衝動着的人羣，陌生的眼睛交互的巡邏着，默默的興奮着。

「——以全國的勞苦羣衆的生命奪回東三省！」

千百的嘴巴震響了兩街的窗門。

他們昂昂的向前流着，兒兒的下去了。

閃着光的絲綢的衣服戰抖着。炫昏了人的眼。

行列僅賸卜自以爲光榮的尾巴了。口號還在激烈的戰爭着。

賸下的窒人的灰沙，在低空中旋轉着。

被阻的行人，念聲阿密陀佛；吐了一口擁在胸際的燥氣，怨恨着，但他們好像放下了一件重負的尋覓着他們的去路濱下去了。

人好像河水要通過閘門一樣，無秩序的滾動着，滾動得厲害。於是太太們的嘴中，表現着這是千載難遇的無人囘聲的出氣桶，喃喃的念着祝人不得好死的符咒了。

車子相互的高聲的碰響着，夾着孩子們的哭泣。車夫們很得意的粗聲叫罵着……

狹隘的丁字街是天翻地覆了。交流着低價賣貨的叫喊。一個萬律俱備的交響曲哪。

堆積的人山崩潰下去了。街之河又恢復了牠舒徐的原狀。

灰沙使人閙悶的打噴嚏，在低空緩揚着，一直等到許久。

漂泊在街上的流氓和皮狗，又一溜烟的徜徉到別處。

婦女們重新回到屋內洗去蕩在臉上的泥垢。以擦粉消磨她們生活中的永遠的空閑。

只有遍身是泥土交和着油膩的流氓孩子們，彼此的嘲笑，彼此的戲謔，彼此的詬詈，彼此的毆搏，這些是他們快樂的上等材料，藉此他們可以暫時的忘記飢餓，丟去他們生活之路的暗晦的絕望。現在他們是在摹做着兵隊的戰鬥了。

他們選舉他們自己信任的英雄。

戰爭開始了。兩支小軍隊，各踞住道路的一沿。在堤道上很響的伏下。請願行列所拋棄的旂杆就是他們的槍炮，他們的舌很巧妙的充作槍彈。嘴唇的「嗵」聲就是他們不殺人的大炮聲了。

機關槍的悽厲的連叫在他們嘴中也是很方便的。

到頭，一方面是敗北了——鋪道南岸的一隊小兵。於是他們雙方都高吼着：

「——狗雞巴入你娘的，日本被我們打敗了。一

孩子們都得勝利的走開了。

太陽微笑的光照着莊嚴老人般的皇宮，金色的鱗甲閃灼着。

在每人心中都是平安的，爲着光榮而奔走。

飢餓的人在鋪道上蠕行着，金黃色的太陽無私的舐着他們的臉。有一個人說：上帝罰他們，他們是不會得好死的。

一切都與平常一樣，當然囉！還有甚麼是稀奇的一日呢。只有日本兵士打靶的炮火聲，但那也早使人聽厭了。

遙遠的，遙遠的還可以聽見：

「——爲着大學過去光榮的歷史，我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完。

這件事是毫不誇誕的發生在P城的。這篇只是照實的記錄，算不得小說。所以名它爲「外篇」者，因爲還有一個「正篇」，大學生的靈魂是全記在那裏的。不久可以寫出來，作爲本文的姊妹篇，以補其不足。

作者附記

「請願正篇」已刊「北斗」二卷一號上，讀者可以參觀——編者

雨後

蓬子

下午四點鐘。春雨凄凄的落着。街上只看見電車，洋車，摩托車，行人很少。大家都悶在家裏吧。雨天在家沒有事，照例聽到了竹梆聲便會有女人出來喚住他。但今天不知爲什麼緣故可有點兒不同，任他一弄又一弄躁急地敲過去，沒有聽到呀的開門聲。是太太們麻雀牌正摸得起勁忘記了肚子呢，或是上午已經買好肉，預備自家做點心呢，這是誰也無從知道的。甚至平日最愛作成他生意，送餛飩碗出來的時候還時常給他讚美的那幾家公館，彷彿也沒有聽到他的竹梆聲。

天！怎麼今天偏偏這樣觸霉頭呢？自語着，他心兒有點慌張了。啊，今天是非賣到兩隻洋沒有這臉面轉家去的，四歲的兒子正病倒在床上等他呀！臉孔紅得像一片豬肝，氣喘得像一部風箱在抽着，這症候不得輕！何況出門前女人是吵得那樣凶，罵他不爭氣的死鬼，沒出息的死鬼，彷彿阿保底病全是自己渡給他的。當時他沒有做聲，頭垂倒了。其實四十五歲纔勉強成了家的他，愛兒子的心眞比女人還更急切。可是沒有銅子兒你怎麼給他醫？可憐下午又偏偏落着這凄凄的細雨。

心一焦，竹梆聲顫散在細雨裏，連自己也覺得有點聲音慘。他手軟了。

「餛飩……麵……」

彷彿勉強從喉嚨裏擠出來的，非常不自然的，細雨中又抖着他底空洞的聲音。

從碧雲里轉到長慶里，又從長慶里轉到福壽里。他故意放慢了腳步，同時又拉長了他底滯重而嘶啞的聲音。

馬路上的街燈已不知於那一刹間放光了，慘黃的，除

沈沈的。唔，他記得的，阿保底眼睛也正和這樣式一般沒有氣力哭。咳，天哪，天色慢慢暗下來了，到底怎麼辦呢？兒子底病也許變化得更凶，女人也許又在拚命咒咒他。她那副披散了髮，流着眼淚流着鼻涕，又罵着又哭喊的樣子，倘使不賣到兩塊錢，他實在沒有這勇氣回去看她。啊，女人真不懂事，阿保又實在太可憐！

兩塊錢！兩塊錢！怎麼賣得到兩塊錢呢？如其不成功，又什麼地方去弄錢呢？想着想着，他忽地自家笑了起來，口裏輕輕地悄悄的喊出了一聲「有了」。對，那拉洋車的張毛頭不是曾經借過他兩隻洋嗎？一直到現在沒有還過他。對，這個時候向他去要，就是不救手，借來，當來也得替自己去要着的。心裏一快活，額上的皺紋漸漸散開了。

「唉，實實候的。」

幸福真不是單獨走來的，他想到一條弄錢的路，居然生意也跟着跑上來了。他笑嘻嘻的迎上去。

褂子停在福壽里十七號門口。做好了兩碗餛飩。油和麥特別放得多。然後他又重新想到張毛頭身上，怎樣開口向他要錢。但他忽然聽見得褂子裏的一聲哭出來了。啊，張毛頭不是一個月前因爲兵亂新碰坐在牢裏嗎？他眼前湧起了一陣黑。雖然他心裏還不願意承認這回事，但他否認反面記得愈清楚，後來連毛頭坐在牢裏那副可憐相都浮到眼下了。啊，自家怎會糊塗到這地步，怎麼有錢會借給張毛頭那樣一個不成材的東西？

「唷，餛飩——你這老頭子昨夜裏沒有睡覺嗎，怎麼昏昏的那樣打不起精神來？」

心頭嘿的跳了一跳。抬起頭，剛才買餛飩那個穿黑短衫的女人狡猾地在笑。彷彿已猜透了他的心思。他有點窘。但那女人將錢塞在他手裏便回進去了。

今天只賣去了四碗。連先頭的兩碗，也不過六碗。打開小抽屜，裏面零亂地散着幾十個銅子。僅有的一個灰白色的銀角子是在中央，顯得非常觸目。他抖着手將放下了剛才的兩角。叮的一聲響，聲音清脆悅耳，異常好聽。啊，要是今天已經賣去了二十碗，他夠賺到十四個清脆的銀角子，那將是多麼幸福的一個下午啊！不禁毛得再仔細往這個面裏苦惱，回到家裏還可以卜得家小底意外的驚喜。他的女人，見他拿了褂子回來先是擺出一副冷冷的臉色，用一種銳利而使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討債的口氣，問他可賣到一塊錢，這是老無既義的。但一旦聽到他今天賣了兩隻洋

，在她，一個永遠在貧賤與苦惱裏打轉的女人，那將是一個多麼意外的驚喜呀！他彷彿看見妻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從來不會看到過的和善的微笑，拿一塊破布抹淨了一張木櫈子讓他坐下來歇歇力；同時用一種從來不會聽到過的婉轉的口吻，說他出去之後，阿保一直睡得很好，現在也沒有醒，所以他最好也不要去打擾他的睡覺罷。她接着還說，阿保底病雖說沒有起色，可也並不加凶，危險是不會有的了。她就怕他外面也老担心保兒的病，因而做生意也打不起精神，那就真糟透了啦。現在既然有了錢，馬上可以上竹莊里去請王先生。去年隔壁陳得發的小孩子比阿保還病得更凶些，但吃了王先生的三貼藥，不是過了一個星期又會拾破布嗎？阿保正月裏給他算過命，瞎子先生斷定他大起來還會做老板呢。那樣一顆福星會死嗎？現在，跑了一個下午人一定很累了，歇歇力吧。王先生她會去請的。說着，她開始用一種從來不曾見過的矯健的腳步跑出去了。他心裏非常舒服，因爲她說的話實在句句太中聽了。目送她底影子消滅在門外之後，他就像偷地站起身，躡手躡腳的移到阿保的床前。阿保閉着軟軟的眼皮，睡得正甜。兩個頸頰紅紅的，像兩顆小蘋菓。唇上掛着微笑，彷佛他在夢中買到了一個想了一年，終於因爲爹爹媽媽太窮了，始終不曾捧在小手裏撫弄過的洋囡囡。他也只微笑着向他看看，沒有做聲。接着輕輕地伸出了兩個手指去撫弄他底頭髮，深怕手勢重了會驚醒他底好夢似的。

嘟……嘟……嘟……嘟……。

一陣突然而來的聲音又趕走那甜睡在他眼前的阿保了。他慌忙地抬起眼睛，一輛綠色汽車正在緩緩地駛進弄堂裏。汽車裏坐着一對年青的婦人，臉上打滿了粉和胭脂，搽着紅紅的嘴唇不知在談什麼開心事。在她們膝前，堆滿了許多大大小小紅紅綠綠的紙包。紙包上蹲坐着兩個粉紅色的洋囡囡，肥胖的，可愛的，正是阿保夢想了一年而始終不曾得到過的。汽車夫露出了驕傲而又厭惡的臉色，歪着眼睛向他看看，口裏在窮凶極惡的吆喝着：

「豬玀，尋死嗎？還不滾開！」

他一聲不響的懷着委屈鑽到弄堂外面。心裏重新又蓋上了一片黑暗的雲。他很牽念阿保底病勢，不知此刻有否變化。聽說上海近來什麼紅斑痧很流行，染了這個病只有三天好挨。阿保底臉色不正是很紅嗎？也許就是紅斑痧吧？那怎好？下午又只賣了六角錢，怎麼能替他請醫生呢？

他彷彿看到阿保底面孔此刻已紅漲得像自己喝醉了白乾的時候。兩隻小手兒儘抓着他底面孔，雖然兩個腮頰巴熱得受不住了。他一面在床上打着滾，一面哭喊着媽媽，一定要脫下他底小衫褲。媽媽不准他，他又亂喊着爸爸。於是他的媽媽沒辦法，心裏又急又慌，禁不住也哭出來了。她一面揩着眼淚又拍着阿保，一面哭駡着他這「老勿死」，將病人放在家裏不管，在那裏歇下了擔子打渴睡。

天！這樣的情形，我怎好轉去呢？眞倒是死了我這條老命還乾淨些！啊，做人總要做有錢人家的人呀！他們的小囡個個養得白白胖胖，稍稍有點不舒服，半夜三更也會開了汽車請三四個郎中先生給他醫。你想福氣多麼好！我們的阿保，人眞怜悧，只要看見我的朋友進來便幹着叫伯伯，跳上了膝頭要他抱；那一個朋友見了不稱讚他？什麼事情都一教就學會的。誰對他好，誰對他壞，都分辨得很清楚。啊，我的保兒，像你這樣一個聰明人，爲什麼不投到有錢人家的娘胎裏去？要是你生在洋房裏，不要說一個洋囡囡辦不到，便是汽車也有你的福份坐。不說這樣病重做爺娘的沒有錢替你醫，只要你喊一聲嘴乾，便會有娘姨拿了白瓷茶缸來喂你。保兒啊，這只能怪你自己命苦啊！做爸爸的實在金元寶一樣喜歡你的，可是他賣不掉餛飩有什麼法子想呢？要是可以換一條性命去生病，你的爸爸就是代你去見閻王也願意的……

彷彿阿保眞的已經死去了，裹着一身破衣服，挺在一張黑汚的又低低的木床上。一碗油燈燃在他的赭黑色的小脚旁，慘綠地微笑着。娘在搖晃痛哭，一大顆一大顆的眼淚落在阿保的臉上。

天色又漸漸放晴了。雨後的白雲在晚空中飄着，速度很慢，像要墮到洋樓的頂上去。街燈的光漸漸明豔，水綠色的，夾在馬路兩旁的列樹裏，在偸偸的窺着行人。汽車如水流一般在馬路上馳捲。電影正散場，紅男綠女成羣的湧出來，唇上都留着或種滿足的微笑。從白俄老太大主持的咖啡館裏，裝在留聲機器裏的抑揚的舞曲斷續地傳遞到街上。這正是紳士太太們底美麗的都市底傍晚。一個春的都市的傍晚。

但對於他，這賣餛飩的老頭子，雖然天天在馬路上等待黃昏慢慢蓋到地上來，却從不曾留心過黃昏的憂鬱的美麗的。有之，便是天又夜了，餛飩還賣不了幾碗，回到家

裏又要聽他女人的咒罵，這樣一種担憂而已。此刻，更不同了，簡直連天色放晴都沒有覺到。

也不知道上那裏去，他儘挑着擔子一步一步向前挨。他底腳非常重，如鎖上了鐐銬，一步步都覺得疼痛。肩上的擔子像山一般壓下來，肩胛骨非常酸。身子儘向前倒。眼睛裏底臨着一片模糊的淚水。完全如在黑暗中闖歐着。

一個漂亮的西裝少年，伴着一個二十左右的美麗的姑娘，迎着他的擔子跑過來。女的正在剝着一個金黃色的暹羅蜜桔。

剝開皮，伴着一個媚笑獻給少年一瓜桔。他笑迷迷的接了過去。咬下半瓜，又仍舊送到她唇邊。她順着男的意思嚥下去了。接着昂起頭兒向他做出一個撫媚風騷的笑。

吃完蜜桔，女的拿桔皮擲到路上去。湊巧，正碰到這心亂如麻的老頭子的腳下。踏上去，他滑倒了。一陣呼啦呼啦的響音四濺在馬路上。

小小的爐鍋子，潔白瓷碗片，碎成一片的餛飩衣，鮮紅的碎肉漿，像蟲樣的麵條，蔥角和蝦米，醬油，醋以及其他的配料，一切都灑散在馬路上了。這老頭子被壓在這擔子下面，軟軟的，像一隻斷了腿的蟋蟀。一時間，他一點聲音也沒有，約摸暈過去了。

等過了三分鐘之後，他才忽地推去擔子、跳起來了。眼淚如驟雨一般掛下來。他先檢蔥角和銅子。接着尖着眼睛看看這塊碎碗片，又看看那塊碎碗片，看看肉漿，又看看餛飩衣。兩隻手，朝天亂揮；兩隻腳，瘋一般地在這堆犧牲品周圍兜圈子。狂叫狂喊着，他完全不知道怎麼辦法。

接着，等到人稍稍濟攏了一點，他纔陡然記起這桔子皮是一個女人擲過來的。連忙睜大了眼睛，到處找。但眼前就放着那女人，她已站在擔子旁呆住了。

這一幕滑稽，這一陣突然而來的呼啦的響音，這一個老頭子被壓在擔子下面，起先使這女人吃了一驚。「哎呀呀！」她不自覺的這樣叫了出來。男的也怔住了。接着她忽然看到自己底新製的粉紅鋼紗旗袍已濺滿了醬油漬，像受了侮辱似的，她底家懷的心緒又突然變成了憤怒的。

「哎呀呀！」第二聲又不自覺的叫了出來。

「賠我！賠我！你賠我！」他不顧一切的抓住了她底衣角，悲慘的然而聲音非常迅猛的說着，他底舌頭有點轉不過來。他那兩隻衰老的又充滿了瘋狂的血的眼睛，放射

[illegible]

『哈哈哈，你這老頭子自家也太不留意了。怎麼會跌到一塊碎子皮上去？』一個胖子半打趣半嘲弄似的說。

『嗳呀，這老頭子怪可憐的。這樣大的年紀還要自己出來做買賣。耳朵聽不見，不怕汽車碾死，他的運氣總還算好的呢。』搖搖頭，一個自以爲對他表示同情的中年婦人說，並且從替他歎了一口氣。

『你們都不曉得的，聽說。你們看他老嗎？老的。可是老雖老，他的骨頭結實得很呢。一個禮拜前，我親眼看見他在卡德路口也跌倒了一次，給一部運貨汽車撞倒了他的擔子。哈哈哈。他想知也像今天一個樣，哭，跳，攔住了汽車不肯放。但是不多久汽車就走開了，他也拾起散落在幾某事的地毯擔子走開去了。你們不要以爲他今天哭，你們看，馬上又會心平氣和的……』一個黃瓜皮帽的個子滿面的得意說完當說。說完了話他很高興，因爲那兩旁多半很注意的聽他邊講邊點點頭表示滿意。

『沒屁！沒是他有福呢，他高興的落在天堂去享福，也許他跟他的老婆在家裏等他，也許他的兒子病在床上沒有錢醫……』一個穿藍布短衫的工人，說不過這許多哭喪着的風涼話，要不住反駁似的插話起來，但他們立刻聽見他底聲音了，那樣說的：一齊拿眼光盯到他身上。於是他幹快咽下了未完的話。

但這句話，『也許他的兒子病在床上沒有錢醫』，却像一顆子彈射進他心窩裏。他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擦乾着，想伸手再去找那女人底衣角，但又不敢伸過去。他彷彿比先前聽住了。看看那男人，正咬緊了嘴唇在那裏注意他底動作。他抖顫着牙齒格格地說：

『請我呀！請我呀！我的兒子病得要死在那裏。』

『哈哈，』西裝少年笑出來了，『你們看，瞧不出這老頭子倒是一個大滑頭，給他多得很。第一爭打不中要害，拜受他的第二手，拿他的兒子生病來嚇人了。』

大家附和着一陣笑。

這樣過來了。這個人挨過去。手裏提着一根短木棍，預備隨時過來就會同情它的。他到了老不問情由，拿木棍敲敲擔子，又踏踏碎碗片。接着在這老頭子腿前見了呆他底擔子，（彷彿將他底木棍找到了開業的機會了……）說

『老伯，你擱了擔子不做生？讓在馬路上吵什麼？』於是他走了也說太瑣，（對，陳董路得我決到了……）加重

丁口氣說：「快走，我怕了東面走路，不要再在這裏逗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評

雷馬克底道路

度估了優勢。用其正晉書十軍法治軍的副官斐斯特，被描寫成為「前線精神」所感化了。在火線上，他遇見他從前訓練過的幾個人。對於他的命令，「滿嘴臭糞，立正！」這些人便答說：「斐斯特，戰壕並不是營盤呢！」這樣雷馬克企圖調和軍隊中階級的對立，並用一種想要感動讀者心中的反抗的情感的意識與精神底方法，來描寫這種偶然之事。畢竟，在國外的時候還有「同志之誼」的偉大精神。畢竟，在死的戰壕裏面，也還有些好的地方。這便是他樂意報告的消息。自滿的和複雜的文化的表面的文飾，被剝去了，而真實的，粗暴的，現實的人間的個性卻表現在他的英雄主義中，在他茫然的渴望中。前線的射擊是可怕的。污穢與飢餓，掛在有倒鉤的鐵絲網上的屍體，是可怕的景象。但是，「鐵浴」洗淨了；它拭去了階級的限界，它使人們更自然，更真誠；更英雄。

為什麼青年人不希求這樣鐵浴呢？這本書，不管他所描寫的一切的恐怖，是真沒有讚揚浪漫的英雄主義底動業以反對「卑怯」，以誘引無辜的青年麼？

誠然，雷馬克指示出青年是在被滅絕和蹂躪着。誠然，他也覺得戰爭是毫無意義的，他感嘆着戰爭的恐怖。我們甚至於承認，在他所表現的事實中，在他所描寫的[illegible]運命的遭遇中，包含着不少的真理。但是這些[illegible]在這些事實的真理中，這些真理大概變成了虛言。

雷馬克的反工人階級的態度，已經明顯地表現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它[illegible]的意識；它並不抓住事實的根據，以探究主要的原因和動力。這種意識型態甚至更明顯地表現在他的第二本書「歸路」中，在這本書中，這種意識形態更徹底地表現了出來，當然是在一種更浮薄的而且更坦白的幻像中。他的幻想底態度，無疑的是由於這一事實：他到了自己是處在一個根本的動搖時象的時代的這位作者，再也不能夠逃避於抽象和籠統的思想中了。他不能不表明他的色彩，而且他的[illegible]了。他過於聰明的自信他所寫的東西。但是，不管他是如何聰明，他已到底不能夠使他所捏造的謊言成為可信。

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裏面，他常常給與一種在作者自己的精神的經驗中，所發生的過程的反映，在一種他所不能夠從階級的觀點來理解的鬥爭和發展的反映，在他的第二本著作裏面，我們看見 Ullstein 底作者之這種進化，一變而為不再相信關信於和平主義，他[illegible]，精神性之[illegible]

盧的術語了的那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黨的代言人了，變成與年青德國的秩序相一致的作家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裏寫的英雄，而是沾染了階級協調意識之士兵的具象化；而在歸途中的英雄則已是青年德國的秩序之大主人了，或是一個資產階級社會之誇大的說教者了。

在這書中所處理的問題是甚麼呢，而牠們又是怎樣解決的呢？在雷馬克的書中所描寫的歸途的恐怖，決不是由於許多青年的生命在戰爭的祭壇上之無辜犧牲的認識；呵，不是，——雷馬克所寫的歸家的士兵們，都怕聽德帝國崩潰的消息呢！依照德帝國！按照雷馬克看來，士兵們聽到德國不再有皇帝的時候都深深地激動：

「……我們全都嚇呆了。我們最後的所有物已經喪奪去了，而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立腳地……是的，我們被出賣了。」

柯斯羅（雷馬克的英雄之一）說，

「和昨天我們整隊前進的時候，是十分不同的……一個失望的傢伙，一個被出賣了的軍隊……」

雷馬克描寫出這一隊的領袖，西爾，把自己鎖在房子裏面，哭泣起來。士兵們在外面向房中窺視，望着他們驚慌的領袖從他的軍衣上把肩章撕下來。深深地感動了，他們走開去。這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位自髮的英雄底態度，這位在小說的最後的過程中，為下命令去射擊革命的工人，射殺他隊伍裏面的士兵，他過去的「同志」的當兩斯蒂的態度，這是一種虛偽的態度，因為在實際上，他是換了平常士兵的衣服，以便逃脫這班在革命指揮的時候，他曾虐待過的士兵們之復仇。

這便是這個自己尽職的軍人的行為之真正的原因。

現在，對於他在歸家時所看到的情形，雷馬克已表明了他自己的態度。當他到了他故鄉的火車站的時候，雷馬克帶着一種純粹不誠懇的態度描寫着，他是如何和一個副伴——一個「受了傷」的副官——他見了革命的水兵們。這班革命的水兵們要求——雖然雷馬克是以為這是不公平的——這位副官必須脫下他的肩章，這個屬於霍亨佐(Hohenzollern)的軍國主義的權威與榮譽的象徵。因為他拒絕這要求，便發生了一場大鬧，這情形，雷馬克描寫如下：

「「一個副官呢！」」一個柔靭的聲音叫着。「打死他，這狗！」

「怎樣辦呢？我要幫助他麼？我立刻要吐耳光，兩眼前要爆出火星來的！」

隨後寫的是騷亂的情形，其用意在證明革命的水兵們是

是[illegible]之實，以下的對話[illegible]，當一個[illegible]的兵士[illegible]下他的肩章的時候：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實感得[illegible]，這副官經過的時候，

[illegible]

這英雄的與浪漫主義的「三劍客」的熱切的會面，反映出一種明白而懇切的觀點，這便是[illegible]的浪漫主義。

回家後的新的生活的開始便是這樣的觀點，來[illegible]的。所有這些圍繞著歸家的英雄的士兵們，和國內[illegible]生的驚人事件是差不多沒有聯繫的，即使[illegible]也沒有。這裏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就是，從前線歸來的士兵們與隨著軍事失敗之後而起的革命的鬥爭[illegible]。你所得到的印象，就是革命不過是過兵和[illegible]者的工作罷了。實際上，德國的革命在這書的作者看來是並不存在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了，[illegible]了，[illegible]了。

這位卑劣的俗物不是把他自己[illegible]了嗎？他也許可以在那裏的；但是他並不在那裏呀！[illegible]那當馬克宮成可怕的，[illegible]引起戰爭的社會制度[illegible]鬥爭的時候，他卻仍然沉溺於幻想，夢想，與苦惱之中。他[illegible]與革命的領導者，因為他對他們的思想並不[illegible]出本質的。[illegible]語。用「前線同志」的名義企圖[illegible]，他要把[illegible]分散在戰線上的[illegible]在家裏的[illegible]。這樣，他根本[illegible]了真理，[illegible]了事實，[illegible]社會民主黨的[illegible]們，他這[illegible]階級革命底出賣者們在[illegible]內所[illegible]的一樣。

這是很有特色的，這位主要的英雄，[illegible]作者自己，是怎樣地立身處世。他在小村子裏[illegible]，起初，以一個[illegible]喚醒大家，而獲得了他的周圍的人們的信愛，[illegible]從事他的教育活動。於是突然，他又[illegible]這一[illegible]的。在學生，教科書裏面又都是[illegible]，[illegible]靠，英雄之死的傳說。

慢慢地，一步一步的，孩子們又在[illegible]帶中的自願的犧牲者。因為這一切都是[illegible]的，他便[illegible]了[illegible]本，[illegible]了兒童。[illegible]會的思想，[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他自己的[illegible]，他的心靈是[illegible]的——[illegible]了。

[illegible]那些不能[illegible]的，[illegible]的事實，我們[illegible]代的[illegible]觀念，工人[illegible]的鬥爭的人們，——[illegible]的結局。[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來，卻是不[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宣語絕望，所以，[illegible]克又[illegible]度中去了。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鬥爭的[illegible]中去了。

[illegible]中，[illegible]小[illegible]之後，他用[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當然，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實。我們深信，在這[illegible]能夠把青年引入迷途的時候，時間是正在很快的過去。都市與農村中的無產青年會從[illegible]他們的，「[illegible]了一[illegible]業」的觀念論的教師[illegible]，他們的故事並不是[illegible]的[illegible]，因為大地主老早就[illegible]得[illegible]了。不是的，[illegible]者們的本國並不是被迫階級所佔有的國家，也不是個[illegible]他們的樹木。

此書的結論，是和形成其內容的那空洞而虛偽的[illegible]微調完全一致的。它給我們展覽一[illegible]劣而[illegible]的人物——作者從關他們的社會關係去描寫的那心胸狹窄的，貪婪的典型人物，他們是被作者隨意地而且用一種完全令人不相信的方法挑選出來的。主要的人物並不和偉大的群衆，「尋找歸路」的群衆有什麼關係。他們的問題是個人的問題；他們的悲哀與期望都是一種私人性的，從群衆之[illegible]的命運分離的。小資產階級的唯我主義居然也想描寫群衆痛苦和群衆窮困的悲劇；然而這個人主義的描寫者却使自己迷失於瑣碎的迷路了，而且不能理解那支配事件的真實過程的根本法則。

[illegible]時代書，在他們的[illegible]作品中，[illegible]「[illegible]之外」是「沒有[illegible]」的人們尋找「[illegible]」。[illegible]托爾，[illegible]目的之[illegible]，[illegible]人之[illegible]，[illegible]於工人[illegible]，這是一[illegible]作者[illegible]的外表，[illegible]，他們的[illegible]，[illegible]，是一[illegible]作一種完全的反動的[illegible]的。[illegible]，在[illegible]的[illegible]，這[illegible]一種[illegible]的反[illegible]的[illegible]計劃。這是一本在[illegible]中的[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是一種[illegible]危險的書。這是一種[illegible]，[illegible]用之以服役於收買他的[illegible]。[illegible]一定的目的，在[illegible]，並要[illegible]他們的心[illegible]，在[illegible]史[illegible]之[illegible]的過程。在崩潰的資本主義的時代，在世界大[illegible]所招致的普遍世界的[illegible]中間，這恐[illegible]的小資產階級正在尋找着一種新的文[illegible]，但他却[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政治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這[illegible]，絕望與屈服。他本可以[illegible]反對[illegible]目的[illegible]力，但是他却害怕在[illegible]革命形勢中之工人[illegible]的[illegible]力[illegible]

心，而同時他又不能在統治階級的社會構造中，找出任何堅固而確定的意識形態的立場。

階級對立的尖銳化，毀壞了一切調和的橋梁的社會的事實，再也沒有替階級協調，議會民主制的，和平主義的意識形態留下餘地了。革命與反革命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期。兩者之間決沒有中立存在。在德國，勞苦嘗盡，玩弄概念，賣弄文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統治階級再也無需於夢想的宣傳家了，它要求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深思熟慮的代表者。這班代表者只是冒充「夢想家」，以便默默地滲透靈敏的青年學者。

這種夢想的書籍的一個代表的供給者，便是雷馬克。

這本書不會使他獲得他的第一本著作的那樣驚人的文學的成功。因為工人群眾從那時以來對於他們的實際底真實的觀念更加清楚了，而且對於[illegible]所製造出來的關於哭泣的「夢想」，已經不大感動了。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寫這本書時，作者只找到他自己的「過渡」，到資本主義底真實生活中，在資本家的命令下，他是生產他的意識形態。

「蘇聯聞見錄序」

魯迅

大約德國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為生了病，到一個德國病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裏放着的一本德國「星期報」（Die woche）上，看見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着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着手鎗。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有這樣兇惡麼，覺得好笑罷了。後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壞，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麼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但後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illegible]

成的工廠，學校，實驗所等等，要在這樣的情形，從容瞻仰者坐着摩託車，從中國經過。這是針對着做旅行記述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將書看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的煤油和麥子的傾銷，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驚慌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謠諑，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聽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黨之後，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蘇聯，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盧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樣子了，人們看慣了什麼闊人的通電，什麼會議的宣言，什麼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後，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於是漸以為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優點的文字，都是騙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個為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為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後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才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後來只有證明這「宣傳」確是說謊的時候而已，而且有的一經發表，就令人對於凡有這類文字都覺得了肉麻，還不若說它不宣。卻知道自己受騙了的人，便再也不上當的什麼宣傳品之類的東西，我也是三家的報章，因為這種宣傳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讀外國的遊記，也覺得有些不大相信起來的了。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一就是這「蘇聯聞見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為了想看看這自說「為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終於看下去了。途中也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並不多，開首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彷彿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鋪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也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於人情，生活也不

過像了人樣，這沒有什麼希奇古怪。倘要從中尋出傳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舒服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共產共妻，後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體遊行，就是但願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據。據這書裏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麼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纔幹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後十年，所以只將他們「能堅苦，耐勞，勇敢與犧牲」告訴我們，而怎樣苦鬥，纔能夠得到現在的結果，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種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都擔負起來，但讀者是萬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illegible]」[illegible]，而又能在地上立住，雖然是因為[illegible]，是極可笑的古話一樣。

我不加[illegible]了，因為[illegible]上文所說的原因。但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理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脂膏，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又向我證明了[illegible]見的實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魯迅於上海閘北寓樓記。

現代中國作家自傳

我的小傳

茅盾

我以中日戰爭後一年，即一八九六年四月，生於浙江省桐鄉縣屬一個四千萬人口的小鎮。是一個大家庭中的長房兒子。我的父親在當時是「維新派，」所以我在家塾中讀的書就是澄衷學堂的字課圖說和正蒙必讀裏抄下來的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那一類「新書。」——當時人也就稱為「洋書。」這幾本書給我幼小的腦筋以許多痛苦，想來不下於我的叔叔們所讀的大學，中庸。大約是八歲那年，我們鎮上初等學校，我就進了小學，讀的是文明書局當時出版的修身教科書和[illegible]史教科書，還有[illegible]記。作為國文讀的，是古文觀止。

十歲上，父親死了，留一個遺囑，希望我將來進學校學工藝，並說明不可誤解自由平等之義

這個遺囑，我當時不很懂得，只知父親希望我學實業，而要走此道，則算術是重要科目，而我對於算術恰是低能。我的父親是很歡喜算術的，自[illegible]部分。（[illegible]的工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代數，[illegible]，[illegible]分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在[illegible][illegible]之下。——[illegible][illegible]工業中人，——[illegible]小說之類的[illegible]止的（[illegible][illegible]小說，[illegible]什麼都愛看。）

不用說，我[illegible]文學的[illegible]去用心在一[illegible]。」[illegible]

時的中學校只要國文英文可以通過，就給我升班，而我的母親對於「實科。」到底是外行之至，看見我升班，也就不嚕嗦。再者，我的祖父是樂天派，對於兒孫的事，素來抱了「自然主義，」任憑我愛什麼就看什麼。

我換過三個中學校。都是在「年份上並不喫虧」這條件之下得了母親的同意的。至於我所以要換學校的原因，並非為的學校好壞，而是為了很不相干的可笑而稚氣的事；第一次換學校為的要避開一個古怪的同學，（這件事，我想將來我如果做一篇自敍傳的小說再可以詳細寫出來，）第二次為的做歪詩諷刺一個不得人望的學監，後來並且跟同學們乘酒興打了那學監的臥室。

十八歲從中學畢業後進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這第一類，將來是進文法商三科的。這時我的不能遵照父親遺囑立身，就是母親也很明白曉得的了。但她也默認了，大概她那時也覺得學工業未必有飯喫，轉而盼望我在教育界混飯喫了。還有一層，父親的遺囑上，（寫於他死前一年，是光緒三十年，）預言十年之內，中國大亂，後將為列強瓜分，所以不學「西藝，」恐無以餬口；可是父親死後不到十年，中國就起了革命，「不流血」地改成共和國，依然辦學校，並且需要更多的學校教員，而「瓜分」一事，也似乎未必竟有，所以我的母親也就不很拘拘於那張遺囑了。

但是文法商三科何者更能解決生活問題呢？我的母親不很了然，且本不能決定。我自己是學了祖父的自然主義。到預科三年期滿，這事果然自然解決。母親因為經濟日窘，不主張我再讀書，而恰好我的一位表叔又給我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辦事。

然而父親的遺囑，到底常在我母親的紀念之中。所以當我的弟弟畢業了中學，而由我們兄弟倆決定了去考南京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並且考取了以後，她老人家似乎很高興。不過以後我的弟弟倒底不能完滿河海工程，那又不是她老人家所能預料的了。

在二十五歲以前，我過的就是那樣的在母親「訓政」下的平穩日子。此後直到現在這十年間，朋友的影響就很大。我成為完全不是父親所希望的我，並且我有時這樣想：如果父親尚在，我們中國會不會演「父與子」的衝突呢！這十年來的事情，我想此處可以不多贅了。朋友們大概知道，讀者們至少也知道一些。

從一九二七年我開始寫小說以來

，有收在蝕裏頭的幻滅等三部中篇及寫了一半的長篇虹。此外有兩部短篇集：野薔薇和宿莽。另二個單行的中篇三人行和路。（不久在光華書局出版）此刻將完成的，有長篇小說子夜。此後我大概還是繼續寫小說，很希望我能夠寫成更像樣的作品，如果神經衰弱和胃病不至於逐漸加深。

我的生長和發落

白薇

清光緒二十（？）年，我生在湘南資興縣南鄉一個水碧山峻的秀流村，秀流是大庾嶺腳下以北的平地，是沿江建起如長街的大村，是明清時頗富庶的區域；我們的家在沿村下游的最末一棟，房屋規模頗大。

我家三面遠遠環着奇拔峭峻的青山，前面隔田園叢林便是澄清碧綠的秀水，秀水發源大庾嶺。是湘南與粵北交通的小小的河流，故我家門前，隨時可以聽到皆羅的船客及船夫的山歌聲。

祖父名伏芳，是武官，父親十一歲時我祖父已去世，我不明白他的歷史，唯聞祖先以農業起家，至祖父時富貴極盛。祖母柏氏，是太平天國府裏的宮女，清曾國藩打南京時，她只十四歲，清兵破城，年長的宮女大半殉節殉忠躍水割頸自殺了，她被武官領出，騎着馬兩手執關刀，隨清軍為士殺開血路逃出來，而終老於我家。她善歌舞，有拳術，能繪畫，輪廓細；玲瓏嬌小，優雅閒靜，年半老還很美麗，常穿繡花飾玉的衣服，結髻，有不能形容的清高幽逸。祖母不喜言語，但常和我談到她南京的家庭，談到她幼時她父親在南京做縣長，洪楊軍打進城時，她的姊姊是怎樣投水自盡，她自己是怎樣被洪軍擄去，及她是怎樣想念永別在南京的弟弟。我十歲時祖母去世了，她是這世上最愛我的人！我至今還時常懷念她。

父名暉，字達人，自幼聰穎過人，但行為極奇古怪，令人討厭也令人嘆賞，直到結婚後才改正行為。身體魁梧壯健，年青時貌美，善言談論

，性爽直，但高傲。科舉時曾進學，光緒末年留學日本，與中國亡命客同盟會中人有關係，歸國後創辦學校，灌輸新知識及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在北伐的湘軍中任職，當軍需官，駐守岳州城陵磯。辛亥革命成功，從此不問政界事，專心開礦，想為地方上開富源，一時烏金，黃金和錫，開採頗旺，不料鄰近各縣人民，覺得產額極富的金礦，賣給英帝國主義，讓英帝國主義在插入雲霄的大廈嶺遙開仙，設備非常完備，大採其金。父志廢遭失敗，以後潛心研究醫學，久以名醫稱，然不掛牌行醫，有求者無論貧富都盡力醫治，不受報酬，現年五十餘。

母親姓何，名嬌吝，是峻嶺雷山中富族蒙名門的閨秀，身高大，有健康美，以高婦人著稱。性剛，極精明能幹，善理家政，父長年在外不過家，母親獨持家中產業大小一切事，善良厚道，但有時性情燥急，長[illegible]語，會處世。

家道在祖父時是大家，祖父死後落為中產，因父開礦失敗及歷年軍閥戰爭的派捐派餉，和官兵土匪的騷擾，家況已衰落，良田不能收成，大廈常供軍隊駐紮，母親是揹着一個苯，東邊山上一宿，西邊山上一宿的怪象常有了。

[illegible]家戚家及親戚姊妹，都同不幸的山河，同歸破產了，地方上的風俗，人心，不堪問了。只有英帝國主義在黃金礦山周圍的洋房，越建得高，越建得多。

姊妹兄弟七人中我居長，我自幼多病，不讀詩書，終日跟着祖母和母親習女紅，自七歲到十[illegible]歲，不病時每天從早[illegible]，每一處又開始做，全家的花鞋子，花[illegible]，門簾，枕套，及[illegible]的花邊，都要我一個人做，[illegible]小因人！我[illegible]終年[illegible]，身體[illegible]。

進小學是十[illegible]歲了，我和[illegible]門者，才[illegible]了我父親創辦的兩等小學。那小學很特別，初小自十歲來讀的小孩至二十五歲一個的男子都有，[illegible]了三[illegible]年[illegible]的都有，[illegible]「人之初」的我，[illegible]，因[illegible]是初等三四年級[illegible]。[illegible]，全第一學期出榜，我考第一。第二年父親就把我[illegible]在高初兩等[illegible]，而高小的[illegible]物理，化學，[illegible]及自然科學，又同中學一二年級的程度一樣深，一時我又苦得要命。[illegible]打[illegible]的[illegible]，大家的[illegible]又[illegible]我[illegible]了。

我在兩等小學未滿兩年便輟學了，從此陷入了『人間地獄』，『人間地獄』的歷史太慘而長，這裏不述。在失意而想上進的這些時間裏，一有機會我就偷看父親那些革命的雜誌書籍，當然許多是看不懂，不懂也就跳過拚命看，看到陳天華，徐錫麟，秋瑾，吳樾　烈士的英魂碧血及傳記處，總是非常感動而流淚。隨後看『飲冰室』，看到法國革命，看到羅蘭夫人之死，又興奮，又愛慕，又淚流，流着淚再三去讀。這是小學二年退學以後的事。

進師範是脫破牢獄第一步，死裏逃生追着愛妹九如和九思到衡州第三女師範插班的。我因剪了髮，穿男裝衣，又氣得半呆半死，初去時被人輕視，及碰着國文題目『羅蘭夫人』一題，我便以那篇作文，震動全校。當時第三女師範的教員創維新，解放，聽思想自由，我在那裏很得手，成績與活動，卒冠全校。袁世凱稱帝後，學校漸腐朽，以七十歲老翁的影響林當校長。帶來一批舊學的腐教員，我因領導推倒校長的罪被除名。

除名後到衡州七個中等學校的校長聯名與彭校長抗。然我總不能復校，便考進了長沙第一女師範。在長沙的兩年，是我在　時最不滿意　校而無可奈何的時候，那裏的教員除了二三個科學教員之外，國文教員及辦事人的思想，腦筋，都古朽不堪，把學生弄得良妻賢母式的服從，沒有一點革新的活潑的氣象，沒有一點自由的進取的精神，死沈沈，呆板板，要學生學些古舊沒有生命的東西。我看得不能忍受，但是已是被除過名的老角，又當宣統復辟的那幾天聯日的時代，真無可如何！

我畢業於長沙省立第一女師範這出去留學那天，學校的周圍有三四十人把守着不許我走，校長親自鎖閉把守大門，小工把守圍門，還有職員總長鎖了數千年的女誡女訓來捆綁我的腦，還有會黨學友想設計把我捆綁囚人的用鐵鏈鎖住。這時，那是我又被化了幾百塊錢請了他們吃酒，要他們盡力盡忠將我囚住，又幸好把我再投進十八層地獄的地底去。而我竟從廁所的孔道溜出去了，只一件夏布衣在身和六兩袁世凱，我就這樣幸幸福福的逃到日本去了。

一到日本就做工，美國人家庭的用人，掃除，割草，種花，縫衣，教書，送信……我做過美國人家庭的下女，燒火，洗菜，洗衣，掃碎，刷稅，收拾房間及洗赤兒木巾……我做過

咖啡店的侍女。我還因找不到職業，曾日日夜夜垂着頭在街上徘徊，想看誰家館子有雇女傭的條子沒有；我還因當不住窮迫與肚餓，曾幾次失心流淚着跑到郊外的鐵路，想橫臥鐵軌讓火車來輾死；我還因病後奇窮，曾採了郊野的苦薺菜來充幾天飢；我還因實在找不到錢，曾光喫紅薯一個月不嘗小菜，曾喫赤豆湯一個月不喫小菜，曾想到何處丟弄一餐來舒舒胃腸。

從此，我多病的身體病更多了；從此，我的病身常是醫生開刀間裏的實驗品了；從此，我麻醉藥吸多了的身體，越脆弱神經越不能自主了；從此，我想學的不能學，想幹的不能幹了；從此，我悲慘的成分越增加，沒落的表現越明顯了!!

我雖然在日本混過了九年，我雖然考進了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理科，後又在該校學歷史教育科又專究心理學，但我對於女高師是非常憎惡的，那是把活潑的女青年養成古朽的器械，養成服從的奴隸的製造所！我在學校是掛名的。我不安於學校，自習了半年哲學，兩年佛學，兩年美學，我覺得都不對我的胃，都不能在我的苦悶中爲我尋一條出路，最後我才自習文學，想借文學這武器，解剖封建資本的黑暗，同時表白被壓迫者的慘痛。我是抱定了這主義才習文學的。然而太遲了，愈壓愈緊的黑濤，將把我壓到沒落的深淵去了！我現在是等於死了……

人們看我一九二七年在武漢總政治部國際編輯局混過數月，同時在武昌中山大學當過講師；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在吳淞中國公學當過教授；又出了一本詩劇「琳麗」一本話劇「打出幽靈塔」，和一本抒情的筆記體的假小說非小說的未寫完的「炸彈與征鳥」，便以爲我是作家名人了，真糟糕！

你們何以不認一二八那些抗日的傷兵志士是名人？你們何以不認東北抗日的義勇軍兵士是名人？你們何以不認日夜搖櫓撐船的每天供給上海的青菜的船夫是名人？論喫苦，我還沒有喫到他們那樣的苦，雖然他們也未見得喫過像我的苦；論有功，我不及他們萬一的功，我於世人無益無功；論近況，他們現在是帶傷帶血帶汗的或休養着，或奮鬥着，或流汗着，我還是帶病帶苦的有時候每天只咬着三個饅頭。

舊的摧殘加新的苦痛，現在我是沒有身體的廢人了。如果誰有過我的

印象而有時要想起我的，這裏，我就
請你們忘記我！我是和不幸的鄉村和
封建的家庭一樣向沒落的深淵去了。
如果誰以爲一個的熱血想奮鬭的人不
應該這樣沒落，就請你們大家爲自己

爲着奮打出一條出路來！
：
我是生得太早了。現在是時候了
曾鎗在面前戲着哩。
一九三二，五，一七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印象的自傳

洪深

我生在滿清光緒甲午中日交戰的那一年，匆匆已是三十九歲了。自覺不曾做過一件真於社會於人稍有益而値得記錄的事情。幸而我還不算衰老，仍在學習努力；雖然像龜一般行動蹣跚，但總是不斷地前進着；所以並不視「曳尾塗中」爲不樂。但是我之成我，却不是偶然。生平有幾件特殊的閱歷，是不容易忘記的：

第一件便是我頭一個妻子看不起我，和我離婚。固然她的嫁我，完全由於家庭的支配，無所謂什麼雙方的自由意志；然而兩人間未嘗沒有相當的好感和情愛。不過她是個過慣千金小姐的生活的：生在官宦人家而又爲母親所鍾愛，所以不知不覺地受收了許多官場的壞習氣。她有一位堂房姑娘，比她早嫁一個月，丈夫是實缺知縣，新娘出花轎便被稱爲太太，而我呢，祗是一個青年學生，離開做官太遠了，是免不了使她內心失望和[illegible]。她還是很少的[illegible]，但我不會不深切的覺得，確實乃是必然的了。那官場的種種齷齪，本來我自己極少沾染得很深的，從此以後我深惡痛絕。我這樣的情緒，二十年來沒有改過的。

第二件便是我在美國留學所受白種人的待遇。我在清華讀過四年書，正是周寄梅先生做校長。他曾反過的

叮囑我們，在美國學校裏，我們將被視爲中國學生中的最優秀者，一舉一動，影響中國人的地位和榮譽。後來我到了美國，處處用心，處處檢點，總還不坍台；而學業方面，甚至也獲得師友的尊重與讚揚。但是無論怎樣地美國人恭敬你，待你有禮貌，和你親熱，那鄙視華人的心理，不知不覺地會顯露出來，使得你感到了難受，譬如中國留學生，也有和美國女子社交的；這時候，一般的美國男子，口裏雖說不出，心裏卻是一萬分的吃醋，憤怒。正如一部份中國人，見一位上海的時髦女郎和一個紅頭阿三做朋友，覺得是恥辱而看不入眼一樣。這個我以爲是不應該的。白人，「黃面鬼」，「黑炭」，除了皮膚的顏色而外，有什麼兩樣！

第三件便是我父親不幸的政治生命，使得我陡然感受人情的冷暖。我父親下獄之後，許多親戚朋友，尤其是我父親得法時常來親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猙獰的面目。一個不負責任無能爲力的我，時時要被他們用作譏諷或詬罵的對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懷疑你，鄙視你，隱隱地把你不當人類；彷彿你做了人，要一口天地間的空氣，也是你應當抱歉的事情。這也許是人類底一種自衞方法：「唾罵惡人」，當然足以證明罵人者的無可唾罵。但身受的我，卻從此深切地嘗盡了一個人處在不幸環境中的痛苦；自己做過「在底下的狗」Underdog，總能廣遠地同情於一切在底下的狗的。

我一生也演過不少的喜劇悲劇，誠然是充滿着矛盾：我也曾做過違逆，做許多別人都做的事情；我也曾牢持己見，做人家絕對不肯做的事情；我還做過許多別人想不到我會做的事情；甚而做過我自己覺得不應該做不必做的事情。但是上面所說的三種因素，是有深切的影響的。關於我的已往，有一位朋友，曾這樣的說過：「你的行爲和你的歷史環境是不容分離的；你再強硬一點，你會沒有了；你再軟弱一點，你也沒有了。」

編後記

第一期總算編出來了。但我在編完之後感到了一個大的遺憾，就是好多已經約好了的文章，如方光燾先生的論文藝大衆化，如何丹仁先生的評「三人行」及「她是一個弱女子」，終於為了付印的局促，等不到他們完工了。

不過雖然匆促，可並沒有偏虎。即是論文，這一期裏也有很重要的三篇：弗理契底「弗洛伊特主義與藝術」，來陽先生底「大衆文藝的問題」和魯迅先生底「論翻譯」。弗洛伊特以性的苦悶與被壓抑來解釋藝術底起源，這議論五六年前在中國也曾引起過許多人底興趣，甚至今日也還有人拿這種觀點來考查和研究文藝的。弗理契在他的論文裏駁斥這種文藝理論之不通及其自身的矛盾，這是需要讀者如看地圖似的用心細讀的。「大衆文藝的問題」裏提出了中國過去的文學革命並沒有完成它底使命，及今日從事文學的人應該肩負起來的當前的任務，並討論到大衆文藝底內容和形式的問題。「論翻譯」討論到中國底文或話的不精密，應該盡量輸入並吸收外國的文法，使大衆的言語豐富起來，同時並駁斥去年以來的論翻譯的謬論。這是魯迅先生回答J.K.論翻譯的信——原信見「十字街頭」，讀者可以參觀。

創作這算期很不少，有小說七篇，戲劇一篇，詩四首。「火山上」是茅盾先生底描寫上海金融資本家的長篇小說「子夜」裏的第二節，就在這一節裏，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高等華人底腐爛生活的場面，以及他們怎樣在勞動者底威嚇下驚駭得手足無措。所以此後還打算選擇其中較能獨立的而且比較重要的幾節，在單行本未出之前，陸續在本刊上披露。丁玲先生底「某夜」是一個寫英雄們之死的悲壯的 Sketch，感人的力量非常大。「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是田漢先生

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寫的，在上海的舞台上出演過好幾次而都獲得很大的成功的反帝的劇本。它雖然[illegible]的氣分，但這是被他採取的材料所限止的。

特別要在這裏提出的，是金丁先生的「孩子們」。他描寫一羣流浪在貧苦裏的無家可歸的孩子們，怎樣在自己的奮鬥裏生長，怎樣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當中鍛鍊成了鐵的性格，這是一篇作風很新鮮的抓住了大衆生活的作品。

冰瑩先生底「拋棄」本來有兩部份。前一部份是描寫兩個人怎樣生活在窮苦裏，後一部份便是刊在這裏的拋棄嬰兒的故事。因爲這兩部份前後可以獨立的，所以我沒有得到這在湖南故鄉的冰瑩先生底同意，就截取了後一部份，這是我應該向作者抱歉的。

雷馬克底「西線無戰事」和「退路」的銷路，甚至在讀書界十分落後的中國，也給與了我們一個非常驚人的數目，這可見他那種麻醉性的非戰論的勢力之大了。這是非揭破不可的假面具，正如宣傳一樣，在甜味之中含有毒質的。現在由 Biba 的書評裏我們可以看到雷馬克在怎樣施行着欺騙的注射針。

最後我希望讀者能隨時給與文學月報以誠懇的批評，使它能在讀者的督促之下一期比一期的充實起來。

蓬子一九三二年五月。

徵稿條例

一 本刊登載關於文藝之一切外來稿件，無論小說，詩歌，戲曲及文藝論著，均所歡迎。

二 來稿須謄寫清楚，能按照本刊行格者尤佳。

三 寄投譯稿，請附原本。如不便附寄時，請將原著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與地點詳細敍明。

四 來稿收到後，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預覆，唯附足郵票者，不刊時當按照原址寄還。

五 稿末請注明詳細地址。寄稿後如有改動，請隨時通知。

六 來稿一經登載，酌致每千一元五角至二元的薄酬，惟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 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删之。如不願增删或修改者，務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若在本刊揭載前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九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十 來稿請寄上海馬四路光華書局編譯所文學月報社收。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文學月報社

發行者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各大書局

本期特大號每册零售四角半預定不加

價目表

零售	每冊大洋三角			
郵費	國內	四分	國外	二角

時期	册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六册	一元八角	二元五角
全年	十二册	三元四角	五元

本報每年出特大號三期預定者不加價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碼（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詳細敍明，以便檢查。